**目** **录**

[**网络病毒**  吴玉中(1)](#bookmark1)

[**旮旯胡同** 蓝荫海顾威(54)](#bookmark2)

[**相约星期六** 陆军(132)](#bookmark3)

[**父亲** 李宝群(212)](#bookmark4)

**网络病毒**

吴玉中

吴玉中，男，38岁。汉族，河北人。兰州大学历史系毕 业。国家一级编剧。现就职于北京儿童艺术剧团。主要作 品：儿童剧《山那边儿》、《雪童》;话剧《情感操练》;电视剧《万 家轶事》等。曾获曹禺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多种奖项。

人 物

阿喘人类生命数字信息，其母体为中国某中学 初中学生，男孩儿。善良而有理性，充满智 慧，是一个电脑奇才。但因长得又蠢又胖， 一激动就喘，被叫做阿喘。

萝 莉人类生命数字信息，其母体为同名的中国 某名牌中学初中学生，女孩儿；有坚强的意 志和个性、有领导才能、争强好胜，甚至不 择手段但敢于负责任，也有相当强的电脑 才能。

沙 皮被淘汰的电脑游戏中人物，男孩儿。没头 脑的混球儿，大块头，勇敢而莽撞，本性善 良。

夸 克 某中学创编电脑程序竞赛中的落选产品， 男孩儿。捣蛋鬼，喜欢搞恶作剧，但本性并 不恶。

小 小 三维动画故事中的剩余人物，女孩儿。美

丽，多情，嘴上刻薄但心地善良。

酷 阿喘创造出来的电脑软件，从顽童变为恶 魔般的超级病毒。

哼将军 工作站垃圾箱的看守，样子像一个全金属 的机器人，动作迟缓。

哈将军 同 上 。 各种网虫。

**时** **间：**未 来 。

**地** **点：**网络信息世界。

某IT 工作站垃圾箱。

〔神秘音乐起。整个舞台灯光依次亮起。

〔整个舞台像一座太空城，各种霓虹灯组装成一个形 象的网络世界。远方，无数条象征着信息高速公路 的彩色光束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近处，各种灯具代 表着风格各异的电子网站。各种广告不停地闪烁 着。

〔音乐变奏。由众舞蹈演员扮演的各种网虫身着不 同的服装边舞边唱。

〔在众歌舞中，萝莉上，在众人之间穿行，欣喜而好 奇。

众 唱 再没有那么大的城， 再没有那么快的路。

孙悟空没翻过一个跟头， 我们已经走遍全球。

再没有那么棒的城，

再没有那么酷的路。

用不着出门逛遍世界， 走的是信息高速路。

**小网虫独唱** 网络是一个家， 全世界一个新的家。 虽然大家见不到面， 朋友遍天下。

**众网虫唱** 你想聊天，来吧。 你想游戏，来吧。

学习工作找朋友， 来吧请来吧。

**萝莉唱** 这里没有大和小， 这里没有少和老。 送你一份好心情， 是男是女天知道。

**一网虫唱** 上网的感觉真好!

**一网虫唱** 世界变得很小很小。

**一网虫唱** 所有烦恼全都不见了。

**一网虫白** 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妙?

**萝莉唱** 不试你怎么能知道。

**一网虫唱** 上网的感觉真好!

**一网虫唱** 我就搞得晕头晕脑。

这样子怎么吃得消?

**一网虫白** 就好像整天喝醉酒? **一网虫白** 嗯，差不多。

. **萝莉唱** 那是因为你有点儿老。

**一个网虫** (开始和萝莉打招呼)嗨! **萝** **莉** 嗨!

**网虫一** 看你这样漂亮，不会是GG假扮的MM吧? **萝** **莉** 真无聊。难道你关心的只是性别?

**网虫二** 哇!看来这位是个真MM 了。(唱《九妹》曲)MM、 MM,漂亮的 MM。MM、MM,红红的花蕾。(白)交个 朋友如何?

**网虫三** STOP! 小心了。

**网虫二** 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不懂得先来后到吗?MM可 是网上的稀有动物，你总该讲点规矩吧?

**网虫三** 多情的傻子，我是怕你吃亏。你既然知道MM 是稀 有动物，可知道这种动物的厉害吗?

**众网虫** 你好像很知道? **网虫三** YES!

**网虫四** 愿闻其详。

**网虫三** 诸位听好了。MM 这种动物吧，非常美丽，非常迷人。 **众网虫** 嗯 哼 !

**网虫三**.但也非常危险，非常残忍。 **众网虫** 啊哈!

网虫三 她们至少有七十三般变化，一百零八种面孔。她会 让你吃不好睡不香，让你放不下拿不着，让你头疼让 你心痛。让你四肢无力，五体投地，七颠八倒，久病 成疾。别看她们表面很温柔，可是十足地不好对付

哇! **网虫五** 高 !

**网虫六** 妙!

**网虫七** 老兄果然是好眼力。

**网虫八** 只怕也是受尽了苦头才明白的吧?

**网虫三** 实不相瞒，在下虽然已经明白，可还是会吃尽苦头。 这就叫狗改不了吃屎，GG 改不了追MM!

**众网虫** (大笑)哈哈哈哈!

**萝** **莉** 闭嘴!不许你们这样贬低女性。 **网虫三** 哈!这位果然是个真MM!

**萝** **莉** 不错，我确实是一个女孩儿，可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 无聊的MM。实话告诉你们，我把我个人的全部生命 信息做了数字化处理。我要在网络上试着生活、学 习，在网络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成为网络之 王。请问众家GG, 你们有谁有勇气陪我走一遭吗? 〔众网虫听了，面面相觑。

**网虫四** 你是要我们也把生命信息全部数字化处理吗? **萝** **莉** 正是。

**网虫二** 哇!那我的信息要是在网络上受到干扰，我岂不是

再不能返回人间? **萝** **莉** 你怕了!

**网虫三** 慢着慢着。勇敢的MM, 你这样做可是太冒险了吧! 目前网络并不十分规范，万一碰上要命的病毒，可是 十分危险的呀。

萝 莉 我既然这样选择，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实话告 诉你们，网络对于我，就像你刚才说的MM对于你 们。它对我充满了魅力和挑战。我来，就是要成为

顶尖高手。我倒要看看这些病毒到底有多厉害。 〔众网虫听了，对萝莉立刻肃然起敬。

**众网虫** 好!这般胆识，让人钦佩!

**网虫三** (竖起了大拇指)让人尊敬的MM, 看起来你是个美丽 的猫科动物。不过，骄傲的MM, 网络生存可并不像 你想得那么简单呀，是需要不断进化的。这就像是 生物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有足够的才能 保证你不被淘汰吗?

萝 莉 别忘了，我年轻，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在我眼里 还没有哪一个高手能让我畏惧。至于我的才能嘛， 不试试又怎么知道高低呢?

〔众网虫听了，正要向萝莉面授机宜，突然，幕外传来 一阵笑声：“哈哈哈哈，好一个狂妄的小妮子，你既然 如此自信，我就先来考考你好了，我这就送你到一个 地方，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自己解脱出来吧。哈哈哈 哈 …… "

**萝** **莉** 你是谁?

**幕外音** 别问我是谁，我们只有一个通用的名字——黑客。 对不起，我不是病毒制造者，也并无恶意，只是你太 狂妄了，所以才要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你不是 有足够的才能吗?那就试一试身手吧。哈哈哈哈



〔话声未落，突然灯光变化，舞台上的所有东西都开 始晃动。各种惊叫声传来。众网虫开始还都想护住 萝莉，可萝莉冲出他们的监护，朝着笑声发出的地方 去 了 。

网虫一 MM, 别去，你不是他的对手!

**网虫三** 小心，你会着了他的道儿的!

〔灯光熄灭。转场。

〔一种神秘而孤独的声音幽幽地传来。灯光渐起。

〔舞台很满。观众和萝莉同时看到的是一个幽暗的 空间。就像是某科学研究所一个废弃了多年的地下 仓库，四周的墙壁异常坚固。由于有一些灯光在不 停地机械地闪烁着，所以并不显得阴森。只是有些 单 调 。

〔整个空间高低错落堆放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在这些东西之间，阿喘、沙皮、夸克、小小各自占据了 属于自己的一块空间。

〔阿喘的空间像个科技狂的工作间。

〔沙皮的格子像一个武打教室，摆放着各种打斗的用 具 。

〔夸克的世界像一个狗窝，但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不 是最时髦的。

〔小小则把自己的周围布置得像一个童话世界，很美 但有点做作。

〔此外，舞台正中是一个大游戏室。地上摆放着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些发着光，有些光还在不停地窜 来窜去。

〔这一切使得这地方看上去既像一个学生宿舍又像 是一个特殊的监狱。

〔哼哈二将木然地站在门两旁。

〔萝莉的出现显然出乎众人的意料。大家停住了手 里的事儿，全都抬起头来看着她。

〔没有人说话。

萝 莉 (试探地)你们好!

〔没有人回应。 萝 莉 How do you do?

〔仍没有人说话。

萝 莉 请问这儿是什么地方?

〔夸克半躺半靠在他的窝里，用一支电子枪对着一个 地方打了一枪。只见前方一个电子屏亮了，上面写 着“垃圾箱”。

萝 莉 (大吃一惊)什么?垃圾箱?!

〔萝莉回身朝门扑去，却被哼哈二将挡住了。 **萝** **莉** 放我出去!

〔夸克又打了一枪。一个电子屏亮了，上面写着“没 有指令不得外出”。

萝 莉 (急了)我走错了地方。不!是黑客在和我捣蛋。我 要去的不是这里。我不是破烂儿。放我出去!你们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放我出去!

〔萝莉想推开哼哈二将，但发现二将像生了根的石头 一样根本推不动。萝莉急了，狠狠踢了一脚，却把自 己的脚踢得生疼。她抱着脚在地上滚着，嘴里不停 地吸着气。

萝 莉 哎哟哟，疼死我了 ……你们应该是虚拟的人呀 …… 怎么会这么硬 ……

〔哼哈二将过去把萝莉提了起来。

萝 莉 干嘛干嘛?放我下来。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你们

难道听不懂话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破烂儿!!! 沙 皮 (冷冷地)我们是破烂儿!

**萝** **夸** 阿 萝 萝 萝 **沙** **夸** **阿**

**莉** **克** 喘 莉 莉 莉 **皮** **克** **喘**

**哼将军** **哈将军** **哼将军** **哈将军**

(看看众人，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对不起!我不是那 意思。

你什么意思?

〔萝莉还没有说话，阿喘忙跑过来打圆场了。

她不是说你们。她是说我……我……我是破烂儿! 行了吧?!

(看看周围，冷笑一声)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什么。

(走向哼哈二将)让我出去。 〔哼哈二将根本不为所动。

让我出去!你们难道是不可理喻的吗? 〔哼哈二将不为所动。

〔萝莉冲向哼哈二将，要冲出门去，却被哼哈二将推 倒了，她爬起来，勇敢地和哼哈二将扭打在了一起。

上勾拳，摆拳，出左脚，来一个拐子。哈哈，这丫头还

有两下子嘛!练过跆拳道吧? 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阿喘边喊着，边四处跑着想拉开正扭打在一起的萝 莉和哼哈二将。灯光大动。阿喘越喘越厉害，终于 上气不接下气，开始抽动，翻白眼儿。

〔萝莉和哼哈二将见了，停住了手。 他好像不行了。

确切地应该说，他要死了。

确切地说，不行了就是要死了。

确切地说，不行了是不行了，要死了是要死了。

〔哼哈二将吵了起来，把阿喘丢在了地上。萝莉忙过 去看着阿喘，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做了一会儿，发

现众人只是围观并不帮忙。

**萝** **莉** (气愤地喊了一声)你们就只会看着吗?难道连一点 儿同情心也没有了?

〔一旁的众人听了，这才围上来抢救。有的做人工呼 吸，有的喂水。

阿 喘 (终于缓过气儿来了)没事儿了，没事儿了。谢谢各 位。老毛病了，一激动就喘。(对萝莉)没吓着你吧? 要是看着好玩儿，以后就叫我阿喘吧。你不要和它 们打了，它们是低极程序，不会和你讲道理的。

**萝** **莉** 这还用你说吗?我早看出来了。我不过一时气晕了 头，拿他们撒撒气罢了。我暂时出不去了，是吗?

阿 喘 (点点头)就当体验生活吧。这里也挺好玩儿的。我 来给你介绍介绍。

〔阿喘说着，站起来要给萝莉介绍，却被萝莉拦住了。 萝 莉 (左右看着)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阿 喘 我叫阿喘。ICM第三代创编程序。

萝 莉 是你呀?我爸爸在工作平台上用过的。 阿 喘 可后来因为有缺陷不再用了。是吗?

萝 莉 算是吧。可专业圈儿里的人都还记得你呢。没想到 你这么胖。

〔其它三人听了，干笑了几声。阿喘有些难堪，脸上 黯淡了一下，但立刻又堆满了笑容。

阿 喘 这哥们儿你是不是瞅着可有点儿面熟——

夸 克 (兴奋地问萝莉)你参加过中学生电脑竞赛吗? **萝** **莉** 当 然 !

**夸** **克** 记得有一个特殊程序差点儿被评为病毒吗? **萝** **莉** 你是——

**夸** **克** IT三中初三 · (2)班选送的参评作品。在当时被认为 是最酷的。想一想，你一定听说过的——

〔萝莉看不起夸克，故意使劲地想着。夸克生怕她不 知道自己丢了面子，一个劲儿做着各种怪相儿启发 着萝莉，最后上蹿下跳地开始翻起了跟头。直到夸 克累得气喘嘘嘘，萝莉才开始说话。

**萝** **莉** 你是电脑狂徒夸克的参赛作品吧? **夸** **克** (大叫)Yes! 你也可以叫我夸克。

〔夸克过去和萝莉握手。不料萝莉对他不屑一顾。 萝 莉 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对吧?

**夸** **克** (不服气地)那是他们有偏见! **萝** **莉** 你觉得自己很完美吗?

**夸** **克** (不高兴了)你完美，行了吧。跑到这儿来跟我们凑 什么热闹。

**萝** **莉** 你——

小 小 (在一旁忍不住了，拉着萝莉)你看过三维动画片吗? 《美少女寻爱记》看过吗?我是女二号小小 ……

**萝** **莉** 对不起我不看动画片，这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我从 来不会放在眼里。

小 小 那里面也不全是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也有爱情的。

**萝** **莉** 那我就更不看了。 小 小 为什么?

萝 莉 我从来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小小(不解地)你认为谈恋爱是浪费时间?哇!亏你长得 这样漂亮。你不是还没发育吧?

〔萝莉正要说什么时，阿喘忙接过了话茬儿。

阿 喘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是因为……我太胖

了，还喘……哪个女孩儿会爱我呢?我这辈子都不 会谈恋爱的。所以……所以我也从来不在这方面浪 费时间。

沙 皮 (在一旁点头)嗯，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 小 小 哼!等着变成老姑娘吧。

萝 莉 (不再理小小，看了眼沙皮)你又是哪路神仙? 阿 喘 (对沙皮讨好地)沙皮大哥，这位姐姐问你呢。

〔沙皮大叫着做了一串武打动作。

萝 莉 (愣了一下，突然亲热地捶了沙皮一拳)你是沙皮。 沙 皮 (十分兴奋)你知道我?

萝 莉 《神勇无敌》第二代里的人物，这游戏我玩儿过的。 我当是谁呢，你怎么也在这里?

阿 喘 《神勇无敌》已经出到第六代了，他早都过时了。

〔沙皮发出一串怪声，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蔫了。 萝 莉 (又看了眼哼哈二将)你们俩又是谁?

哼将军 哼 ! 哈将军 哈!

**萝** **莉** (笑了)还生气呢?别生气了好不好。我问你们是谁

呀? **哼将军** 哼! 哈 将 军 哈 !

阿 喘 (忙解释)他们不是在生你的气，他们就叫哼!哈! **哼将军** 哼 !

**哈将军** 哈 !

**萝** **莉** 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把门儿的哼哈二将，对不对?

**哼将军** 不对。我是哼将军，他是哈将军。我们是两个人，你 不要搞错了。

**萝** **莉** 这还不是哼哈二将?

**哈将军** 确切地说我不是哼将军，他也不是哈将军。我们是 两个人，你不要搞错了。

**萝** **莉** 你是哼，他是哈。说了半天这不还是哼哈二将吗? **哼哈二人** 不对。

**哼将军** 我告诉你我是哼将军，他是哈将军。我们是两个人。

**哈将军** 也就是说他不是哈将军，我不是哼将军。我们是两 个 人 。

**哼哈二人** 明白不明白?!

**萝** **莉** (哭笑不得地)明白了。(自语地)怎么说你们也是哼 哈二将。

**哼哈二人** (突然大叫起来)告诉你多少遍了。我是哼将军， 他是哈将军……

〔两个人越说越乱，声音却越来越大，萝莉捂住了耳 朵。不料哼哈二将整个一根筋，生生扒开萝莉的手 在她耳朵边大吵着。大家也在一旁起哄，萝莉受不 了了叫起来。

**萝** **莉** Stop!

〔大家全住口了。

小 小 (对萝莉)现在，该说说你自己了。 萝 莉 我叫萝莉，我是一个人。

〔大家愣了一下，沙皮突然大笑了起来，小小笑弯了 腰，夸克干脆在地上打起滚来。只有阿喘显得非常 激动，又开始喘了起来。他只好拼命想使自己平静 下来，一时顾不上说话了。

萝 莉 (不解地)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小 小 萝莉，不要编故事了，我们不会上当的。

**沙** **皮** 让她编吧，刚来的时候都这样儿。 **萝** **莉**你们以为我在撒谎?

**夸** **克** 瞧她一本正经的样子，怎么说谎连脸都不带红的。 我可真有点儿服你了。

小小萝莉，成为一个人是我们大家的梦想。可是，这是不 可能的。我们只是电子世界里的虚拟形象，我们不 是人。

〔音乐起。众舞蹈，造型。

众 唱 听说真的天空是蓝的，还有鸟儿飞。 听说真的泉水是甜的，鱼儿在游戏。 听说风吹树叶会沙沙响，

听说雨后有彩虹还有清新的空气。 沙 皮 听说大海有潮汐。

夸 克 听说一年有四季。

沙 皮 听说秋天山花会开遍田野。 小小 听说冬天有白雪飘落大地。

众 听说听说，我们只是听说…… 因为我们活在虚幻的世界。

听说听说，我们只能听说……

什么时候才能到真实的生活里…… 小 小 (唱)让我闻一闻花香，

让我听一听鸟叫。

沙 皮 (唱)我要在过山车上拿大顶。 众 人(白)玩儿命呀?

夸 克 (唱)我要在高楼顶上撒泡尿。 众 人(白)好无聊!

沙 皮 (白)不是玩命也不是无聊，我是想体会一下什么是

人的生活。

众 人(白)沙皮也会说人话了。

**夸** **克** (唱)我……我还要吃巧克力、雪糕、开心果儿、巨无 霸、奶油花生、比萨饼。还有等等等等，一直吃一直 吃 ……

众 人(唱)撑死拉倒!

〔在夸克唱各种吃的东西时，阿喘馋得直咽口水。 阿 喘 别说啦，别说啦，求求你们别说了。

〔阿喘说着，大口喘着气，又开始翻白眼儿了。沙皮 在他背上拍了一下，阿喘终于喘过一口气来。

阿 喘 哇噻，说什么呢?要馋死我呀?! 〔众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

小 小 (对萝莉)这样的生活，你有过吗?

萝 莉 这难道有什么好羡慕的吗?我每天都是这样过的 呀!我见过天空，我喝过泉水。我闻过花香，听过鸟 儿叫。我坐过过山车，吃过比萨饼、巧克力、雪糕、开 心果儿、巨无霸、奶油花生，还有等等等等……我全

都吃过，因为我是一个人呀。 〔众人听了，一下子全沉默了。

沙 皮 (突然走到萝莉面前，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叫道)哇! 我好崇拜你呀!

〔沙皮说完，转过身对着萝莉放出了一个夸张的响 屁，随后与夸克、小小走回到了各自的格子里，再不 理萝莉了。

萝 莉 (对一旁一直对她挤眉弄眼暗示着什么的阿喘)他们 怎么了?

阿喘 嘘——你看上去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这样没有分寸

呢?

萝 莉 什么意思?难道我说错了什么?

阿 喘 (语重心长地)美丽的小姐，你就算再虚荣，也不要这 样夸张好不好?这里虽然是垃圾箱，可这些人的脑 子并不是垃圾。他们都很骄傲的，你的话怎么能让 人信嘛?

萝 莉 (吃惊地)怎么?你也认为我在说谎?

阿 喘 喂，喂，萝莉，我可是把你当哥们儿的，你就甭装了好 不好?别人也还罢了，我可是……实话告诉你，你要 是想在这里不出岔子，还是别装人的好。

萝 莉 可我确实是一个人呀!中国你知道吗? 阿 喘 当然!

萝 莉 北京你知道吗? 阿 喘 嗯 哼 !

萝 莉 我是北京一所名牌中学初二的学生。我把我的生命 做了数字化处理，这才来到了网络上。虽然现在并 不能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我的所有信息完 全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这难道不能说是一 个人吗?

〔萝莉还没有说完，阿喘已经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喘起 气来。他极力想保持平静，不让自己晕过去，可由于

太激动，还是开始翻白眼儿了。萝莉见了，忙学着沙 皮的样子给阿喘背上来了一下，终于使他喘过气来 了 。

萝 莉 阿喘，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并不 是想要刺激你。

阿 喘 我……我不是生气。我是……是太激动了。我 … …

现在告诉你实话吧，我……我也是一个人。

〔这回轮到萝莉吃惊了。萝莉愣了一会儿，突然大笑 起来。

阿 喘 你……笑什么?我相信你，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萝莉自然不信阿喘的话，但并没有马上否认。

萝 莉 好好好，你果然是个有趣的家伙。请接着往下说，你 是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阿 喘 我也是中国北京一所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叫 李月半。我爸爸把我的生命信息做了数字化处理。 真的，骗你我是小狗。

萝 莉 还有呢，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你妈妈又是干什么的? 你还编得出来吗?

阿 喘 (无可奈何地)我怎么是编的?好好好，我告诉你就 是了。我爸爸是电脑工程师，我妈妈是医生。

**萝** **莉** 太俗了太俗了。为什么总是电脑工程师和医生，就 不能是别的什么?

阿 喘 还能是什么?

萝 莉 比如卖辣萝卜干儿什么的就挺新鲜。

阿 喘 (大叫)我爸爸不是卖萝卜干儿的，他真的是电脑工 程师。

萝 莉 好吧好吧，你接着往下说。

阿 喘 (像背书一样)我爸爸妈妈很爱我。我身体不好，但 是学习好。我们班二十一个学生。我们班主任是个 女的。她有一个女儿也在我们班上，叫 ……

**萝** **莉** (打断了阿喘的话)行了，阿喘。你编得一点儿都不 精彩，往下是不是又该早恋那一套了?

阿 喘 (突然很快地大声说起来)我吃粘糕噎死了。成了植

物人 ……

〔萝莉愣住了。

阿 喘 我从小就贪吃。妈妈怕我胖，影响心肺功能，总把好 吃的东西锁起来。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块粘糕，因为 怕爸爸妈妈发现，偷着跑到卫生间去吃。因为吃得 太快，结果给噎住了。门又打不开，结果室息了。窒 息你懂不懂?就是没气儿了。等爸爸发现把我送到 医院，因为室息时间太长我成了植物人。爸爸怕我 醒来会失去记忆，把我的生命信息做了数字化处理。 本来我应该储存在信息资料库的，可是病毒捣蛋搞

错了门。所以，我才来到了这里。 〔萝莉听了，把眼睛睁得老大。

阿 喘 (委曲地)我都把这么糗的事说出来了，你还不相信? 你想一想，我要是编，会编吃粘糕噎死这么丢人现眼 的事儿吗?

萝 莉 (一把抓住了阿喘的手)阿喘，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可是，你刚才为什么只说自己是一个软件呢?

阿 喘 (被萝莉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不敢说呀。那 几个家伙你也见识了，我说我是一个人，他们的自尊 心怎么受得了?你是个女孩儿，又长得这么漂亮，他 们不好动手。要是换成了我，早被他们捶扁了。说 不定真就捶成一块粘糕了。

**萝** **莉** (笑了)好了阿喘，就甭提粘糕了吧。我问你，你来这 里有多久了?

阿 喘 三个多月了吧?

萝 莉 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就没有想过离开?

阿 喘 我怎么不想离开?可我走得了吗?我本来想做一个

软件到网络中心说明我的情况。可我只知道软件创 编，对网络并不是很熟。哼哈二将没道理可讲，我不 知道怎么样才能通过这道门。

**萝** **莉** (高兴地跳了起来)阿喘，你真的会创编软件吗?

**阿** **喘** 很简单的嘛!你喜欢，我做一个baby给你当宠物玩 儿好了。

萝 莉 (抓住阿喘摇着)你太可爱了。阿喘，听我说。我们 不是垃圾，不能就被关在这里。你来做一个最酷的 软件，做一个网络之王。至于如何上网，如何过哼哈 二将这一关，我来想办法好不好?这样我们两个就 都有救了。

阿 喘 (被萝莉的举动弄得不好意思了，羞涩地)我本来就 爱听漂亮女孩儿的话，你既然这样说，我就听你的好 了 。

**萝** **莉** 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个小天才。阿喘，男子汉的魅

力不在身材。你要是有本事，就尽情展露出来吧。

〔萝莉突然亲了阿喘 一 下。阿喘一 激动，又开始翻白 眼儿了。萝莉忙抢救着他。

**萝** **莉** 阿喘，别激动。阿喘，阿喘 … … 我 … … 你可真是太有

出息了 … … 〔光灭。

〔转场。

〔灯光起。

〔阿喘在工作间里忙得满头大汗，萝莉在 一 旁给他帮 忙，其它人都好奇地围在左右看着。

小 小 (对沙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沙 皮 阿喘，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阿 喘 (头也不抬地)做一个baby!

〔小小和沙皮对视着，非常吃惊。 沙 皮 哇噻，什么意思?准备过家家吗? 小小 那谁当爸爸，谁当妈妈呀?

夸 克 如果按照性别，那当然是阿喘是爸爸，萝莉是妈妈。 可要是按照性格，我觉得还是萝莉当爸爸，阿喘当妈 妈合适。你们说呢?

〔沙皮和小小听了都大笑起来。

沙 皮 喂喂，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学人的样子了吗?哼! 别做梦了。

小 小 我听说作为一个人，要结过婚才可以有小孩子的。 你们结过婚了吗?你们以为成为一个人是那么容易 的吗?

**夸** **克** 嗨嗨，二位，你们还没有成年，这样子只能叫做早恋，

是不能被允许的。想做一个人也得慢慢来吧? **萝** **莉** Stop! 不要捣乱好不好。请走开!

夸 克 (故意学着萝莉的声音)阿喘，我要一个肥肥的baby!

沙 皮 (故意学着阿喘的声音)好罢，那我就给你克隆一个 会喘的胖子好了。

小小(想着，差点要吐了)呀!恶心死了! 〔沙皮和夸克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萝 莉 各位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很重 要，请配合一下。

小小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还嫌我们这里不够闹?再 做出一个又肥又胖的家伙来烦人吗?

萝 莉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乖乖，而是一个未

来的网络之王， 一个最强者。我们要把我们全部的 智慧和力量都集中到他身上，让他替我们上网去争 一口气。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难道还没在这里呆 够吗?如果还想让网络重新认识到你们的价值的 话，就来帮忙吧。

〔众人听了萝莉的话，互相看了一眼。

三 人 你说的可是真的? 萝 莉 有必要骗你们吗?

三 人 (对视了一眼，同时叫了一声)吨!

〔音乐起，灯光闪烁。大家在游戏室一同忙碌着，渐 渐地大家都兴奋起来。

阿 喘 萝莉，用你的智慧。沙皮，用你的力量。夸克，借几 件衣服。小小，别舍不得化妆品。

〔音乐起。《一个女孩看过来》曲。 众 唱 大家一起来来来，

做一个超级小乖乖。 小乖乖，小乖乖。

一定一定要精彩。

大家一起来来来，

做一个超级小乖乖。 小乖乖，小乖乖。

你的样子可如何表白?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这个小孩有点怪。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这个乖乖可有点怪。

〔一个丑丑怪怪但很乖的baby慢慢地站了起来，刚刚 站起来却又摔倒了。试了几次仍站不稳，直到阿喘 帮着才站直了，可就这么两下子，也已经累得像阿喘 一样喘起来。

〔大家望着阿喘和 baby 此起彼伏地喘着，全都愣住 了 。

〔夸克和沙皮突然大笑起来。夸克在地上直打滚。 **沙** **皮** 这就是最强者?我一把就能掐死他。

**夸** **克** 他还想当网络之王?上网去不把人笑死才怪。哈哈 哈哈。

小小我说嘛，就凭阿喘那份德性还能做出什么像样的东 西来。哼!

〔正在这时，baby 却突然羞怯地对着夸克轻轻地叫了 一 声“爸爸”。

〔夸克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夸 克 哇噻!

baby (又小声对小小叫了一声)妈妈!

小小吓得捂住了嘴。 小 小 我 的 妈 呀 !

baby (咧了咧嘴，委屈地)你们为什么不理我?我长得不 好看吗?

〔众人面面相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 baby (突然坐在地上踢着腿大哭起来)哇!

〔众人全怔住了，半天谁也不动。

萝 莉 阿喘，你有没有搞错，我们要的是一个超级软件，一 个网络之王，可不是一个电子宠物!你做出这样一

个吃奶的家伙来，难道真要让我们过家家吗?

夸 克 (故意地)萝莉，你不能怪阿喘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超 级老妈!

〔沙皮和小小听了，又大笑起来。

阿 喘 (小声地)我……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首先应该加上 一点儿人性的东西。人都是从小一点点长大的。我 们也必须让这个 Baby 在长大的过程中学习做人的 道理。要知道，网络也是一个家呀。

〔众人听了，有点儿被阿喘的话打动了，都看着他和 萝 莉 。

萝 莉 阿喘，怪不得人家叫你超级老妈。你可真是好心眼 儿。可是，我要告诉你，你不懂网络。网络根本不是 你想的那样子，网络不是一个家，那是战场。最好的 武器就是快和强。

阿 喘 不对!网络现在虽然竞争很激烈，可终究有 一 天会 建立起一种大家都会遵守的秩序。网络既然是未来 全世界的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家 的样子。如果大家都只想成功不讲道理，网络就不 会有安全感。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家。所以，所以 我觉得这个baby要我们先慢慢养着才好。我们培养 他，教育他。等他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再教他才 能，让他上网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不去破坏。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尽到了做为一个人应该尽到 的责任。

〔众人听了，全望着阿喘。

小 小 阿喘，你说得真好。做一个人一直是我们最向往的。 夸克、沙皮，你们不是一直想当一个人吗?所以我觉

得阿喘说得对。

**夸** **克** 阿喘，你丫可以呀。哪儿学的这一套?

沙 皮 嗯，我也觉得阿喘说的有理。(对萝莉)女强人，既然 这小子将来要代表我们，总该有点儿人味儿是不是。 要不然该让人说我们是没有心肝儿的家伙了。你说 是不是?

**萝** **莉**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吧，既然你们都那么想过普

通人的无聊日子，就养着他试试吧。 小 小 那他该叫我们什么呢?

阿 喘 他……他……他刚才不是叫过了吗?

baby (听了阿喘的话，非常亲热地喊了一声)爸爸!妈妈!

〔众人听了，都激动起来。

**夸** **克** (像是在做梦)我当爸爸啦?! 小 小 我当妈妈啦?!

众 人(突然一起叫起来)我们有一个儿子啦!哈哈哈哈! 〔众围着baby 舞蹈。

**众** **唱** 养个儿子真是好， 怎么看都像个宝。 爸爸妈妈有五个， 可惜个个都太小。 只好一起过家家， 一起来管吃喝拉。 虽说有点瞎胡闹， 总算成了一个家。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下有的开心啦。

小 小 我 们 该 叫 他 什 么 呢 ?

夸 克 是呀，我们得给他起个名字呀。

沙 皮 ( 围 着baby 转着)我看这小子长得有点像我。就叫小 沙皮吧。

小小不干!他又不光你是儿子。我说叫阿娇! 夸 克 有这么吓人的阿娇吗?还是叫金刚吧。

萝 莉 (冷笑道)行了，什么金刚，有这样儿的金刚吗?还不 如直接叫大猩猩呢。

众 人 什么?!

萝莉 好了。你们既然这么想当爸爸妈妈，干脆就叫他酷 儿好不好?你们不觉得他很酷吗?

〔萝莉本来说的是反话，不料众人却一致同意。 众 人 酷酷酷……太酷了!

沙 皮 (过去抱住酷)酷儿子，来，让你沙皮老爸亲一 口。 〔突然，沙皮叫了起来。

沙 皮 哎呀，快松口!你怎么咬你老爸的脸呀? 酷 我饿。

〔众人面面相觑。

萝 莉 (对阿喘)阿喘，他不会是要吃奶吧?! 酷 不!我什么都吃。

夸 克 (松了一 口气)倒也好养活。

阿 喘 还愣着干什么?你们以为爸爸妈妈是好当的吗?

〔众人听了， 一起忙碌起来。有喂吃的，有喂喝的，有

拿毛巾的，有拿枕头的。 〔众舞蹈。

众 唱 爸爸妈妈真难当， 又烦又累又心慌。 吃喝拉撒都得管，

一天到头忙 …… 爸爸妈妈真幸福， 又甜又美又满足。 盯着宝宝使劲瞅， 看也看不够 ……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你看我看， 看也看不够。

小 小 呀!酷儿子尿啦。 夸克 快拿尿盆儿。

沙 皮 来不及了。得，又拉啦。

阿 喘 拿我的衣服垫上，别让他着了凉。

萝 莉 你倒不怕脏，你有多少衣服当尿布呀!把被单儿撕 开。小小你去做些纸尿布。

〔小小答应。

萝 莉 夸克，你去做个摇篮。

〔夸克答应。

**萝** **莉** 沙皮，你别瞎忙活，给酷儿子做个铃铛。 〔沙皮答应。

阿 喘 我……我干什么?

萝 莉 你做出来的宝贝儿子，你不知道该干什么?

阿 喘 (不好意思地)我在家里都是我爸我妈侍候的。所以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拉扯孩子。

萝 莉 (没好气地)你要是觉得这样挺有意思，自己瞧着能 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阿 喘 我……我来做一个婴儿马桶好吗?

萝 莉 你以为它会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拉吗?

小小他 … … 他不会是想拉就拉吧?

萝 莉 他当然想拉就拉。想让他告诉你，那可不是一天两 天的事儿。

夸 克 那就干脆让他整天坐在马桶上好了。上面吊个奶瓶 儿，安一个定时器。他一哭就出奶。想拉随便拉，这 样不就行了。

众 人 什么?

小小你怎么能这样?!

阿 喘 夸克，你要是想学着做一个人，就不能把儿子当机器 人对待。

沙 皮 你这是虐待儿童。

阿 喘 萝莉，看样子只好你来教我们了。

萝 莉 (冷笑一声)我有什么好办法?你们既然有耐心，就 每天等着给他换尿布吧。你们不是想学着做人吗? 人类所有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养大的。时候不早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早点儿睡吧。

〔萝莉说着，打了一个哈欠，朝着自己的格子走去。 〔众人听了，各自回到自己的床位上。沙皮要抱酷。

小 小 沙皮，你干什么?

沙 皮 让酷儿子和我睡吧。

夸 克 不行，和我睡。今天我守着他。

阿 喘 不行，让他一个人睡。不能太惯他了。 小小 那他半夜尿床谁管呢?

沙 皮 总不能让儿子睡湿褥子吧? 阿 喘 记着夜里叫他起床就行了。

沙 皮 我来吧。我守着他，该尿了我会叫他的。

夸 克 算了吧，你。 一会儿睡着了你比他睡得还死呢!我

来吧。 沙 皮 你敢!

阿 喘 好啦，别吵了。今天就让沙皮叫他吧。明天起我们

轮流值班。好了，大家睡吧。

〔众人恋恋不舍地看了看酷， 一人亲了他一下，回到 了自己的床上。

〔夜。静悄悄的。

〔沙皮不敢睡，努力使自己保持着清醒。但不一会儿 还是睡着了。

〔沙皮床头的电子钟轻声响了。沙皮没有醒来，小小 却醒来了。她轻轻走到酷的摇床前。

小 小 酷儿子，醒醒，该撒尿啦。 〔酷哼哼唧唧地不想起。

小 小 (摇酷)起来吧，你得慢慢学着长大。

〔酷迷迷糊糊地醒来了，却要就地在床上尿。

小 小 别，你不能尿到床上!起来，尿到尿盆儿里去。 酷 我不会。

小 小 你不会?这……这可怎么办呀?

〔小小说着，推醒了沙皮。 小 小 醒醒吧，酷儿子要撒尿了。

沙 皮 (一下子跳了起来)是吗?哎哟真该死。没有尿在床 上吧?

小 小 还没有。不过快了。你知道小孩子怎么样才能尿在 尿盆儿里吗?

沙 皮 这还不容易来，我来。

〔沙皮说着，抱起酷想让他分开腿来尿。却不料酷太

大了，他一个人抱不动。哼哈二将过来，三个人费了

好大劲儿才把酷抱成了小孩子撒尿的样子。 沙 皮 (用脚踢着夸克)起来，给儿子端着尿盆儿。

〔夸克迷迷糊糊地起来，把尿盆儿放在了酷的前面。 小 小 夸克，你得端着，要不然会尿到外面的。

夸 克 他不会朝里面尿呀?

沙 皮 你没瞧他还闭着眼呢!你得摆好了，接着。 夸 克 我成了端尿盆儿的了。

沙 皮 少废话。不想当爸的一边待着去。 夸 克 我说什么了我?

〔夸克不吭声儿了。四个人吃力地摆好了，酷却半天 不尿。

众 人 尿呀，尿呀，尿呀，尿呀……

夸 克 (回头看着已经回到自己床上的小小)他不尿，怎么 办?

〔这时，阿喘醒了。

阿 喘 夸克，你会吹口哨吗? 夸 克 干吗?

阿 喘 你吹一个试试。

〔夸克开始吹口哨儿，吹了一会儿，酷却不尿。

沙 皮 (叫起来)别吹了!我要尿了。 **哼将军** 嗯，我也有点想尿。

**哈将军** 确切地说，我已经憋不住了。 **夸** **克** 哇噻，让你们说得我也…… 阿 喘 别!稳住!继续吹，吹。

〔几个人强忍着一齐吹起了口哨。酷终于尿了出来。 〔慢慢地，酷开始尿了。

**众** **人** (高兴地)成功啦!

〔一直在一旁冷眼瞧着的萝莉突然大笑起来。 〔众人 一 怔。

**萝** **莉** 一泡尿要五个人协同才能完成。你们这做人的效率 也太高了点儿。

小 小 阿喘，干脆把你的尿藉子换给酷儿子吧。

〔阿喘一听，脸立刻臊得通红。

阿 喘 我……我……我没有 … …

萝 莉 哈哈哈哈……怪不得你要做出这样一个没用的家 伙，原来是为了替自己遮丑的呀。哈哈哈哈……阿 喘，你让酷儿子撒尿，是不是为了掩盖你身上的尿臊 味儿呀?你这个超级老妈呀，可真是太有人味儿了。

哈哈哈哈…… 阿 喘 我……我 … …

〔阿喘羞得无地自容，一下子喘不过气来，又开始翻 白眼儿了。众人见了，忙拍着他的背，把他扶进了他 自己的格子里。之后，众人一齐对萝莉叫起来。

**沙** **皮**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本事你做个更好的出来。

**夸** **克** 别以为你当过人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么冷冰 冰的样子。哪儿有一点儿人的样子。

小 小 萝莉，亏你长得那么漂亮。想不到你这么冷酷。

**萝** **莉** 你们都说完了吗?能听我说几句吗?我们让阿喘做 了半天是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过过做人的 瘾?就算你们懂得了如何做人，可你们最终能成为 人吗?你们不过是一些虚拟的形象，早已被你们的 创编者设定了程序。你们以为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你们有自动吸收信息处理信

息的能力，可以把自己的程序结构做一些调整。可 就像现在这样子也只能是越吸收越没用，越调整越 无能。别忘了你们是因为什么才到这垃圾箱里来 的。你们是因为跟不上软件的飞速发展，功能低下 才被淘汰到这里的。你们不想着如何改进功能，却 在这里婆婆妈妈地过家家，跟着那个超级老妈学做 什么爸爸妈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几个人听了，显然被萝莉的话打动了。但一下子并 不十分服气。

小 小(突然哭了起来)不!我不信导演会不来找我。等我 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我会演得更逼真的。我不 要听你的话。

〔小小说着，朝着自己的格子跑去。

沙 皮 (对萝莉晃晃拳头)要不是看你是一个女的，我今天 就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你甭神气。告诉你，我 们反正已经是落伍了，只要能在被删除之前明白一 点儿做人的道理，就不算冤枉。

**夸** **克** 就是，至少没白在网络上走一遭。哼!有什么了不 起的。你不也一样在这里吗?

〔二人说着，各自回到自己的格子里去了。

萝 莉 (见大家都不再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指酷)你 这小鬼，难道你也不想成为最强者，成为网络之王 吗?

酷 (大声地)想!

萝 莉 (听了，又发出一阵笑声)哈哈哈哈…… 〔灯光灭，转场。

〔 光 起 。

〔阿喘因为受了刺激，病倒了，正在自己的空间里睡 着，不时咳嗽一两声。别的人都在各自的空间里忙 着。

〔萝莉躺在自己高高的床上，正在看书。对下面的一 切不屑一顾。

〔酷已经长大了一些，换了衣服，这时正懒洋洋地坐 在一个吊篮里摇头晃脑地吃着什么。

小 小 (正在梳头)咦——我的摩丝怎么没了?酷儿子，是

不是你拿去玩儿了? **酷** 没有啦。

**夸** **克** (正穿鞋，突然叫了起来)哎哟!什么东西扎我脚。

钉书钉儿?萝莉，你的钉书钉怎么在我鞋里? **萝** **莉** 我怎么知道?

沙 皮 (边戴着拳击手套边上)谁使我的手套了，弄得粘乎

乎的。嘿，这是什么? 萝 莉 那是摩丝。

沙 皮 摩丝，摩丝怎么会到我的手套里?

小小(突然摸着头发叫起来)这是什么呀?胶水。谁这么 坏呀?

萝 莉 还能有谁!

小 小 夸克，是不是你干的?

夸 克 为什么坏事就是我干的?那我鞋里的钉书钉儿是谁 干的?

众 人(一起走向酷)酷儿子，是不是你干的? 酷 (一脸的无辜)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

夸 克 不可能。除了你还会有谁?

酷 我没有。 **众** **人** 不 可 能 !

酷 (突然哭了起来)哇——

**萝** **莉** (突然发出一阵笑声)哈哈哈哈。

〔众人和酷听了，都愣住了。 众 人你笑什么?

萝 莉 (突然又冷下脸来)没什么,据我所知，网络上正在举 · 行个baby大赛，你们有没有兴趣让酷儿子去试试呢?

沙 皮 (立刻叫起来)OK! 好主意。(做了一连串的拳击动 作)嘿嘿，酷儿子出马，一个顶俩。

小 小 沙皮，比赛可不是打架，他行吗?

**夸** **克** 怎么就不行?我们养了他这么久；总不会比别人差 吧?要是拿了名次，说不定我们就算有了做人的资 格了。

**哼哈二将** (突然叫起来)不行!

**沙** **皮** 为什么不行? **哼将军** 你们不能出去。

**哈将军** 确切地说，这是规定。

〔哼哈二将说着，做出一副根本没商量的架式。 〔众人面面相觑。

〔萝莉跳下床，对着众人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沙皮 等立刻兴奋起来。大家一起走到哼哈二将面前。

萝 莉 二位，请确切地说，规定中的我们，包括酷儿子吗? 沙皮 确切地说，我们是我们，酷儿子是酷儿子。对不对? 小 小 确切地说，酷儿子根本不在规定之内，是不是?

夸 克 二位，请确切地说，一定要确切。

哼将军 嗯……确切地说，酷儿子是你们的一部分。

**哈将军** 确切地说，酷儿子和你们有点不同。

**萝** **莉** 请确切地说，那到底是一部分还是不同? **哼将军** 确切地说，应该算是一部分。

**哈将军** 确切地说，这部分有点儿不同。

夸 克 (对哼将军)你说是一部分。(对哈将军)你说不同。

萝 莉 请确切地说到底是一部分还是不同?请一定要确 切!

**哼将军** 确切地说，是一部分。

**哈将军** 确切地说，有点儿不同。 **哼将军** 是一部分。

**哈将军** 有点儿不同。 **哼将军** 确切地说 …… **哈将军** 确切地说……

〔哼哈二将吵了起来，吵到后来打了起来。最后二人 同时打在对方脸上一拳，一下子都急了，只顾自己打 着，再顾不上管酷的事儿了。

**萝** **莉** (手一摊)现在可以了。

〔萝莉说完，冷笑着又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小 小 可以送酷儿子上网了吧? 沙 皮

(愣了一下，突然一起叫起来)吧—— 夸 克

**三** **人** (开始给酷打扮，边打扮边唱)

养个儿子真是妙， 左看右看都是宝。 今天送他上网去， 比比谁家baby好。

酷 (白)你们等着瞧。

众 人 (唱)酷儿酷儿要争气， 千万不可丢脸皮。

比赛一定得第一，

别让爸妈白疼你。 酷 (白)保险没问题。

〔在众人的忙碌中，酷打扮得整整齐齐地被送出了电 子 门 。

〔 灯 光 灭 。 〔 暗 转 。

〔再起光时，舞台出现婴儿运动会的场面。只听人声 嘈杂，笑声、哨声、叫声响成一片，其间还夹着孩子的 哭 声 。

〔这一切全都在不停地闪烁着的灯光中呈现。观众 只能感受到意境，几乎分辨不出是谁家的孩子。

〔酷在其中任意胡为，不断捣乱。最后被众人轰进了 出来时的那个电子门。

〔 灯 光 灭 。 〔 暗 转 。

〔垃圾箱内，众人正集中在游戏室里焦急地等待着。 阿喘也在其中。

阿 喘 (激动地喘着)谁让你们放他出去的!他现在什么都 不懂，去了还不是让人家笑话?

小 小 阿喘，反正已经去了。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夸** **克** 行啦，甭婆婆妈妈的了。我们养了他半天，好歹也该 让人眼红一下嘛。

沙 皮 你等着瞧吧，酷儿子一定能拿名次。

〔正说着，门开了，酷灰头土脸地进来了，一屁股坐在 了地上，大哭起来。

酷 哇 —

〔众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酷哭着。

小小(走过去，轻轻地问)酷儿子，到底怎么回事儿? 酷 (跳了起来)他们说我粗野!

〔众人一听一下子叫了起来。

沙 皮 谁说的?谁说的?你告诉爸爸，我找他算帐去! 夸 克 他们竟然敢这么说我儿子?

小 小 我们像粗野的人吗? 众 人 岂有此理!

〔在众人不服气的议论声中，酷气急败坏地大叫着乱 砸着东西。

**萝** **莉** (在一旁一直冷眼瞧着，这时，喝住了众人)别吵了! 你们瞧吧，他在干什么?这难道还不算粗野吗?

〔众人一听，都不吭声了。酷见大家都看着他，也住 了 手 。

阿 喘 他们还说什么了? 酷 说我无知!

〔众人一听又叫了起来。

阿 喘 我们的儿子竟然有人敢说他无知?

沙 皮 (气得大叫)哇——这比骂我还难受呀! 小 小 (不服气)什么无知?这是纯洁!

夸 克 小孩子嘛!懂那么多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众 人 岂有此理!

[众人议论时酷很无知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时，

忍不住说话了。

酷 爸爸妈妈，什么是无知呀? 〔众人一听，一时全愣住了。

**萝** **莉** (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难道这还不算无知吗? 〔众人不说话了。

阿 喘 酷儿子，告诉爸爸妈妈，人家还说什么了? 酷 说我没有教养!

〔众人一听又叫起来。

**夸** **克** 岂有此理!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干，光养儿子了，怎么 能说没有教养?

小 小 没有教养?哼!我们爱了他半天，就得到这样的评 语，太让人扫兴了。

沙 皮 我抗议，我抗议，我要抗议!

酷 (也跳了起来)我抗议，我抗议。

小 小 他们这是嫉妒。 夸 克 看人下菜碟儿。 **沙** **皮** 比赛不公平。

众 人 拿孩子出气!真是岂有此理!!!

阿 喘 (长叹了一声，走到了萝莉面前)萝莉，你不要这样好 不好。这里只有你是最懂得做人的道理的。你不要 光看着不管好不好?开始可是你要我做出酷儿子来 的。你……你给出个主意好不好吗?

萝 莉 阿喘，别忘了，我当初要你做的，是一个超级软件，一 个最强者，一个无敌的网络之王。可你做出来的又 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吃奶撒尿的电子宠物。你以为 凭你们这种婆婆妈妈的爱啦，养育啦就可以培养出 一个网络之王吗?请问诸位，你们了解网络吗?

〔众人面面相觑。

**萝** **莉** 网络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 远超出了你们的想像。竞争是什么?竞争就是分秒 必争，竞争就是不择手段，竞争就是你死我活。你们 拿那些人类的弱点当宝贝，岂不是椽木求鱼、南辕北 辙?网络上没有人和你讲道理的，也没有时间和你 讲道理。因为就算你不顾一切，也不一定就能成功。 可一旦失败，就一切全完了。你们为什么被淘汰，为 什么来到这垃圾箱里了?就是因为你们不完善、不 超前、不强大。一句话，就是因为你们没能成为最强 者。

小小 那怎么才能成为最强者呢? 夸 克 我们还有机会吗?

沙 皮 我们听你的，你倒是快说话呀!

萝 莉 说实话，单凭你们个人，都没有什么希望了。 〔众人听了，失望地叹了口气。

萝 莉别说你们，就连我和阿喘也不行的。 阿 喘 那怎么办?

萝 莉 你们如果肯听我的，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众 人 什么办法?

萝 莉 把我们每个人所具备的长处，全部集中到酷身上。 阿喘，把你的智慧给他；沙皮，把你的力量给他；夸 克，把你的狡猾给他；小小，把你的魅力给他。最后， 我把我的意志和信心给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他造就成一个最强者，一个网络之王。只有这样，才 能让他到网上去给我们争一口气，闯出一片天地来。 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被网络认可我们的价值。也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终将被删除的命运!要 不要听我的话，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众人听了，怔了一下。

小 小 她说得对! **夸** **克** 她说得对! **沙** **皮** 她说得对!

**哼将军** 确切地说，他说得很对。 **哈将军** 确切地说，是非常地对。 小 小 我们要让酷成为男子汉! **夸** **克** 要让酷成为赢家!

沙 皮 要让酷成为霸主!

**萝** **莉** 要成为最强者!要成为网络之王!

**众** **人** 这是我们出人头地的最后机会。现在就开始。 〔众人开始改造酷。 一边舞蹈一边唱：

酷 baby你要牢记， 出人头地不容易。 现在世界很无情， 失败没人再理你。

小 小 你要学会抓住机会， 竞争就是我活你死。

**夸** **克** 你要学会见风使舵， 笑脸相对花言巧语。

**沙** **皮** 能争就争能抢就抢， 蛮不讲理你会不会?

**萝** **莉** 只要不被淘汰出局， 规则可以不必在意。

众 人 你牢牢记住两个字，

第一第一还是第一， 牢牢记住只有第一。

沙 皮 (白)别的都是扯淡! 众 人 不值一提!

〔在众人的改造过程中，酷发生了变化： 一下子长大 了，结实了；再没有了孩子气，成了冷冷的一个怪物； 在一旁不断摆出健美造型，亮着肌肉块儿，显得又冷 漠又滑稽。

阿 喘 (发现了什么,惊叫起来)你们瞧，这是什么? 〔众人围着酷看。

小 小 (也惊叫起来)呀!他长出了一根尾巴! 沙 皮 没关系，返祖现象，再大一点就没了。

阿 喘 那怎么刚做出来的时候没有?我觉得有问题! **夸** **克** 什么问题?尾巴算什么问题?

沙 皮 就是，穿条肥裤子谁看得出来?

小 小 就是，再说了。那些没长尾巴的就全是好东西吗?

萝 莉 阿喘，我到这里来时，听到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的

话，网络生存就像生物界一样，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让酷多一点兽性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他 有动物般的直觉和残忍。要想让他成为最强者，就 不要怕动物凶猛!

众 人 吨……

〔众人说着，开始更加夸张地改造着酷。

〔音乐起，阿喘走到一旁，浑身发冷地抱紧了胳膊。 阿 喘 天呐!(唱)我忽然觉得有点冷，

脂肪也不再起作用。 网络该是一个家庭，

怎么能够六亲不认? 想想真让我好担心， 竞争岂能不讲人性?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 怎么能把道理讲通?

阿 喘 (唱到这里，突然对着众人大叫一声)不! 萝 莉 阿喘，你又怎么了?

阿 喘 我……我……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 **夸** **克** 你想怎么样?

**阿** **喘** 我觉得……应该给他加上一些自控的程序，至少也

该给他定上些规则。要不然，他会无法无天的。 **萝** **莉** 你要给他定什么规则呢?

阿 喘 起码要加上一些诚实呀、友爱呀、讲规矩呀什么的。 反正，不能光是为了成功，别的什么都不惊。

萝 莉 哈哈哈哈。

阿 喘 你们笑什么?

萝 莉 阿喘，你可真是个超级老妈，对不起，你的想法过时 了。这可是竞争的时代。

小 小就是要有个性。 沙 皮 弱者没人同情。

夸 克 儿子叫什么你忘了吗?酷是什么意思?就是cool,就 是冷冰冰，就是不惊。

阿 喘 不对。我是人，我受过人的教育，我觉得你们这样做 不对。

〔众人听了，都愣住了。

小 小 阿喘，你真的是一个人吗?怎么没听你说过? 夸 克 你想拿这个来压我们吗?

沙 皮 你可不要骗人!

阿 喘 (对萝莉)你要是有足够的良心，就该向他们证明这 一点。

〔众人听了，都转向了萝莉。

萝 莉 阿喘说得不错。他确实是 一 个人的生命信息。

〔众人听了，不禁对阿喘肃然起敬了。

小小阿喘，我说你怎么会用尿不湿，原来果真是 一 个人 呀 。

**夸** **克** 你一直不肯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的自尊心受不了吗? 〔阿喘点了点头。

沙 皮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听你的好了。 萝 莉 慢着!

〔众人都愣住了。

**萝** **莉** 他确实是一个人，可你们知道他是为什么才来到这 里的吗?他是因为偷吃了一块粘糕，差点儿噎死，成 了植物人，才由他爸爸把他的生命信息做了数字化 处理来到这里的。诸位别忘了，我也是一个人，而且 比他更有头脑。我是主动上网来探险的，我比他更 了解人性的弱点，比他更了解目前的网络。我再重 复一遍，这是我们最后出人头地的机会。到底听谁 的，你们自己选择吧。

〔其他三人互相看了 一眼。

小 小 阿喘，你太胖了，还喘。你不像个男子汉。 **夸** **克** 阿喘，我们不再听你的了。

**沙** **皮** 别婆婆妈妈的了，要酷就酷到底。让儿子上网给他

们瞧瞧，看看我们是不是该到这垃圾箱里来。 酷 (突然叫了一声)我准备好了。

**萝** **莉** 等等，再让我给你加上自动升级的能力。

阿 喘 不!萝莉。他只想赢，什么都不惊，你怎么能让他自 动升级?

**沙皮等三人** 我们输过，我们就是要让他赢。 **阿** **喘** 要赢可以，但得先告诉他是非。

**萝** **莉** 成功就是是，失败就是非。现在是信息社会，不要说 你是失败者，只要你不是第一，就不会有多少出头的 机会。在一个领域只能有一个象征，人们只会记住

一个名字，这就叫胜者通吃!!! **三** **人** 胜者通吃?

酷 (好奇地)胜者通吃?

萝 莉 对，胜者通吃!只能做第一，第二就等于零。这就是 网络原则!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吧。难道你们都想当 超级老妈吗?

沙 皮 快，动手吧。我都等不及了。 酷 (在一旁叫)我已经不耐烦了。

〔众动手装扮着酷，把他的尾巴藏好，又给他装了许 多新装置。阿喘气喘嘘嘘地仍在试图劝说着众人。 〔众人不理阿喘的劝说，边干边舞蹈。

众 (唱)酷儿子你要牢记， 出人头地不容易。

现在世界很无情， 失败没人再理你。

小 小 你要学会抓住机会， 竞争就是我活你死。

**夸** **克** 你要学会见风使舵， 笑脸相对花言巧语。

**沙** **皮** 能争就争能抢就抢， 蛮不讲理你会不会?

**萝** **莉** 只要不被淘汰出局， 规则可以不必在意。

众 人 你牢牢记住两个字， 第一第一只有第一，

胜者通吃胜者通吃 — 沙 皮 (白)别的都是扯淡!

众 人 不值一提!

〔在众人装扮下，酷完全成了一副冷冰冰的杀手模 样，带着凶狠的冷笑朝电子门走去。

〔阿喘想拦住酷，却被酷一掌推倒在地，爬起来再想 拦时，却被众人挡住了。

阿喘(急得大叫)哼将军哈将军!快拦住他!

〔哼哈二将听了阿喘的话，拼命想拦住酷，可这时的 酷已经非常强壮。哼哈二将和他搏斗了一阵，终于 被酷打晕了。

**萝** **莉** (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强者的力 量!

〔阿喘拼命想冲过去，但根本没办法撞开众人，由于 激动终于喘了起来。最后，酷迈过哼哈二将，打开电 子门走了出去。

阿 喘 (边喘边绝望地)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知道你

们做了什么……他会成为病毒的 …… 〔说完，阿喘晕了过去。

〔 灯 光 灭 。 〔 暗 转 。



〔在一阵狂笑声中，光起。

〔在闪烁不停的光影中，酷对网络世界进行着破坏， 不断吃掉各种网络元素。

〔网络开始产生混乱。各种叫声、哭声、骂声传来。

〔警笛骤响， 一队网络巡警上，打败了酷。不料酷自 动升级又站了起来，并且变得更加高大凶恶。

**众巡警** 自动升级?!

〔酷大笑着把巡警们一个个打败吃掉了。 〔网络大乱，酷把网络系统整个破坏掉了。

〔灯光在一阵刺耳的金属断裂声中完全熄灭了。 〔暗转。

〔光起。

〔垃圾箱已经变得东倒西歪。灯光也不再明亮，只有 几个地方闪着半明半暗的光线，就像刚刚经历了一 场地震。

〔众人都躲在各自的空间里。哼哈二将和阿喘仍昏 迷着。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幕外音** 爸爸!妈妈!

〔一个巨大的极丑的怪物从后面慢慢冒了出来，正是 酷。只见酷已经完全没有了人形，身上长着触角和 尖牙，一条又粗又大的尾巴赫然竖在背后，像一面恶 魔的旗帜。

酷 (左右看着，轻声叫着)爸爸?妈妈?

〔众人小心翼翼地从各自的地方露出头来。

沙 皮 你……你是酷儿子吗? 酷 嗯哼!

**夸** **克** 你还认识我们? 酷 嗯哼!

〔众人面面相觑，开始慢慢走出来，围了过去。 〔这时，阿喘醒来了，大叫了一声。

阿 喘 别过去!他会吃了你们的! 〔众人停住了。

小 小 你真的还认识我们吗? 酷 嗯哼!

**夸** **克** 我们是谁? 酷 爸爸，妈妈。

萝 莉 你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毒?

酷 (自豪地)当然。而且是一个超级病毒! 〔众人听了，全都大吃一惊。

沙 皮 那你会吃我们吗? 酷 当然!

众 (大惊)什么?

**萝** **莉** 你怎么可以这样?!是我们创造了你。你怎么可以 吃掉我们?

酷 因为我饿呀。有什么不可以吃的呢?你不是说过网络

上就是你死我活吗?我现在是最强者，想吃谁就吃谁。 众 人 什么?

小 小 酷儿子，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呀!

**酷** 你们没有说爸爸妈妈不可以吃的呀?

**夸** **克** 可我们也没有说爸爸妈妈可以吃的呀? **酷** 你们说了。

沙 皮 不可能!我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酷 你们告诉我，胜者通吃。难道你们忘了吗?

现在我赢了，我要通通吃掉你们。快过来让我吃吧。 哈哈哈哈!

〔酷说着，一改孩子气，完全变成了恶魔的口吻。 〔众人惊呆了。这时，哼哈二将醒来了。

**哼将军** 看来，酷儿子已经成了病毒。 **哈将军** 确切地说，是一个超级病毒。 **哼将军** 对待病毒是不能客气了。

**哈将军** 确切地说，绝对不能客气。 **哼哈二将** (大叫)看我们的。

〔哼哈二将说着扑上去想制服酷，不料被酷轻易地打 败吃掉了。

〔众人一齐喊着朝酷扑了过去。 一番打斗，酷终于被 打倒了。

〔众人刚刚喘口气。只见酷又慢慢站了起来，给自己 装了一个装置。顿时，酷变得更加高大。

〔众人惊呆了。 萝 莉 自动升级!

〔众人再一次扑上去，却被酷全都打倒了。

酷 哈哈哈，你们打不赢我的!乖乖让我吃了吧!

小 小 酷儿子，我们毕竟是你的爸爸妈妈呀!

酷 好吧好吧，瞧你们一个个婆婆妈妈的。教育我的时 候说得多好，现在一说要吃你们就这样。真没劲! 一个都不酷。(打了一个哈欠)啊，让你们搞得我有 点困了，我得先睡一觉。

夸 克 (试探地)等一会儿，我们还来叫你撒尿好吗?

酷 嗯，好吧。

小 小 那你不会再吃我们了吧?

酷 谁说不吃?干吗不吃?不吃白不吃。不过，看在你 们是爸爸妈妈的份上，我慢慢儿地吃行了吧?等我 醒来你们要选出一个爸爸或者是妈妈来让我吃。明 白了没有?

沙 皮 明……明白了!

〔酷睡着了。呼噜极响。

〔众人围着酷看着，面面相觑。最后都朝着萝莉看 去 。

阿 喘 (带着哭腔地)现在你们知道厉害了吧?哼! 〔 音 乐 起 。

**萝** **莉** (唱)原以为可以不择手段， 却不料后果如此难堪。

看来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冲动十分危险。

(白)莫非我真的错了吗?

众 人(唱)只恨我们错怪了阿喘， 不该把事情做到极端。

就应该遵守网络规划，

要不然吃亏就在眼前。 小 小 现在怎么办?

萝 莉 酷变成这样，主要是我的错，就让他吃我吧。 众 人 萝 莉 !

沙 皮 让他先吃我吧。我壮，吃了禁饿，酷儿子肯定爱吃。 众 人 沙皮!

夸 克 还是先吃我吧，我反正没什么用的。

众 人 .夸克!

小 小 还是先吃我吧，我最惯他，也许他吃我了会伤心的。 如果他后悔了，也许他会变好的，你们就都有救了。

阿 喘 别再做梦了小小。我们根本就没有给酷装后悔的装

置，后悔的只能是我们。 众 人 阿喘 … …

萝 莉 阿喘，是我错了。我原以为比你更强，更勇敢，更有 魄力，可现在我明白了，你的原则是对的。网络是一 个家庭，首先应该遵守规则。阿喘，我们现在听你 的，你说怎么办?

阿 喘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带着哭腔地大叫)就让他吃 了我好了。(哭了起来)什么都不怪，就怪我贪吃。 我要不偷吃那块粘糕就不会噎死，不会噎死就不会 到这里，不到这里就不会有酷儿子，没有酷儿子大家 就不会被吃，这全都是那块粘糕弄的。全都是因为 我贪嘴，我这是自作自受。我这是活该!嗚呜呜

——我干嘛要偷吃那块粘糕哟—— 众 人 阿喘，别哭了。

萝 莉 阿喘，事到如今，主要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让酷儿 子吃了你的。

阿 喘 不吃我吃谁?吃你们有什么用?吃了还不是白吃。 小 小 怎么会白吃?

阿 喘 你们以为他吃了一个就不再吃了吗?你们没听他说 要慢慢吃吗?慢慢吃是什么意思?就是吃完一个再 吃一个。他给我们的优惠就是让我们自己选，选来 选去总要把我们全吃掉了，只不过是有先有后，明白 了没有?

沙 皮 我们跟他拼了。 阿 喘 没用的。

〔众人明白阿喘说得对，大家叹了一口气，一时无语， 只能听到酷越来越响的呼噜声。

小 小 阿喘，你是人呀，你的信息是有用的。

萝 莉 阿喘，无论如何，我绝不能让他吃掉你的。 众 人 对，我们一定会有办法。

阿 喘 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吃掉我，因为只有我可以从内 部摧毁他的程序，和他同归于尽。

萝 莉 阿喘，我也是人，我比你更有意志。让他把我吃掉， 我会用我的意志改变他的程序的。

阿 喘 萝莉，别说了。你能这样想，我已经不再恨你了。可 是，他吃了你真的没用的。你虽然有意志，可你并不 知道他的内在程序，你无法改变他的。这件事只有

我才能做，你们大家就别再争了。 众 人 阿喘!

小 小 阿喘，那样你不是再也回不去了吗?

阿 喘 我们给网络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你们以为我还有 脸再回去吗?你们就别再说了好不好?!

众 人不 !

阿 喘 这回你们必须听我的。告诉你们，这不光是为了你 们，这是为了整个网络。我不能让这个超级病毒毁 了整个网络。

**萝** **莉** 不!

阿 喘 不个屁!你不想让我当一个男子汉吗?我胖，我喘， 吃粘糕都噎着，从来就没人看得上我。可是我知道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要遵守

规则，维护正义，最重要的是要敢于负责。酷是我造 出来的，出了问题当然由我来承担。萝莉，实话告诉 你，虽然你有点霸道，可我还是喜欢你，为你去死我 并不觉得可惜。你如果看得起我，你如果觉得我还 可以做一个男子汉，就让我去死吧。

萝 莉 (大叫)阿喘! 阿 喘 干什么?

萝 莉 我爱你!

阿 喘 (一下坐在了地上)别……别这样，这没什么了不起 的。我的身体现在还在医院里，我还可能醒过来。 至于从前的记忆，我可以不要。你们要是忘不了我， 等我的身体醒来，就把我的事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我虽然带着尿布，可这样做也算是一个英雄 了，是吧?

众 人 阿喘。你是真正的英雄!

阿 喘 多谢了!别忘了跟我的同学也说说这件事。 〔阿喘站起来，走到酷面前，轻轻推着他。

阿 喘 (像从前一样带着爱意轻声地)醒一醒，酷儿子，该撒

尿了。

酷 吃你呀?

阿 喘 怎么?嫌不好吃?将就点儿吧。

〔阿喘说着，朝着酷走去。 众 人( 大 叫 ) 阿 喘 !

〔灯光灭。

〔舞台上只听到一阵咀嚼声。

阿 喘 你吃吧，酷儿子。我脂肪多，又肥又软，就像一块粘 糕，你快趁热吃吧。(气极败坏地)你不怕噎着就吃

吧!你这个混球儿! 〔突然，酷怪叫起来。

**酷** 哎呀，肚子疼。爸爸，妈妈，我肚子疼啊!疼死我了! 你们为什么不管我呀?!爸爸 —

妈妈—

〔酷的叫声渐渐地远去了。 〔 暗 转 。

〔神秘音乐起。整个舞台灯光依次亮起，网络又恢复 了生机 。

〔整个舞台又回到了幕启时的样子，就像一座太空 城，各种霓虹灯组装成一个形象的网络世界。远方， 无数条象征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彩色光束朝着四面八 方延伸。近处，各种灯具代表着风格各异的电子网 站。各种广告不停地闪烁着。

〔音乐变奏。由舞蹈演员扮演的各种网虫和网络元 素身着不同的服装边舞边唱，萝莉等也进入了其中。

众 人(唱)再没有那么大的城， 再没有那么快的路。

孙悟空没翻过一个跟头， 我们已经踏遍地球。

再没有那么棒的城， 再没有那么酷的路。

用不着出门逛遍全世界， 走的是信息高速路。

小 小 (唱)网络是一个家， 全世界一个新的家。

**夸** **克** ( 唱)我们记住阿喘的话。 沙 皮 (唱)保护好我们新的家。 萝 莉 (唱)家是个温暖的地方。

需要阿喘超级老妈。

沙 皮 (白)阿喘，是你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勇敢。

**夸** **克** (白)阿喘，是你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做人的尊严。 小 小 (白)阿喘，是你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爱。

萝 莉 (白)阿喘，你是真正的男子汉。你放心吧，我们会把 你的故事传遍整个网络的。

、 小 小 (唱)网络是一个家，

全世界一个新的家。

众 人(唱)虽然大家见不到面， 朋友遍天下。

网络是一个家，

全世界一个新的家。 我们一起来建设她， 家园美如画。

我们一起来保护她，

家园美如画， 家园美如画。

〔音乐中，灯光灭。暗转。

*〔剧终。*

**旮旯胡同** **(五场话剧)**



蓝荫海 顾 威

蓝 荫 海 ， 男 ， 1 9 3 1 年 生 。 北 京 人 民 艺 术 剧 院 一 级 编 剧 。 中 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创作话剧剧 本《争夺》、《遛早的人们》(与人合作)和电视剧本《同仁堂传 说》、《立体大杂院》等。

顾威，男，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兼任艺术处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曾创作话剧剧本《不尽长江》、《巴黎人》。

人 物 表

何吉——59岁，三轮车工人。 何奶奶——85岁，何吉之母。

何树增——28岁，何吉之长子，呆傻。

何树德—-26岁，何吉之次子，原是电工，后为剧组 帮忙。

王美云——25岁，何树德之妻，纺织厂服装模特。 婴 孩——何树德之子。

何 祥——52岁，何吉之弟，个体户。 石 川—-35岁，某剧团编剧。

李玉敏——33岁，石川之妻，京剧演员。 石小磊——6岁，石川之子。

彩凤———17岁，石川家保姆。 吴学禄——57岁，会计。

吴婶-- — 55岁，吴学禄之妻。

吴 虹——26岁，吴学禄之女，外企职员。

安德立—-26岁，吴虹之未婚夫，劳改释放人员，外 号“横得利”。

温主任——57岁，居委会主任。

冯占元——32岁，海味店业务科科长。

于桂芝——30岁，海味店售货员。 张所长—-54岁，房管所所长。

李淑芬——52岁，张所长之妻，护士长。 傅区长—-40岁，区长。

王大妈——68岁，捡破烂的。 周大爷——65岁，退休工人。

小 刘——25岁，房管所工作人员。 小 丁——23岁，房管所工作人员。 记者二人，拆迁户居民数人。

**第** **一** **场**

〔1990年夏季，一天下午。 〔旮旯胡同十号院内。

〔这是一座清朝时期守城士兵住过的营房一角。整 个兵营的房屋，经过多次更换房主，不断拆修、隔断， 已形成许多所小杂院。这所杂院房屋低窄、破旧、拥 挤杂乱。院中只有一处全院各户共用的自来水龙 头。

〔天气燥热，老槐树枝上传出阵阵蝉鸣。

〔胡同里小商贩的吆喝声与杂院里各家的收录机、电 视机的声音形成交响曲，虽说蛮有生气，但也真够烦 人的。

〔王美云在院里踩着她自家屋里放出的摇滚乐的节 奏来回扭动着，练习服装模特儿的各种姿态。

〔吴虹头上包着毛巾从屋里出来，看来正在煽油。

**王美云** (仍然走动着)吴虹姐，吵了你的午觉了，屋里没地方 练，对不起啦!

吴 虹 (咬着舌说话)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外企公司的 人，不习惯睡午觉。人家外方经理听说中国人要睡 午觉，觉得特别可笑。

**王美云** 就是嘛。哎，吴虹姐，麻烦你给勾搭勾搭，请你们公 司的洋人看看我们的服装表演，行吗?

吴 虹 (撤着嘴)你们的表演档次太低!美云，你看你的条 件蛮好的，别在你们纺织厂当这半专业的模特儿了， 多土啊!我介绍你去考国际模特儿队，将来还能出 国呢!

**王美云** (有些自卑地)我的外语不行。

**吴** **虹** 我可以给你补习嘛!其实语言问题不是主要的，主 要得考你的基本功和表现力。(发现王美云停步)多 练练吧，多练练吧。

〔王美云兴奋地随着乐曲又扭了起来。 〔石川从屋里出来。

石 川 (压住怒火)王美云女士，咱们商量商量，把音箱的音 量调小点儿，行吗?

**王美云** 呦，干扰大作家写剧本了，实在太Sorry了，可我这也 不是玩闹呀。

石 川 (无可奈何地)我知道，你这是业务练习。呃，我建议 你最好是在屋子里练。

**王美云** 石川大哥，您瞧，我们家那间小屋，还没狗窝大呢! 好劲!奶奶婆，老公公，傻大伯子，再加上我们三口 子，四世同堂，哪有我练业务的地方呀!

〔这时，突然从吴家的房子里传出电影《红高粱》的插 曲声：“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哇…… ”

〔石川听得出来是吴虹的男朋友安德立故意作怪，但 不敢惹他，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转身回屋。

〔安德立扯着沙哑的嗓子唱着“朝前走……”,笑嘻嘻 地走出屋来。

吴 虹 安子，别哄秧子，回屋去!

**安德立** 就是得治治这臭知识分子!丫挺的想清静，到王府 饭店租总统套间儿去呀!

〔王美云咯咯笑起来。

〔吴虹将安德立推进屋去。

〔何家屋里传出婴孩的哭声。何树德从屋里出来。

**何树德** ( 向王美云嗔怪地)我说嗨!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笑

呢，音响把儿子都吵醒了，哭一身痱子，快哄哄去吧!

**王美云** 儿子身上起痱子，怪得着我吗?都是你奶奶不许开 窗户给捂的，你去哄哄他。

**何树德** 剧组昨天拍了一宿戏，我困着呢。

**王美云** 当个临时剧务，有什么劲啊，还不如回厂干活哪! 〔何吉抱着小孙子从屋里出来。

**何** **吉** 树德，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们也不说哄哄! 〔温主任从自家屋里跑出。

**温主任** 何师傅，把小孙子抱我屋去吧，我屋凉快。

**何** **吉** 那敢情好!美云，快谢谢温姨。(把孩子交给王美

云 )

**王美云** 谢谢温姨。

**温主任** 咳!还谢什么,快把孩子抱进去吧。就让他躺我的 凉席儿上。

〔王美云随温主任进屋。 〔何树德回屋。

〔何树增傻笑着从屋里出来，两眼色迷迷地望着王美 云的背影。

**何树增** 我也去跟她玩儿。(欲追)

何 吉 (一把拽住何树增)傻增!瞧你这脏样儿，别去温姨

屋了，回家去!

何树增 (仍盯住温主任屋)她香香，(做嗅状)好闻，好闻。 何 吉 (愠怒)混蛋!(用力将何树增推进自家屋去)

〔收音机里播放着黄梅戏《刘海砍樵》的唱段。 〔胡同里传来修理皮鞋的吆喝声。

〔何吉抑郁地蹲在平板车旁修车。

〔吴学禄与吴婶进进出出，收拾院子，晾着衣服。

〔温主任从屋里拿出一块小黑板。黑板上边写着一 行小字：“距亚运会开幕还有××天”;中间写着一行 醒目的大字：“迎亚运，树新风”;下边写着“居委会” 三个小字。

**温主任** (欲往墙上挂黑板，发现何吉)老何，帮把手，嘿!

**何** **吉** (欣然接受)哎，我来，我来。(接过小黑板，仰头往墙 上挂，被粉笔面迷了眼)哎哟!迷眼了 …… (用手揉)

**温主任** 别用手揉!(掏出白手绢)使这个擦擦。 **何** **吉** (不好意思接)我……我手太脏。

**温主任** 我给你擦。(给何吉擦眼睛)

〔吴婶在家门口探头探脑。 **何** **吉** 不行!杀得疼。

**温主任** 走，进屋，给你拿眼药水儿冲冲。(与何吉进屋) 〔吴婶从屋里出来。

吴 婶 哼!一对儿老不正经! 〔石川出来收拾衣物。

石 川 (恰巧听到)吴婶，这又叨咕谁哪?

吴 婶 (向温家努努嘴)温寡妇跟何师傅，都快六十的人了， 还谈情说爱呢。刚才你是没瞧见，啧啧啧，人家还交 换手绢呢，真恶心!快成田喜和香草荷包定情了。

石 川 这有什么好恶心的?好事啊!说明他们人老心不 老，黄昏恋嘛!

吴 婶 (很不理解地)呦……都土埋半截了，还练哪，有什么 意思 … .

石 川 吴婶，您有老头儿陪着，不理解人家的心情，那您就 当没看见算啦!甭说三道四的，都是老街坊，别伤人



吴 婶 咳!这也就是住在一个院儿里，碰上了，瞧个哈哈儿 呗!(转身进屋)

石 川 (望着吴婶的背影)真无聊!(从绳子上取下衣服回 屋)

〔吴虹持手包从屋里出来，安德立紧追到院中。 **安德立** 虹虹，你真去上班?

**吴** **虹** 废话!不真上班，等着让老板“炒鱿鱼”呀? **安德立** 我骑摩托送你去。

**吴** **虹** 不用，我打“的”。

〔吴学禄从屋里探出头。 **吴学禄** 丫头，打“面的”。

**吴** **虹**(不耐烦地)哎呀，您累不累呀!

**吴学禄** “面的”十块，堵车时间不计价。(缩回屋去)

吴 虹 (向安德立)安子，拜拜。别忘了，晚上的Party! ( 欲

走)

安德立 (拦住)哎，哎!还差一道工序呢 …… 吴 虹(莫明其妙地)什么呀?

安德立 (指自己脸)Kiss呀!

**吴** **虹** (佯装生气)来劲不是?(一伸脖子)喏! 〔安德立抱住吴虹狂吻。

〔何吉与温主任从温家出来，发现安德立、吴虹接吻， 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

〔吴虹推开安德立，向院外走去。安德立得意地哼着 流行歌曲走回屋。

何 吉 (向温主任)瞧瞧，这叫什么呀?还没登记呢，大白天 的就在院子里 ……

**温主任** 登了记也不能这么着呀!这要是让孩子们瞧见，会 是什么影响啊?

**何** **吉** (附和着)说得是啊 … … (摇摇头)反正我瞧不惯。 唉，也许是咱们老了?

**温主任** (有意无意地)可说呢……今年五十九了吧?

**何** **吉** 虚岁，要是按实足年龄，五十七还不到呢。我生日

小 。

**温主任** (新发现似的)呦!合着你比我才大一岁半呀?

〔王美云从温家悄悄出来。

**何** **吉** (发现儿媳)美云，孩子睡着了? **王美云** 睡着了。(走进何家屋)

〔温主任匆匆回屋。

〔何吉继续修理平板车。

〔吴学禄从自家屋里出来。

**吴学禄** (发现小黑板)哎哟哟，咱们院儿里也宣传亚运会了， 配合得真及时啊!

何 吉 早该宣传!在北京开亚运会这可不简单，得好好儿 显示显示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儿。

**吴学禄** (念)“迎亚运，树新风。”(笑)喂，何师傅，我说这上面 还缺仨字。

何 吉 (认真地)缺哪仁字?

**吴学禄** 盖、新、房!

**何** **吉** 老吴，成心哄不是?“树新风”、“盖新房”,满不挨着 哇!

吴学禄 怎么不挨着呀?它树新风也得有条件啊，您瞧咱们 这旮旯胡同十号院儿，屋里屋外连身都转不开，还树 新风哪!何师傅，您张嘴闭嘴就讲优越性，(环指杂 院)您比我门儿清，这旮旯胡同的房子是道光年间的 兵营，现在解放都四十年了，咱还窝在这里呢，这叫 优越性儿?

何 吉 你老小子，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你出去瞧瞧，咱北 京这几年盖的新楼还少哇?四层五层的，十层二十 层的，海啦!昨儿个我拉货去了趟亚运村，那叫气 派，往那儿一站，嘿!打心眼儿里那么豁亮，这可够 优越的!喊!

**吴学禄** 这几年北京的大楼是盖了不少，可哪间是给你盖的? 哪间是给我盖的?

**何** **吉** 咳!锅里有了碗里有，甭急，早晚得给咱们盛上。 **吴学禄** 嗬!您这话，我听着有点儿像样板戏里的词儿。

〔忽然，冯占元的屋里传出吵闹声：“冯占元，你不是 人!”“你他妈才不是人哪!”“走!咱们找居委会评理 去 ! ”

**何** **吉** 哟!冯占元跟于桂芝又打起来了!

**吴学禄** (抓住了发泄的机会)咳!没房住哇!两口子离婚一 年多了，还住在一个屋里，能消停得了嘛!(嘲讽地) 这也算是优越性啊……得，咱们躲远远儿的，别溅身 血。(回屋)

〔于桂芝气哼哼地拽着冯占元从屋里冲出来。

**于桂芝** (大喊大叫地)温主任!温主任! 〔温主任闻声跑出。

**温主任** 桂芝，你这是怎么回事?先放开手!

**于桂芝** 主任，他冯占元欺人太甚，我实在受不了啦!(委屈 地哭了)

**温主任** 别哭，有话跟我说。

**冯占元**(指于桂芝)于桂芝，你他妈的告刁状，我不怕!

**温主任** (训斥地)冯占元，你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了，对女同志 说话文明点儿啊!桂芝，他怎么欺负你了?说!

**于桂芝** (抹去眼泪)我们俩离婚一年多了，这您是知道的



**温主任** (点头)我知道，证明还是我给开的呢。

**于桂芝** 我们俩还住在一间房子里，这您也是知道的 ……

**温主任** (颇为同情地)知道，我反映了好几次，房管所没房 子，咱也没辙。

**于桂芝** 我也是想先凑合着吧，可他见天儿晚上到吴家去搓 麻将，一搓就是夜里两三点——

**冯占元** (强词夺理地)哎，哎，咱俩又没睡在一张床上，我回 来晚了，与你有何妨碍呀?

于桂芝 怎么没妨碍呀?你半夜三更回来，踢当咣当地开门、 关门，又吃夜宵又洗脚，折腾一溜够，还开着大灯躺 在床上看武侠小说，夜里净撒癔症，谁受得了哇!弄 得我早上起不来，上班老迟到……

**冯占元** 你甭找借口，早晨委窝子，迟到赖我——他我怎么不 迟到哇?

**于桂芝** 你跑推销的，成年在外面转悠，谁问你迟到早退呀! 可我是站柜台的，晚到一分钟也得扣奖金，我损失大

了!

**温主任** 占元，照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现在虽说不 是夫妻了，可还是同志啊，又都在一个单位工作，你 天天这么不管不顾地瞎折腾，于公于私都不利。得， 今天就算当众说开了，我再给你敲个警钟，你们成宿 地打麻将，半夜三更吆五喊六的，街坊们有意见，派 出所已经挂了号啦!

**冯占元** (自知理亏)温主任，我承认错误，今后注意。

**温主任** (息事宁人地)行了，占元承认了错误，我看桂芝也就 谅解吧。

〔冯占元欲溜。

**于桂芝** 别走!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哪! **温主任** (不解地)更重要的问题?

**于桂芝** 他……他不要脸!

**冯占元** 哎，你说话也文明点儿啊!我怎么不要脸了? **于桂芝** 你往屋里带女人!

**温主任** 带女人?

**冯占元** (指着于桂芝)我跟你已经离婚，我往家里带女朋友， 不犯法!

**于桂芝** (激动地)可你不该当着我的面，跟那女人腻腻歪歪 地不正经!

**温主任** (难为情地)呃……占元啊，你就注意点儿嘛!

**冯占元** (理直气壮地)我都快四十啦，也不能跟那小青年似

的，总跑公园儿里亲嘴儿去呀!还有—-

**温主任** (连忙制止)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离格儿。

**于桂芝** (恳求地)温主任，您行行好，帮我找间屋子住，(扑通 跪下)您积德吧!

**温主任** (急忙搀起，为难地)唉，难呀……桂芝，你再凑合住 些日子，我尽量帮你想想办法。

〔院外传来李玉敏喊石川的声音：“石川!快出来，帮 我把洗衣机抬进去!”

〔石川闻声向院外跑去。 〔石小磊从屋里追出。

石小磊 爸!我跟你去!(向院外跑)

〔彩凤从屋里追出。

彩 凤 小磊，小磊!跑啥子嘛!莫跌跤子啰!(向院外追去) 〔吴学禄、吴婶、安德立出来看洗衣机。何树德揉着 惺忪睡眼也从自家出来。

〔冯占元、于桂芝也停止了争吵。

〔李玉敏、石川、彩凤高兴地抬着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进院。石小磊跟在后面。

**温主任** 玉敏，新买的洗衣机?多少钱呀? **李玉敏** (兴奋地)不是买的 ……

**吴学禄** (非常好奇地)哟嗬，那准是你们单位发的。

**李玉敏** 老吴，你可真高抬我们剧团了，过年过节连只肉鸡都 发不起，还能发洗衣机?

石 川 玉敏，你就别卖关子了，快把喜事告诉大伙儿，让他 们也为咱们高兴高兴!

**李玉敏** 这台洗衣机是我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中奖得的! 一块钱换来一台全自动，值吧?

**温主任** (高兴地)嘿!好运气啊! 〔众人围过来，议论纷纷。

**吴学禄** (美慕地)玉敏这回可闹着了，花小钱捡了个大便宜。 (摸着洗衣机)爱妻牌，全自动，日本原装，市场价得

两千多块哪!

吴 婶 得细瞅瞅，可别碰上假冒伪劣。

何树德 嘿，吴婶，您可真会说吉利话儿。就是假的送给您， 也得乐得您奋儿奋儿的。

何 吉 树德，别扯闲篇儿，拿工具去，帮石大哥接上电，试 试 。

〔众人帮忙将洗衣机放到自来水龙头旁，何树德拉线 接电源，何吉安上输水管。

〔石川欲开电钮。

**温主任** 慢着!李玉敏手气好，这开机仪式得由她剪彩。 〔众人哄笑。

〔李玉敏欲开电钮。

何 吉 (风趣地)等等!这开闸放水之前，江水英得唱一段 啊 !

〔众人赞同，齐声说好。

**李玉敏** 今儿特别高兴， ……嗯，即兴编几句新词儿唱唱吧。 〔众人鼓掌。

**李玉敏** (唱)“盼亚运早日开，是人心所向；愿选手获金牌，为 国争光。"

〔众人鼓掌叫好。

〔李玉敏开电钮，洗衣机转动起来。

〔吴婶向安德立使眼色，安德立领会地点点头。

安德立 (提一水壶)咳咳咳!劳驾，停停，我得灌壶水!

石 川 (一怔，旋即和气地)你来，你来。(拔下输水管)

〔安德立灌完水，石川又接上输水管。 安德立 别忙嘿，我还得洗菜哪!

石 川 (和气地)安德立，你稍等一会儿，我先试试这洗衣机

转得怎么样。

**安德立** 我说作家，还是人吃饭重要吧?(一把拔下输水管， 扔在地上)

**李玉敏** (冲上去)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

吴 婶 呦!谁不讲理?这院儿里就这么一根水管子，你们 家用洗衣机全自动，别人家就全别动啦?

石 川 (强压怒火)不试了，惹不起咱躲得起。玉敏，把洗衣 机抬屋里去!

彩 凤 石叔叔，再试一试嘛!

石 川 (愠怒)抬屋去，抬屋去!

李玉敏 彩凤，抬吧，抬吧!(与彩凤抬洗衣机进屋)

〔景转换到石川家里。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房子，室内 书架、书桌、双人床摆得满满的。其实让人直接看到 的只有八平米面积，另外两平米被一道帐幕挡住了， 是小保姆彩凤和石小磊睡觉的地方。

〔石川气哼哼地推开房门。

〔石小磊蹦蹦跳跳地进屋。李玉敏和彩凤抬着洗衣 机进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放。

**李玉敏** (吃力地坚持抬着洗衣机)哎呀，石川，你倒是给找个 准地方哇!

石 川 (烦躁地)先搁床上吧!

**李玉敏** 哎!床上怎么摆洗衣机呀?

石 川 暂时放一会儿，回头请何师傅帮忙用三轮车拉委托 行去，卖了它!

〔李玉敏将洗衣机搬到床上。 **李玉敏** 我不同意卖掉!

彩 凤 是的嘛，做啥子要卖咧? 石 川 不卖，可往哪儿搁呀?

〔胡同里传来修理沙发、藤椅的吆喝声。

李玉敏 我请咱们团舞美队师傅做一个滑轮，把洗衣机吊起 来，用的时候再放下来。

石 川 用?刚才吴家不是说了嘛，这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 你全自动，人家就全别动了。

**李玉敏** (赌气地)我夜里洗，碍着谁了?

**石** **川** 我真不懂，你一天练功排戏，还没累够，自己洗哪门 子衣服?

**李玉敏** (欲言又止)彩凤，带小磊出去玩一会儿。

〔彩凤领石小磊下。

**石** 川 (莫明其妙地)怎么啦?

**李玉敏** 唉……彩凤不想干了，她要走。

**石** **川** (一怔)要走?是不是嫌工钱少啊? **李玉敏** 她说不是。

**石** **川** 那她总得说出个原因呀。

**李玉敏** 我问过她，她好像有难言之隐，怎么也不跟我讲。 **石** **川** 是不是吴家那位快嘴婆又挑唆她了?

**李玉敏** (点点头)嗯，有可能。

石 川 咱们得找彩凤好好谈谈，不能放她走。现在再想找 她这样能干的小保姆，不容易呀!

**李玉敏** 是啊，这孩子又能干又诚实，是不能放她走。我看， 由你出面再跟她好好谈谈。

石 川 嗯，得先摸清楚她的心思。(起身)你去叫她回来。 **李玉敏** 呃。(向屋外走去)

〔景转换到院子里。

**李玉敏** (向院外喊)彩凤!彩凤! 〔彩凤与石小磊跑进院来。

**李玉敏** 彩凤，石叔叔找你有事。

**石小磊** 妈，我还跟彩凤阿姨玩哪!

**李玉敏** 小磊，妈带你到胡同儿去玩。(领石小磊向院外走

去 )

〔彩凤回屋。

〔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天空阴云密布。 〔温主任从屋里出来。

**温主任** 呦，变天了!(向各家喊)快收拾收拾院里的东西吧，

要下雨啦!(返身进屋) 〔吴学禄和何吉出屋。

吴学禄 哎哟!老天爷，别下了，再下这房子就得趴架啦!

何 吉 别说得那么悬乎，房管所上星期刚来检查过，怎么会 让房子趴架哪?

**吴学禄** 我瞧，检查也是走走形式，怎么到今天也不来修?

何 吉 你当着房管所就为你一家开的呢?那得一条胡同儿 一条胡同儿地挨着班儿修呀!

吴学禄 哼!今年呀，都关心亚运会去了，谁还顾得上给老百 姓修房呀 ……

〔房管所张所长领着两名修建队工人抬着梯子进院。 何 吉 (欣喜地)张所长，好嘿!你们来得真是时候，我们这

儿正念叨着哪。(向吴学禄)怎么着，没话说了吧?

**张所长** 何师傅，那啥，上回检查发现你们家那间房子有问

题，得修修。

**吴学禄** 咳!我说张所长，给他们家修顶子，怎么不给我家的

房顶子也修修啊?

**张所长** 老吴同志，那啥，你家的房顶上回没发现有啥问题， 不会漏雨的，你放心吧。

**吴学禄** 我说的不是住人的房子，是我那间小厨房，顶子太

薄，来一场暴雨就准漏，你们得赶紧给我修!

张所长 (耐心地)老吴，这么着吧，咱们排排队。我们先给何 师傅修，他这是住人的房子。等给他修完了，再修你 的小厨房。

〔安德立从屋里冲出来。吴婶也跟出。

**安德立** 你们他妈的凭什么把我们家安排在后头? **张所长** (一怔)你姓什么?

安德立 姓安，安德立，不认识吗?天堂河农场刚放回来的。 **张所长** 你是住这院儿里吗?

**安德立** 少废话!甭装丫挺的，成心挤对我不是? **吴学禄** (怕惹事，急忙拉安德立)德立，你甭管!

**安德立** 不行!他不给咱修房，我就跟他练练!(脱掉衬衣)

〔两名青年工人挺身站到张所长前面。

〔吴学禄、吴婶二人用力往屋里拽安德立。

**安德立** (虚张声势地)嗨!咱们走单了算，房虫子!(被拉进 屋 )

〔两名青年工人气愤地往前冲，被张所长一把拉住。 〔一阵雷声。

**张所长** 同志们，修房要紧，快运料去!

**何** **吉** (气愤地指吴家)这家子真不是东西!(向工人)同志 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温主任从屋里端出茶壶、茶杯。 **温主任** 大热天，先喝碗茶吧。

张所长 谢谢，谢谢，您放窗台上吧。谁喝自己倒。(向何吉) 何师傅，我估摸着，你们的房子半天修不完，今儿晚 上得给家里人找个休息的地方。

**何** **吉** 哎哟，我这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到哪儿去找地方 呀?

**温主任** 老何，别着急，让美云带着孩子在我屋里凑合一宿， 你带傻增和奶奶住何祥家去。

张所长 咳，真是的，你们怎么守着烙饼挨饿呀?何祥新修的 小四合院挺宽绰的，离这儿又不远，亲兄弟住一宿算 啥?

何 吉 (犹豫地)何祥他不会说什么,我就怕弟妹不愿意。 **温主任** 你给何祥打个电话，叫他来一趟，先商量商量。

**何** **吉** 对。(从温家窗口拿起电话，拨通)喂……你是老二 ……我是何吉……咱家有点儿事，你来趟商量商量



〔舞台转动，出现何吉家场景。这是一家十二平米的 房子，中间隔一道屏障，里间住着何树德夫妻和儿子 三口，外间放着双层床铺，住着何奶奶、何吉和何树 增三口，其拥挤可想而知。

**何奶奶** (手中摇晃着《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

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何树增** (憨笑着)奶奶，阶级斗争是什么药哇?一抓灵呀? **何奶奶** (指着何树增)恶毒攻击，不许放屁!

**何树增** 嘻嘻……那该憋死了。 〔何树德从里间出来。

**何树德** 瞧你们这一疯一傻，大热天，净跟着裹乱，老实呆着

吧 !

〔何吉从屋外进来。

何 吉 树德，今儿晚上让美云带着孩子去温主任家住一宿，

回头跟你二叔商量商量，咱们和你奶奶住他家去。

何树德 爸，您甭跟二叔商量了，回头，我领着全家一起住二

十一世纪饭店去。

何 吉 你疯了!住大饭店，那得花多少钱呀?

何树德 爸，甭紧张，一分钱不让您掏，全部由剧组报销。 何 吉 (摇头)占公家便宜的事，咱不干!

何树德 老爷子，这算什么占公家便宜?

何 吉 白住房，让公家掏钱，这明摆着是公私不分，玩猫儿 腻嘛!

**何树德** 咳，不是猫儿腻。它是我昨天刚给演女主角的大腕

儿定的一个里外包间儿，今儿上午来电话说，她在广 州拍片延期了，两三天之内来不了北京。这套包间 儿闲着也闲着，咱们全家住一宿，没问题儿!

何 吉 没问题儿咱也不去住，你在剧团临时帮忙当个剧务，

没多大权，别给领导招事儿。

何树德 没事儿!领导跟我铁着哪!

何 吉 (坚决地)越铁越不能办这种事。 **何树德** 您啊，真够老八板儿的……

〔何祥走进屋来。

何树德 二叔来了，你们老哥儿俩商量吧。(走进里间) 何 祥 大哥，找我有什么事?

何 吉 何祥，房管所要给咱家修房，今儿晚上我们得找个地

方住一宿，你看……去你那儿行吗? 何 祥 都去呀?

何 吉 不。美云带着孩子住温主任家，我们爷儿仁和老太 太住你那儿，怎么样?

何 祥 我……我没意见，不过我得问问秀珍……(掏出“大 哥大”电话机，按键)喂，秀珍……妈这院儿里要修 房，今儿晚上他们打算去咱们家一宿……傻增也得 去……对，对，住客厅就行啊。沙发、地毯上都可以 睡……好咧，好咧!我一会儿就回去。(收起电话 机)

**何树增** (高兴地从床上跳下来)好哇，好哇!奶奶，咱们到二 叔家睡觉去啦!

**何奶奶** (神情紧张地)我不去，我不去!

**何** **吉** 妈，您去吧!一会儿房管所就来修房子了。

**何奶奶** (两眼直勾勾地)……他们是来抄家的!他们是红卫 兵，我是红五类。我得保护那只琥珀夜光杯，那是你 爸留下的无价宝!

何 祥 (心情沉重地)唉 ……又把老人家的病招出来了。

(思索着)大哥，你说，老太太自打“文化大革命”吓出 这场病来以后，总念叨着琥珀夜光杯、无价宝，到底 是真是假呀……

何 吉 这事，开初我也不信，心想在旧社会咱爸是个扛窝脖 儿的，家里穷得到处串房檐，还能留下什么无价宝



何 祥 是啊……要是真有的话，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也早 就送当铺换杂和面儿了，还能留到今天?

何 吉 可咱妈说得有根儿有蔓儿的…… 何 祥 她跟你说了?

何 吉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前些日子一天晚上，她躺在床

上悄悄地跟傻增讲了这琥珀夜光杯的来路。她说， 当年袁世凯当皇上那节儿，且北京往他老家河南抢 运珠宝玉器，足足装了九九八十一车，每辆大车上跟 两名扛窝脖儿的。遇上沟沟坎坎的，就用人扛。咱 爸也被抓去跟车，没想到半路马惊了，车翻了，珠宝 碰坏了，押车的官兵怕回去没法交待，干脆，把剩下 的珠宝分了，逃命吧!就这么着，分给咱爸一个酒 杯，叫琥珀夜光杯……

〔在何吉说这段事的时候，何树增因为都知道了，所 以很不感兴趣，乘机趴在屏风上偷看弟媳妇换衣服， 不料，被王美云发现。

〔王美云叫嚷着从里屋冲出来。

**王美云** 流氓!流氓!色迷瞪眼偷看我换衣服，姑奶奶今儿 让你看个够!(边嚷边撕开了旗袍上襟摁扣，裸露出 前胸)

〔何树德追出来。

何树德 (厉声地)美云!你疯了?你不知道他是个傻子嘛! 〔王美云大哭。

何 吉 (惊慌失措地)美云!美云……好孩子，瞧我了，原谅 他一回，谁让他是个傻子呢 ……

**王美云** (不依不饶地)他是大伯子，大伯子偷看兄弟媳妇换 衣服，他算什么东西!

**何树德** (抑制怒火)你还有完没完?

**王美云** (委屈地)没完!没完!我实在受不了，今儿豁出去 了 ! ( 大 哭 )

**何** **吉** (扑通跪在王美云面前)美云，别吵了，让街坊四邻听 见，往后怎么见人啊!

〔王美云吓懵了，哭声戛然止住。 〔屋里静极了。

**何奶奶** (深深叹了一口气)唉……我怎么不早死啊，好给儿

孙们腾地方啊 …… 〔王美云搀起何吉。

〔里间传出孩子的哭声，王美云擦着眼泪走进屏风那 边去。

**何** **吉** (自责地)唉……都怪我没本事，没给孩子们挣下房 屋 ……

**何树德** 爸，您也甭往身上揽错儿。照我说，要怨，就得怨那 些当官的 当官的是人，咱们老百姓也是人，他们 怎么就该住那么多房——

**何** **吉** (急忙阻拦)你胡说什么!人家当领导的，出生入死

对革命有贡献，而今住宽绰点儿应当应份!

何树德 他们有贡献，我不否认，可他们的孙子、重孙子也都 对革命有贡献?(越说越激动)二环旁边新盖的那片 楼房，早就公布分到户了，可您去瞧瞧，凡是那最好 的楼层长年黑着灯的，不用问，准是高干给孙子要的 房。他们有房空着不住人，可咱们这儿是四辈人男 男女女一屋挤，这他妈公平吗?

何祥(解劝)树德，甭这么慷慨激昂地，没用!有这功夫， 趁着年轻多抓挠点儿票子。经济是基础，有了钞票 要什么都有。(有些得意地)二叔算是看准这步棋 了，怨天尤人不能当饭吃。如今共产党给咱们划出 了这条道儿，咱就甩开大步朝前走，没错!你脑瓜儿 又挺灵，外边又有路子……

**何树德** (冷嘲地)嘿!我可没您的脑瓜儿好使啊!

何 祥 (误认为是夸他)咳!光脑瓜儿好使也不行，关键是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

〔一道闪电将屋内照得通亮， 一声劈雷吓得何奶奶与 何树增趴在床上，抱在一起。

**何** **吉** 这场雨下来小不了。树德，快把蜂窝煤炉子搬进来，

晚饭就在屋里做吧。 〔何树德忙奔向屋外。

〔何祥的“大哥大”电话机响了。

何 祥 (接电话)喂，秀珍……什么?……哪儿来的客户? 啊，深圳的，姓叶……我说，你陪叶先生在客厅先坐 一会儿，我马上回去，请他到明珠海鲜酒家谈生意 ……好的，好的。(放下电话机)我得赶紧走了，晚上

你们去吧!(匆匆出屋) 〔何树德端着火炉进屋。

〔屋门打开，忽然传来彩凤的哭声。 **何** **吉** 这是谁哭呀?

**何树德** 石川家的小保姆彩凤。

〔景转换到石川家室内。

〔彩凤坐在床沿上，十分难过地哭泣着。

李玉敏 (劝慰着)彩凤，别哭了。你是个好姑娘，我们都很喜 欢你。刚才石叔叔心里有火，不是冲你。这怪不得 你，你还小，我们也没法跟你做什么解释，等你将来 结婚了，就会明白的。

彩 凤 李阿姨，你们心眼儿好，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扑在李玉敏怀里痛哭)

石 川 (压抑地) ……彩凤，别哭了，我一定帮你找一家居住

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去帮工。不过，我也要嘱咐嘱咐 你，刚才你说的那事，可不能对别人乱说。

〔彩凤委屈地又哭了起来。

〔门外有人声：“石川同志在家吗?” 石 川 (惊慌失措地)哦，请进，请进!

〔傅区长进屋。

**傅区长** 是石川同志吧?

**石** **川** (端详着)您是 … …

**傅区长** 我是新调到区政府来的，姓傅。 **李玉敏** 您是新来的傅区长吧?

**傅区长** 是啊。李玉敏同志，我早认识你啦，看过你演的《穆 桂英挂帅》,演得很精彩哇!

**李玉敏** 您过奖了。(热情地)请坐，请坐。我们这屋子太乱。 **彩** **凤** (递茶)您请喝茶水。

**傅区长** 谢谢。(学四川话)是四川人啊? **李玉敏** 是我们家的小阿姨，叫彩凤。

**傅区长** (发现彩凤暗暗抹泪)川娃儿，有啥子伤心事啊? 彩 凤 没么子事情。

石 川 玉敏，你跟彩凤先出去一会儿。

**李玉敏** 彩凤，小磊在温主任家里玩儿哪，咱们去看看他。 (与彩凤一同出屋)

**傅区长** 你看，我一来，把家里人都挤出去了。 石 川 (冷淡地)说话方便点儿。

傅区长 石川同志，你写给区政府的信，我看到了……

石 川 没想到一封信居然能把区级领导请到家里来。(摇 摇头)没想到 ……

**傅区长** (和蔼地)我刚到区里，也正想各处跑跑，串串门。说

起来也真是有缘啊!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 石 川 啊?这么说，你的根在这里?

**傅区长** 是的。听家里老人说过，我家早先就住在城根儿，离 这儿不远。

石 川 (有意提问)对我们这附近的环境还有印象吗?

傅区长 (摇摇头)我一岁多就随父母搬走了，后来，一直没有 回来过。

石 川 ( 揶揄地)可能早已不住这种低矮破旧的小平房了 吧?

**傅区长** (有所感觉，仍很平和)是啊，现在住的是楼房。

石 川 傅区长，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家里几口人?住几间 楼房?

**傅区长** (坦诚地)四口人，住三居室。(主动地)跟你们比，我 算富农喽!

石 川 (一怔，旋即缓和地)你很坦率哇!看来，在你面前， 我还是可以说点儿实话的。

**傅区长** (热情地)石川同志，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的，你千万 不要有什么顾虑。

石 川 好，我说。你刚才不是问那个小保姆有什么伤心事 吗?我就从她讲起吧。她叫彩凤，来我家已经一年 多了，这孩子人很诚实，干活很勤快，我们全家都很 喜欢她。可最近她突然要走。什么原因一直不肯 讲，就在你到来之前，好不容易才吞吞吐吐地说了 ……(痛苦地叹一口气)唉，不怪人家孩子不说，不怪 人家孩子要走哇!(摘眼镜抹眼泪)

**傅区长** 老石，别激动，慢慢说。

**石** **川** 这屋您看见了，睡四个人。(指双人床)我们夫妻俩

睡这儿，(过去唰地一下子把帐幔拉开，露出一张加 宽了的单人铺)彩凤带着我六岁的儿子就睡在这儿 … … 您明白了吗?我们夫妻俩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哪，就这么个环境，夫妻生活已经是少得可怜啦! (一把又把帐幔拉上) ……可就隔着这么一层布哇! 彩凤这孩子说小也不小了，算是大姑娘了，人家长着 耳朵，长着眼睛，躲无处可躲，说又没法儿说。这孩 子实在没办法，她偷吃了我的安眠药。傅区长，可别 小看这房子问题，真能把人从里到外都拧了个儿呀!

**傅区长** (感叹地)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呀!

〔突然，何吉闯进屋来。 何 吉 石川，听说区领导来了?

石 川 何师傅，这位就是新来的傅区长。 傅区长 何师傅。(与何吉热情地握手)

石 川 傅区长，在我们旮旯胡同的居民当中，(指何吉)他家 的居住条件最差，四代人同居一室。我毫不夸张，每 逢雨天，那真是“水深火热”啊!

何 吉 (惊讶地抓住石川)石川，你这可是右派言论呀!

傅区长 不!(拉开何吉)石川同志讲的是真话!何师傅，请 您带我到您家里去看看。

〔一道闪电，一声劈雷。

〔舞台转动中，大雨滂沱。傅区长面前出现何家老少 四代人头顶雨伞惊恐地挤在床上的画面。

〔一束追光照在傅区长的脸上，他双眼流出泪水。 〔屋顶漏的雨打在脸盆上发出叮冬、叮冬的声响。

*〔* *切光。*

**第** **二** **场**

〔前场当天深夜。 〔房管所值班室。

〔这是一座旧王府的大客厅，房管所占用多年，经过 不断装修，早已不成格局。

〔雷电交加，大雨滂沱。

〔室内一角放着油毡、塑料布、水龙布、木料和抽水 机、皮管子等救险器材和材料。靠墙是长椅和办公 桌。桌上有电话。墙上挂着急救箱、小黑板等。

〔房修工人小丁穿着雨靴、雨裤，浑身是水，正急忙吃 东西、喝水。

〔张所长正在接电话。

**张所长** (喊着)喂，喂，老孙，你们在哪儿哪?……五道湾二 号! … … 那间南屋怎么样? … …好，马上给你们送 去!(对已站在跟前的小丁)油毡!五道湾二号!

〔小丁扛油毡奔下。女工小刘拿抽水机零件上。 小 刘 所长，给!

〔张所长接过，与小刘一起抢修抽水机。

〔吴学禄、安德立和一群居民吵嚷着上。 **青年甲** 好哇!这儿倒他妈不漏!

**青年乙** 嘿!你们干吗吃的，我们房子漏了你们管不管?

**一妇女** 张所长，求求您，赶快派人给我们瞧瞧去吧。

**张所长** 我也急呀!(指黑板)这儿全都记着呢!可人手不 够，抢不过来呀!

**青年甲** 你们不是人?

**安德立** 他妈的一群房虫子!

**小** **刘** (火了)怎么说话哪，嘴涮干净点儿啊!

**吴学禄** 我说张所长，白天说好了，你给我们修房，怎么着，蔫 溜啦?

**张所长** 你是说你那个小厨房? **安德立** 对了。

〔两个工人抬抽水机急上。

**工人甲** 所长，这台坏了!旮旯胡同十号院，胡同里的水可着 劲儿往里倒灌，水已经没腿肚子啦!正要劲儿的时 候，它(指抽水机)坏啦!

**工人丁** 要不盯着排，眼瞅着水要进屋啦! 〔雨越下越大。

**张所长** (指修好的抽水机)这台修好了。抬走! 〔两个工人抬抽水机下。

**张所长** (穿雨衣)小刘，盯住电话!(扛起一卷油毡，指着一

捆苫布对吴学禄)劳驾，搭把手!(下) 〔吴学禄、安德立及其他居民随下。

〔小刘在查看那台坏抽水机。 〔雷雨声。

〔张所长的妻子李淑芬打着伞走进。 **李淑芬** 小刘!

**小** **刘** 李阿姨，您来啦?

**李淑芬** 老张呢?

小 刘 所长去现场了。旮旯胡同十号院儿水要进屋了。 李淑芬 (有心事)噢 ……

小 刘 找他有事?

李淑芬 啊?……啊，(掏出药)他的硝酸甘油又忘了带着了， 回头你交给他。

小 刘 (摆弄着抽水机)哎，您放桌上吧。(意识到有什么

事)李阿姨，现在都后半夜了，您这是刚值完夜班? **李淑芬** 这星期我是白班。

小 刘 呦!您这一宿不睡，明儿个怎么上班哪?

**李淑芬** (叹气)唉，小刘哇，不瞒你说，我们家房子漏得挺厉 害，哪睡得着哇，婆婆非让我找他回去。

小 刘 您家?(急看小黑板)您看，张所长也真是，修你们家 的房子，这都安排好了的，他又给往后挪了!(抄起 电话)给他打电话!

**李淑芬** (抢过话筒挂断)别价，告诉他，他也回不去。 **小** **刘** 瞧这模范当的，家都不顾了!

李淑芬 这事不好说呀，记不记得那年小兴安岭火灾，当干部 的先救自己家，不是都判刑了嘛。谁让他是干这个 的呢!你忙你的，我再呆会儿，回去说找不着他，就 过去了。

〔雨渐渐小下来。

小刘 哼，就这样还挨骂呢!

李淑芬 瞎，都一样。我们医院里遇上不讲理的病人家属，也 骂得花哨着哪。

〔何树增背着张所长上。何吉跟在后边。

小 刘 所 长 !

**李淑芬** 老张，怎么啦?

〔张所长被安置到长椅上。 **何树增** 脚 ! 脚 !

〔李淑芬检查张所长脚部。

何 吉 他给吴家小厨房苫雨布，一脚踩空，摔下来了。 小 刘 上医院吧!

**李淑芬** 不用，是脚腕子崴了。小刘，拧个热毛巾。(从急救 箱里找出止痛膏放在桌上)

**张所长** 何师傅，谢谢你们啦!树增，谢谢你啦! **何树增** (憨笑)嘿……我背得动!

〔小刘端来一盆热水。

**何** **吉** 那我们先回了。小刘，要上医院，就给温主任打个电

话，我蹬车送，方便。

小 刘 哎 。

〔何吉父子下。

〔李淑芬、小刘给张所长擦洗、热敷。 **张所长** 淑芬，你怎么来啦?

**李淑芬** 你硝酸甘油又忘带了。 **张所长** 噢 。

小 刘 (从桌上取过药瓶)给您。所长，您也真是的，(指着 小黑板刚要说什么)这 ……

**李淑芬** (截断)小刘，把那止痛膏递给我。(接药膏时，示意 小刘不要讲)

**张所长** (看一眼小黑板)咱家房子没事吧?

**李淑芬** 没事。(处理完)行了，赶明儿再给你煮点儿黄豆水 泡泡。

〔雨已停了。

**小** **刘** (去门口泼水)雨停了。(换水给李淑芬洗手) **张所长** 妈睡着哪?

**李淑芬** 嗯。(洗手)

**张所长** (看手表)快回去睡一会儿吧，早晨还得上班哪。

**李淑芬** (也看表)算了，呆会儿早点儿去医院。夜里这么大

的雨，咱区里老房子多，说不定急诊会增加。

**张所长** (忌讳地)哎哎哎，我说你念点儿好儿行不行?

**李淑芬** (笑着)念点儿好儿?(指张所长的脚)你这就是急 诊。

〔小刘也被逗乐了。

**李淑芬** 我去医院啦——(欲走)

**张所长** (仍不放心)淑芬，咱家房子真的没事? **李淑芬** 真 … …

〔突然，一辆急救车鸣笛驶过。

〔张所长、李淑芬和小刘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 〔张所长和李淑芬忐忑不安地对视。

**张所长** ……快回家看看吧!

〔电话铃响。

张所长 ( 接电话)喂，是我… … ( 一 惊)有人受伤?哪儿? …… (示意小刘记录)旮旯胡同十八号，北屋周大爷， 重不重? … … 那也算是伤了! … … 已经送区医院 啦?

**李淑芬** (自语)我们医院!(急下)

**张所长** (仍在接电话) ……报!往局里报!瞒得过初一瞒不

过十五!老孙，你直接往局里报!(放电话)

小 刘 旮旯胡同十八号院是私房，不是咱们所责任范围。

张所长 (烦躁地)这会儿还废什么话!市里的死命令，绝不

能塌房死人!谁给你分公房私房啦? 小 刘 咱们所可五年雨季没事故啦!

张所长 (发火)这还叨叨什么!快上医院看看去呀! 小 刘 哎!(下)

〔电话铃响。

张所长 (接电话)喂……对，我是老张! ……是田局长啊。 局长，我们片儿奇旯胡同十八号院儿……您已经知 道啦。 ……抽水机?我这儿除了一台刚坏的，其余 都在现场，抽不出来了……

〔傅区长手提雨衣上。 **傅区长** 老张。

**张所长** 是田局长。

**傅区长** 我跟他说几句。

**张所长** (对话筒)傅区长跟您说话。

**傅区长** (接过话筒)喂，老田，南下洼子情况怎么样? …… 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先把人转移出来。……我 说，别往你们房管局撤了，你们局离南下洼子远，干 脆撤到区政府去，近得多。腾出食堂、会议室，就这 么办!(挂电话)腿怎么啦?

**张所长** 崴了一下，没事了。区长您坐!(把刚才小刘记录的 本子给傅区长) ……您看。

**傅区长** (看过)医院有信儿了吗? **张所长** 去人啦。

**傅区长** (拿起桌上的茶杯)有开水吗?

**张所长** 等等。(进邻室，复出，拿一瓶二锅头)淋雨以后，最

好来两口儿这个。 **傅区长** 好啊，来两口儿。

**张所长** (斟酒)没酒菜，干喝吧。

〔张所长、傅区长一同喝酒。

**傅区长** ……这场雨不小哇! **张所长** 嗯，来得也急了点儿。

**傅区长** (又翻了翻记录本) … … 我刚才在你们管片看了几 处，你们能保持五年无事故，真不易呀!

张所长 (喝干一杯，再斟)这回完喽!多少年啦，雨季就是鬼 门关哪!心提到这儿(指噪子眼)过日子，十天半月 回不了家是常事儿，日晒雨淋，薰蒸火烤，没想过一 个“不”字!没得说，谁让咱是干这个的呢!(又喝干 一杯)人家骂房管局是糊弄局，房管干部是房虫子， 你得听着!(有些醉意。忽然，走过去搂住傅区长肩 膀)我是什么?我是房虫子，房虫子!(指门口)刚才 还堵着门口儿骂呢!屈吗?也屈，也不屈!房管所， 房管所，管的就是房!可那叫房吗?碎砖头堆!再 来一次唐山地震，我这管片儿就全得垮，你信不信?

**傅区长** (点头)我信。

**张所长** 我这个小房管所儿，满打满算五十多个人，把管片儿危

旧房全都翻建了，就是马不停蹄，你知道得干多少年? **傅区长** 多少年?

张所长 一 百四十年!没钱啊!靠一平米一毛一 的房租?连 块儿砖都买不了。我不希望管片儿都是新房，老百姓 住着高兴，我们也好管?可有那心，没那个力呀!(指 自己脚脖子上的止痛膏)我还不如它呢，这止痛膏虽 说治不了病，可止得了痛，可我连痛都止不住!有一 副给房管局编的对联，我给你念念，上联是“常漏，常 修，年年漏”,下联是“边修，边塌，处处塌”,横批是“没

结没完”。有学问人哪，一针见血!(抹了把眼泪，取 过毛巾擦眼睛)……我长你几岁，叫你声老弟，解放都 四十年啦，这变化，那变化，有目共睹，可我们这片儿 怎么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啦?要说这种角落还不 在少数，光咱们区就是三十片儿啊!人民政府，人民 政府，这角落里的不是人民?要说这是贫民窟，我不 同意，小破房儿里人不穷，冰箱、彩电全都有。生活水 平要跟过去比，提高老了。可居住水平呢?就这片儿 来说，大多数人不但没提高，反而降低了!

**傅区长** 噢 ?

**张所长** 你别“噢”!拿这些小杂院儿来说吧，过去一个院儿 住一家、两家、三家，十几口人打住了；现在呢?还是 那个院，一挤就是十几家，上几十口子人。老弟，我 是1950年入的党，比你党龄长点儿，咱们共产党对 着共产党说话，你说这算不算失误?我看就是失误! 别小看个房子好坏大小，民以食为天，我看民也以住 为地!我不是危言耸听，搞不好也会“房逼民散”,甚

至出点子什么事!老弟，别拿我这当醉话! **傅区长** 你没醉。

张所长 老哥哥给你摆摆功，(挽起裤管露出腿上的伤疤)围 北平的时候挂的花!当时我在炮团，恨得我真想往 城里摸一顿炮，首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要保护古 都老百姓。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为老百姓修龙须沟， 我才开始掂量出老百姓在人民政府心里的份量。我 二十四岁从部队下来就干房管，快三十年了。我想 为人民好好服务，可越干越难哪，越干压力越大呀! 我说我天天顶着的“雷”吧，叫“少塌房，不死人”。不

错，这是政府对人民的爱护。可这种爱护，也太可怜 了吧?(又抹眼泪)可就连这，我还不能不打折扣，刚 才到底砸伤了人哪!要说我失职，我承认，可我不服 哇!再这么对付下去，塌房!死人!谁也拦不住!

〔傅区长坐不住了，站起来踱步。

张所长 亚运村我去参观了，确实提气长精神，心里头热烘烘 的，可回来一进我们管片儿，是越走心里越凉。甭说 外人，自个儿都觉着丢份!咱们不是申请举办两千 年的奥运会吗?还有十年，旮旯胡同要还这个德行， 那干脆别办!少给中国丢人现眼!

**傅区长** (一口将酒喝干，把茶缸子重重一放)非得兜着底儿 解决，别无出路!

**张所长** 我这是酒壮风人胆，放一通儿炮，怎么解决，是领导 上考虑的事。我呢，夜晚千条路，早起还得卖豆腐。 〔天已渐渐亮了。

**傅区长** (紧紧抓住张所长的手)老张，咱们操起膀子来干吧! 要有信心啊!

**张所长** 光咱们有信心不行，那上边有没有信心啊?

傅区长 有!前天市长已经召开了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各区 要把危改工作列入重点，加速解决。(体味地)看来， 对危旧房改造的任务，谁要拖延，谁将会成为历史的 罪人。老张，我们区要尽快投入，争取今年秋季第一 批危房改建，在旮旯胡同儿破土动工!

**张所长** (站起来深深地鞠躬)我替旮旯胡同的居民谢谢政府 了!

〔傅区长紧紧握住张所长的双手。

*〔切光。*

**第** **三** **场**

〔1990年秋天的一天上午。

〔房管所值班室，里外间。外间屋分散摆着五套办公 桌椅，供接待搬迁户之用。屋外廊子下摆着两条长 凳，等候办手续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交谈。里间屋 面积较小，是临时个别商量问题的地方。这三个演 区可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时隐时现。

〔外间屋里烟雾腾腾，人声嘈杂，每张桌前都有人在 谈判，声音或高或低。

〔坐在长椅上等候的人也在议论纷纷。

〔吴学禄看着墙上的购房价格表，手拿计算器算着。

**何** **吉** (揶揄地)老吴，又算计上了，能多算出几间房?

**吴学禄** 我这是估算一下，得花多少钱。(夸张地)好家伙，这 房价真够贵的!老何，这回，你不说优越性了?

**何** **吉** 卖给咱拆迁户的房子是优惠价，便宜十来倍呢，怎么 没优越性儿哇?

**吴学禄** 咳，优惠价也得好几万哪，咱可拿不起。

**何** **吉** 甭跟我哭穷，你闺女在外企挣得多。(进屋)

**王大妈** (指吴学禄)呦，你还带着小洋算盘呢，怕吃亏呀? **吴学禄** 王大妈，接待组还没跟您谈话呢?

王大妈 (耳聋)啊，你说什么?

吴学禄 (指屋内，大声地)他们跟您谈话了吗? 王大妈 昨天就谈妥了，合同都签喽!

吴学禄 那您今儿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王大妈 (自豪地)我来交款!

吴学禄 (贴近王大妈耳边)您得算计好，别亏喽!

王大妈 咳，我这么个孤老婆子，政府还能给我亏吃? 吴学禄 分给您的是什么房子?

王大妈 独居室单元，(非常满意地)一室一厅。我可以打着 把式住喽!

吴学禄 让您交多少钱啊? 王大妈 一万块。

吴学禄 (夸张地)哎哟!妈呀，让您交一万块? 王大妈 花点儿钱，可房子归我个人啦，值!

吴学禄 是不是有阔亲戚给您兜着?

王大妈 没有。我这都是自个儿捡破烂、卖报挣来的，花着硬 气!

〔第一桌接待员是张所长，他刚送走一位拆迁户，立 即接着叫下一位。

张所长 (招呼)吴学禄!

〔吴学禄只顾与王大妈交谈，没有听见。 张所长 (高声)吴学禄!

〔正在外面观察动静的安德立应声闯进来。他上身 穿着一件写有“别理我，烦着哪!”的T 恤衫，十分引 人注目。

安德立 (争着回答)来喽，吴学禄来喽!

吴学禄 (被惊动，发现安德立)你干什么来了?快出去!快

出去!

**安德立** 吴虹不放心，怕他们把你当软柿子捏，让我来给你戳 着。

**吴学禄** ( 指T 恤衫的字)你瞧瞧，你瞧瞧，这不是给我招事 嘛!用不着你，去，出去等着!

〔安德立退出去。吴学禄走近一号桌。 **张所长** 老吴，请坐，请坐下谈。

吴学禄 (点头哈腰地)哎呀，张所长，我瞧你们这接待工作， 可真够辛苦的，您这眼都熬红了。(掏烟)来!来根

洋烟，解解乏。(打着打火机，递到张所长面前) **张所长** (将火吹灭)我戒烟了。

**吴学禄** 咳，抽根儿烟算什么?你可真廉洁奉公!

**张所长** (笑吟吟地)抽一根儿烟是不算啥，可抽多了就污染 室内空气了。(指桌上放着的各种香烟)你瞧瞧，从 早上到现在，这已经递给我多少根了，有洋烟，有云 烟；有长的，有短的；有带嘴的，不带嘴的。凡是掏出 烟的人，都表示真心实意，一律不收回。您说，我要

是一根接一根地抽喽，受得了吗?

**吴学禄** (无可奈何地)算了算了，咱不勉强。 **张所长** 老吴，说说你的要求吧。

**吴学禄** (不慌不忙地)我呢……眼下一共住着三间房， 一间 是十八米，(掏出计算器)一间是十二米， 一间是七 米，还有一间小厨房儿是四米，总共这四间是四十一

米，按规定应该给我一个三居室和一个独居室吧? **张所长** 你这是按什么“规定”?

**吴学禄** 哟，这是你们拆迁办讲的政策呀!“拆一给一，分得 开，住得下”,对吧?

张所长 条文你倒是背得挺熟，可是你的条件不符合呀。 吴学禄 怎么不符合?

张所长 (讲解)“拆一给一”,是指原有的正式建筑房屋，不包 括自盖的违章建筑。你刚才所报的四间房有三间是 这几年你自己随便盖的，这不能算数。

吴学禄 (焦急地)呃!你们想让我们五口人住一间房呀? 张所长 (疑惑地)你家有几口人?

吴学禄 五口 ……

张所长 不对吧?(翻材料)派出所提供的准确数字，你家只 有老两口和一个女儿，总共三口人。

吴学禄 嘻嘻，还有一女婿，安德立。 张所长 咦?他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吴学禄 结了!昨天登记的。

张所长 (非常老成地)那啥……就是加上安德立，也不够五 口人呀?

吴学禄 (故作苦恼状)那……咳!我舍老脸说吧，我闺女已 经怀孕了……

张所长 (惊讶地)哦?昨天才登记 …… (欲言又止)

吴学禄 咳……这事在这儿不好说呀，(凑近)所长，咱们换个 地界儿，单独谈谈好吗?

张所长 好吧，咱们到里间屋去谈。 〔吴学禄随张所长进里间。

〔这时，二号桌的接待员小刘把王大妈招呼过去。 王大妈 姑娘，我来交款。

小 刘 (大声地)王大妈，您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

王大妈 不用凑，都在箱子底下压着哪，都拿来了，一万块! (将一小布口袋钱倒在桌上，有百元的、十元的、一元

的，还有毛票儿、钢崩儿，一大堆)

**小** **刘** (乐了)哎哟，老太太，您这钱，怎么这么碎呀?

**王大妈** 这都是我前几年捡破烂、这两年又卖报挣来的，还能 整状得了?姑娘，费心给点点吧。

**小** **刘** (数钱)您这么多钱，怎么也不存银行啊? **王大妈** 咳，怪麻烦的，搁家里更踏实。

**小** **刘** 您也不怕让人偷了去?

**王大妈** 我那破瓦寒窑，没人去偷。(神秘地)再说，他要偷也 找不着地界儿。

**小** **刘** (好奇地)您藏哪儿了?

**王大妈** (得意地笑着)大票，都絮棉裤里了，小票搁空泡菜坛 子里，可保险了。

〔小刘咯咯笑了。

〔三名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走进大厅来拍新闻。

小 刘 (招呼)喂!记者同志，你们得给这位大妈拍个镜头，

以“捡破烂的买楼房”为题报导，准有轰动效应。

〔记者忙凑过来，冲王大妈举过一个长话筒。王大妈 误以为是警棍，吓得躲到小刘身后。

**王大妈** 我说嘿!甭拿警棍，我愿意宣传! 〔大厅里围观的人都笑了。

小 刘 (笑)大妈，不是警棍，那是话筒。

**记** **者** 大妈，这是给您录音的，请您谈谈对危旧房改造的感 想，好吗?

**王大妈** (风趣地)噢，赶想啊?您就别赶劳我了，越赶劳我越 想不起来了。

**记** **者** (笑了)这位大妈还挺幽默。不赶劳您，您怎么说都 行 。

**王大妈** 噢，怎么说都行啊?(高兴地)唱一段儿行吗? **记** **者** 可以。

**王大妈** 我这调儿是跟赵丽蓉学的。(拿过话筒，唱)

危房改造，我真没想到， 心里高兴，烦恼丢掉，

要说感想，只有一条， 人民政府，功比天高!

谢谢!

〔大厅里人们鼓掌叫好。

记 者 (也鼓掌)唱得好，唱得好!(向小刘)同志，请你转告

张所长，谢谢他的支持，我们回台了。(下)

小 刘 张所长，他在里间屋呢。

〔里间屋灯亮。

〔张所长与吴学禄正在谈话。

张所长 (严肃地)吴学禄，你把这两枚金戒指拿回去，我可警 告你，行贿、受贿都是犯法……

吴学禄 (嘻皮笑脸地)您瞧，您瞧，我说了半天，您还没闹明 白不是，这两枚戒指不是送给您的，我这是送给大侄

女儿结婚的礼物。 张所长 您认识我女儿吗?

吴学禄 那什么 ……没花多少钱，这是我闺女吴虹从香港买 的，那儿金子便宜，您就收下吧。(硬往张所长手里 塞 )

张所长 老吴，您要是再这么着，我可就如实往上报了! 吴学禄 别，别，别，我收起来，我收起来。

**张所长** 还谈您的房子问题吧。

**吴学禄** 就算眼下是四口人，你们也不能只给我一间房子吧?

张所长 按“拆一给一”,就只能给你一间。可是按“分得开， 住得下”这条政策，我们可以给你一套两居室，你们

老两口儿住一间，女儿、女婿住一间。挺好吧。 〔吴婶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吴** **婶** 哎呀!让我好找，你们跑这儿来啦? **吴学禄** 你怎么也来了?

**吴** **婶** 听说，只给咱们家一间房……

**张所长** 嗬!这信息传递可真够快的，这还正谈呢，就传嚷出

去 了 。

**吴** **婶** 反正给我们一间房，不行!搬迁搬迁， 一步登天。我 们不但没登天，反而入地了，你们讲理不讲理呀?

**吴学禄** (劝解地)你先别急扯白脸的，人家张所长已经松口 了 ……

**吴** **婶** (立刻缓和下来)那……您打算给我们几间哪? **张所长** 一套两居室。

吴 婶 (立刻晴转阴)姥姥!给一套房子，没门儿!我不能 跟女婿住一块儿!俗话说，宁看儿子的屁股也不看 姑爷的脸，您懂不懂?

**张所长** (摇头)我不懂!你这算一条什么理由啊?

**吴学禄** 张所长，您可不知道，岳父、岳母要是跟女婿的关系

处不好，整天鸡吵鹅斗，那日子谁受得了哇?

张所长 (耐心地)老吴，能不能处好翁婿关系，那是你们的家 务，跟分房是两码事。按说，这不能算什么理由。但 是，我们可以考虑你们的要求，给你们两个独居，分 开住，怎么样?

**吴** **婶** (气急败坏地)你们凭什么四间房换两间房啊!不 行!(扑通坐在地上，大哭)我的妈哟……谁能给我

做个主呀?……哦哈哈哈 ……

**吴学禄** (感到丢脸)你他妈……别在这儿嚎丧了，丢人!(一 把拽起吴婶)你给我起来吧!

**吴** **婶** (恼羞成怒)你这风蛋包，就会跟我发威，你不敢惹他 们，我叫安德立去，让他给老娘出气!(窜出门外)

**吴学禄** (跺脚)咳!这老娘们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边 喊边追下)你别去找小安子!

**张所长** (望着他们的去向)无理取闹! 〔电话铃响。

**张所长** (接电话)喂……是我……傅区长……我们这片进展 情况还算好，没有发生打人现象……您放心，我们能 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特殊问题吗，那啥，我 认为旮旯胡同二十二号何祥的问题比较难办 … … 对，对，就是我上次向您汇报的情况，他花几十万新 翻修的小四合院，现在要他拆迁，他搞不通。 …… 噢，好，好!咱们专门研究一次，我等着您……再见。 (挂上电话)

〔外间屋有人喊：“张所长!” 〔张所长闻声向外间走去。

〔里间屋灯暗。 〔外间屋灯亮。

〔已经等候多时的冯占元、于桂芝及何吉父子立即围

上来，抢着要求接待。 **冯占元** 张所长，可等着您啦!

**何树德** 张所长，我们也等您半天啦! **冯占元** (指住张所长)我先谈。

**何树德** (也拽住张所长)我们先来的!

张所长 (不慌不忙地)别着急，别着急，都谈得上，全天接待。 这么着吧，何师傅，你们先跟小刘去谈，我跟他(指冯 占元)谈。

**何树德** 所长，我们等了这么半天，就是想要跟您谈，还是您 跟我们谈吧!(往张所长跟前凑)

**何** **吉** (拽住何树德)树德，别争竞，咱们一切听从党安排。

张所长让咱们跟小刘谈，咱就照他的意见办。 〔何吉、何树德父子俩走向二号桌小刘处。

〔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位司机，他手提一大包中药。

**司** **机** (询问)哪位是张所长? **张所长** 我是。

**司** **机** 我是区政府司机，傅区长给你们送来两包胖大海，让

你们沏水喝。他说你们嗓子都累哑了。 **张所长** 呦!他怎么知道我们嗓子哑了?

**司** **机** 刚才，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听出来的。得，您忙。

(转身出门)

**张所长** (举起胖大海包)同志们，傅区长派人给咱们接待组 送来胖大海，谁需要到这儿来拿。

〔众接待员都端着水杯来泡胖大海，然后陆续归位。 〔张所长也往自己水杯里扔了两个胖大海，坐下来。 〔一号桌前只剩下一把椅子，被冯占元抢先坐下，于 桂芝只好站着。

**张所长** (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于桂芝)坐下，一起谈……

**于桂芝** (气哼哼地)我才不跟他一块儿谈呢，他说他的，我说 我 的 。

**张所长** 那-——你们谁先说?

**冯占元** 我得先说!这间房子原先是我妈租的，后来让我住

了，所以，我应该是房子的主人……

**于桂芝** (急忙插话)我跟你结了婚，房子就得有我一半!

**冯占元** 可你跟我离婚了 …… **于桂芝** 离婚也得有我的房住!

**张所长** (阻拦)二位，二位，别吵!这么着吧，还是让他(指冯

占元)先谈，你呢，先坐那边等一会儿，好吧?

〔于桂芝到长椅那头坐下。

**冯占元** 张所长，我可有心脏病，不能生气……

**张所长** (平和地)噢……你有心脏病啊。(从衣兜里掏出小 药盒)别紧张，我这带着药呢，硝酸甘油、消心痛都 有。

**冯占元** (故意找碴儿)你们这屋子空气就让人憋得慌。

**张所长** 那把窗子打开通通新鲜空气。(朝办手续的五号桌

旁的接待员)菊子，伸把手把窗户开开。 **菊** **子** 哎!(打开窗子)

**张所长** (对冯占元)你别着急，慢慢说。

**冯占元** 张所长，这回搬迁，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得给我改 善改善。

**张所长** 想怎么改善哪?

**冯占元** 小起码儿，得给我来一套两居室吧?

**张所长** 你原有一间平房，离婚后户口上就一个人，怎么能给 你两居室呢?

**冯占元** 我又找着对象了，她还带一个十来岁的女儿，你说将 来结婚以后能跟我一屋住吗?

张所长 老冯，你这情况，我们得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这样 的话，(商量的口气)能不能在八里庄小区给你解决 一套二居室?

冯占元 (霍地站起)那可不灵!人家都说，宁可在城里有张 床，也不去城外住一套房。八里庄那么老远，(摇头) 不干!我要求就地上楼，决不离开旮旯胡同。

**张所长** 要就地上楼，只能给你一个独居。你要是愿意搬到 八里庄去住，不但房子可以宽绰，而且，不用去找周 转房，今天签了协议，明天就可以住上新楼房。

〔坐在长椅上等候的周大爷听见这边的谈话，高兴地 奔过来。

**周大爷** 张所长，张所长，我去八里庄!

**冯占元** 老帮菜，你裹什么乱!我这儿还没谈完呢! **张所长** 你先考虑考虑，我听听周大爷的。

**周大爷** 张所长，我愿意往八里庄搬。

**张所长** 周大爷，您舍得离开旮旯胡同?

**周大爷** 我儿子上班的厂子就在八里庄，离单位近，平常有个 照应。再说，郊区比城里空气好，我还想多活几年 哪!

张所长 好啊，您愿意搬八里庄，我们给您挑低层向阳的房 子 。

周大爷 最好是住一层儿，住了一辈子小平房儿，抽不冷子去 爬楼梯不习惯，咱不受那份儿洋罪。

张所长 行。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周大爷，您到五号桌去办

手续吧。(朝五号桌)菊子，给周大爷办手续。 **菊** **子** 哎 !

**周大爷** 张所长，办手续之前，您得答应我一档子事。 **张所长** 您说。

**周大爷** (从怀里掏出一包钞票)您把这两千块钱收下。 **张所长** (一愣)您这是干什么?

**冯占元** (误以为是行贿)嗬，老爷子真出血呀，可也别当众拍 呀 ……

**周大爷** (对张所长)甭害怕，我不是贿赂您，这钱是这回拆 迁，你们找给我的房产折价，我不能要。

**张所长** 周大爷，您家住的是私房祖产，这回给您把房子拆 了，当然得给您折价了。

**周大爷** 政府把我的祖产旧房拆了，可政府又让我住了新楼， 这不亏我呀!

张所长 您家原来的旧房间量多，扣除您买新楼房的钱，还有 富余，当然应该找给您嘛!

周大爷 我那几间破房，就是不拆也快哗啦了。眼下，政府实 行危房改建，这是替我们解决了困难，我还伸手接政 府的钱，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这钱，我捐献了行 不?我知道，危楼房改造缺资金。这点儿钱，我姓周 的算添砖加瓦了。(把钱拍在桌上)

张所长 (将钱塞回周大爷手中)周大爷，您先存着，什么时候 需要，我再去找您……您先去签协议书吧。早搬家 还有奖励哪!

周大爷 ( 指着张所长)你呀，你呀!就没拿我当自家人哪!

回头我找你们局长去!他要不收，我就找区长。区 长要再不收，我就把钱寄到市长那儿去!(气哼哼地 到五号桌去办手续)

**冯占元** (讥讽地)嘿!还真有九十年代活雷锋啊，咱可学不 了噢，八里庄不去!

张所长 不去八里庄，我们不勉强。就地上楼，只能给你一个 独居。

**冯占元** 我说所长，你们是欺负我没有硬后台不是?人家那

上边有人的拆迁户，二指宽的一张条子，你们就得开 绿灯，特殊照顾，这叫什么原则?你们玩的猫儿腻瞒 不了我。

**张所长**(严肃地)冯占元同志，我们给谁特殊照顾了?玩啥

猫儿腻了，请你指出来。 **冯占元** 我有地方说去!

**张所长** 你不愿当面说，可以举报，这儿有举报电话号码。

**冯占元** 我不费那 一 毛钱电话费。(动手抓张所长的左臂)

走，跟我一块儿找你们局长去!

**张所长** (激怒)你放开手!(挣脱冯占元)

**冯占元** (突然捂住胸口)哎哟 …… (倒在地上) **何** **吉** (惊讶地)他怎么啦?

**张所长** (急忙取药)他心脏病犯了。小丁，打电话叫急救车! 〔小丁跑里屋去打电话。

〔张所长俯身将两片药放到冯占元嘴里。

〔何吉与等候接待的温主任过来照顾冯占元。

**何** **吉** (热心地)把他抱起来，给他胡撸胡撸心口。(欲动 手 )

**张所长** (阻拦)别动!犯心脏病不能乱动。(用手掐冯占元 人中)

〔众人围拢过来，相互观望着，束手无策。

〔于桂芝却无动于衷地坐在长椅上。手续未办完被

打断了的周大爷坐在于桂芝旁边，困惑不解地望着 她 。

**周大爷** 桂芝，你怎么不过去看看他 …… (指冯占元) **于桂芝** (轻松地)哼，我们早就离婚了。

**周大爷** 咳!这我知道，可总还是夫妻一场嘛 ……

**温主任** (凑过来)桂芝，冯占元早先犯过这病吗?

于桂芝 (夸张地)犯过，可厉害了!这回呀，硬是那张所长给 气的。(幸灾乐祸地)哼!冤有头，债有主，让他这劳 动模范兜着吧!明知人家有心脏病还挤对人家，法 律上这叫故意伤害罪!

〔外边救护车鸣笛声，紧接着进来三名医护人员。众 人帮忙把冯占元移到担架上，送出门去。

〔张所长突然一阵胸痛，他悄悄拿出一片药服下。这 情景被从里屋出来的小丁看见。

小 丁 所长，您在这儿盯着吧，我跟着去医院。 张所长 (点头)好。有事打电话。

〔小丁跑下。

〔急救车开走。

〔除三号桌外，各桌又开始接待工作。 **于桂芝** (若无其事)张所长，该我谈了吧?

**张所长** 请坐，你说吧。

**于桂芝** 我原来跟冯占元住一间房，现在已经离婚了 ……

**张所长** 这方面情况你不必谈了，我们已经知道。你就说说 你个人的要求吧。

**于桂芝**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地上楼，给我一个独居就行。

**张所长** 你是属于无房户，户口在这里，可以就地上楼，给你 一个独居。你去五号桌办手续吧。

〔于桂芝愣在那里。 **张所长** 去办手续吧。

**于桂芝** (万没想到会如此痛快)这就……行啦? **张所长** 行啦。

**于桂芝** 哎!(得意地朝五号桌走去)

小 刘(离开二号桌到张所长身边)所长，去歇会儿吧，您脸 色又不对了。

**张所长** (看看厅内等着的人)不用，我跟菊子换换。

〔张所长到五号桌办手续，菊子到了一号桌。 **菊** **子** (招呼)温主任，您来。

〔温主任走到一号桌。小刘也已回到二号桌。

〔正在二号桌边的何吉何树德父子二人正在争吵。

**何树德** (急躁地)哎呀!我的爷哟!咱在家不都说好了嘛!

买房!

**何** **吉** (倔强地摇头)不买! **何树德** 您怎么又变卦了?

**何** **吉** 要买，你自己掏钱买个独居室，我拿租赁保证金租个 独居室。咱们分开签协议书。

小 刘 (笑)你们爷俩不是没分家吗?干吗要单办手续?

何 吉 刘同志，买房这可是好几万块的事，我还得琢磨琢 磨 。

小 刘 要不，这样吧，你们爷两个到里屋去再商量商量。 何树德 (向小刘)谢谢您。(与何吉一起进里屋)

〔里间屋灯亮。何吉坐着低头不语。

何树德 (主动地)老爷子，您这么犹犹豫豫的，是不是还留恋 那一毛一分钱一平米的福利房哪?没戏啦!那是大 锅饭，得砸!而今房子也是商品，以后物价涨房价也 得随着涨，越慎着越得多花钱。

何 吉 (板起面孔)你少来教训你爸，政策我懂，我跟政府没 二心。

**何树德** 可眼下您就三心二意着哪!

**何** **吉** 胡说，你知道我心里有什么难处?

**何树德** (激将)跟亲儿子还藏着掖着哪，多累呀!

何 吉 我不是瞒着你，我不想买房……它……它是钱不够。

**何树德** (疑惑地)咦?咱们在家里算计着那些存款买两居室 还有富余哪!

何 吉 (迫不得已地)咳，实话告诉你吧，你温姨也想跟咱们 借钱，买一套独居室。

**何树德** (试探地)您还没答应她吧?

何 吉 可……她真有困难哇，你说咱怎好不管哪?

何树德 (彻底明白)可也是，火热的爱情正在考验您哪。(笑 呵呵地)这事，您还真得想辙，我们晚辈人可不好掺 和 。

何 吉 (恳求地)树德，你别闪着呀!你们年轻人脑瓜儿灵 活，给爸出出主意。

**何树德** 那您得先跟我说实话，你们老二位的关系究竟达到 什么程度了?

何 吉 小子，审问起你爹来啦?

何树德 得，得，您不愿说，我还不爱管哪!(欲走)

何 吉 (急忙拦住)我说，我说……嗯……那天……你温姨 说……说等明年新楼盖起来……就登记结婚。

何树德 (兴奋地)行咧!既然你们已经谈到这份儿了，我建

议，现在就合起来买房。 何 吉 怎么合呀?

何树德 把温姨的独居室和咱家的二居室加在一起，买一个 三居室，比分着买省钱。

何 吉(欣喜地)对呀!这么一来，咱们的存款就够了。 何树德 咱家的房子也更宽绰了。

何 吉 (夸奖地)还是你小子脑瓜子好使。

何树德 事不宜迟，我到外屋把温姨请来，你们抓紧商量。 何 吉 行，听你的!

何树德 (叮嘱)等温姨来了，您可得痛快点儿，别吭吭哧哧 地，要趁热打铁。(急忙出屋)

何 吉 (高兴地自言自语)嘿嘿，房子合起来，这就板上钉钉 儿了，是得干脆点儿!

〔温主任推门进来。 **温主任** 老何，你找我呀?

**何** **吉** (憨直地)咱们干脆点儿吧! **温主任** (莫名其妙)什么事呀?

何 吉 在这儿还能有别的事?房子问题呗。

**温主任** 我这儿还等着你的回话呢，能借给我多少钱? 何 吉 (笑嘻嘻地)一个钱也不借给你。

温主任 (一怔)你……你不愿意帮助我了? 何 吉 不，不，不是。它是……

**温主任** 刚才还说干脆点儿哪，怎么又吞吞吐吐了?

何 吉 (决心地)咳，咱就直说吧!买房的事咱们就合起来

办吧!

温主任 合起来办?

何 吉 把你的一居室跟我的两居室合起来，买一个三居室， 你说好吗?

**温主任** 哼!今儿怎么变得聪明了?

何 吉 它……它是……事逼到这儿了，你说这主意行吗? 温主任 (嗔怪地)我早就想到这么办啦，就等你说话呢!

**何** **吉** 嘿，这么说，咱们心心相印啊!

**温主任** 别耍贫嘴!这事，还得征求征求树德的意见。 何 吉 甭征求，这就是他出的主意。

**温主任** 噢……我说呢，你的脑瓜儿也没这么灵呀。 〔何吉憨笑。

〔突然从外间屋传来安德立的吵嚷声。 〔何吉、温主任急忙跑出。

〔里间屋转暗。 〔外间屋转亮。

〔安德立正手持菜刀，冲着张所长叫阵。

安德立 (瞪着眼睛)姓张的，你丫挺的长几个脑袋!嘿嘿，今 儿少给我一 间房，我就花了你!(逼近张所长)你他 妈欺负我岳父老实啊，我可不是好惹的。快，给我办 手续，两个两居室!

张所长 (沉着地)安德立，有理不在声高，没理你拿刀动杖也 没用!

**安德立** 甭废话!(威吓地)你今儿是要死还是要活?

**张所长** (厉声)安德立!我当过兵，我见过血，这你吓唬不住 谁!你敢动刀，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接待员们** (拥上护着张所长，大喊)安德立，出去!滚出去! 〔安德立仍不肯退让。

〔何树德从一旁飞起一脚，踢掉了安德立手中的刀。 〔张所长、何吉、小刘等人一拥而上欲抓住安德立。 安德立拼命挣扎， 一脚踢在张所长腹部。张所长疼 痛难忍，倒在地上。

〔众人奋力擒住安德立。 〔大厅里秩序大乱。

〔傅区长出现在大厅门口。 **傅区长** (大喝一声)怎么回事?

〔大厅里霎时静了下来。

**小** **刘** (扶起地上的张所长)傅区长，这儿有人持刀行凶! 〔老孙用手帕垫着拾起地上的菜刀，给傅区长看。

**傅区长** (盯住安德立)押送公安局!(急忙奔到张所长身边) 老张!老张!

*〔* *切光。*

**第** **四** **场**

〔距前场三天后。 〔旮旯胡同十号院。

〔院子里摆放着几捆行李和一些桌椅、炊具等物，显 得十分零乱。

〔胡同里不时传来阵阵的推土机轰响和大卡车的鸣 笛声。

〔各家的电视机同时都在播放亚运会比赛现场实况。 〔吴学禄家正在请客，从屋里不时传出说说笑笑和猜 拳行令的声音，与整体气氛比较，显得极不协调。

〔王美云从屋里往院里搬运东西，准备装车。 〔石小磊站在自家门口，看王美云搬东西。

〔吴虹端着一盘炒菜从小厨房出来。

**吴** **虹** (有意嘲讽地)嗬!美云，你们家可真够积极的，说搬 就搬了!

**王美云** 早搬早踏实，老拖着有什么劲啊!

**吴** **虹** 哼!别说漂亮话儿了!谁不知道拆迁办给了你们特

殊好处 ……

**王美云** 说话得负责任呢，拆迁办给了我们什么特殊好处?

**吴** **虹** 原来分给你们家两居室，现在又变成了三居室，这算

不算特殊呀?

**王美云** (理直气壮地)我们家人口多，老少四辈儿。

**吴** **虹** 甭拿人多说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哪，要不托人情，那 么容易就多给 一 间房?你说呀!

**王美云** 这事呀，跟你说不着。

**吴** **虹** 说不着，是说不出口吧?

〔温主任从屋里出来。

**温主任** (挺身而出)吴虹，这事，我清楚，何家没有托人情。 **吴** **虹** 那为什么能多给一间房?

**温主任** (指指自己的房子)是用我这间房子换的。 **吴** **虹** (刁难地)哟，您跟何家什么关系呀?

**温主任** (沉着地)关于这个问题，无须向你说明。什么事，国 家都有法管着呢。

**吴** **虹** (挖苦地)嗬，够潮儿的，黄昏恋。

**王美云** (气愤地)你还有脸挖苦别人哪。也不照照自己，成 天招蜂引蝶的，你们公司同事背后都管你叫公共厕 所!

**吴** **虹** (色厉内荏地)王美云!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什么 玩艺儿?

**王美云** 吴虹!你要惹翻了我，我就把你跟你们经理那臭事

儿全给抖落出来!

〔温主任拦住王美云。

〔吴学禄急忙出屋，往屋里拽吴虹。

〔石小磊一直在一旁听着王美云和吴虹吵架。 〔石川从屋里出。

石 川 小磊，回屋去!(拽石小磊进屋)

王美云 (仍向吴虹叫阵)嗨!别往窝里缩，出来呀!

〔何吉从屋里出来。

**何** **吉** (烦躁地)哎呀!你们就别在这儿磨牙拌嘴了，关心

关心家里的事吧!

**温主任** (一怔)出什么事啦?

**何** **吉** 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搬家! 〔门外汽车喇叭声。

〔何树德从门外跑进院来。

**何树德** 爸，我从剧组借来一辆130,咱那周转房在什么地方? 您得给带路。

**何** **吉** 把车退回去吧，今儿搬不成啦! **何树德** 您怎么又变卦了?

**何** **吉** 不是我变卦，是你奶奶不让搬! **何树德** 是不是还为那传家宝的事呀?

**何** **吉** 可不是嘛!传家宝不刨出来，她就要守着这间房子。

**何树德** (泄气地)得!这事呀，我瞧您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

她，我先把车退回去吧，剧组还等着拉道具呢。(向 院外走去)

〔王美云转身进屋。

**温主任** 老何，既然老太太说屋里埋着有宝，您就给她刨嘛! **何** **吉** 她不让刨哇!

**温主任** 你没问问她为什么不让刨呀? **何** **吉** 她说，非得等小宝回来，才能刨。 **温主任** 小宝是谁?

**何** **吉** 噢，这事儿还没跟你说过哪，嗯……它是这么回事 ——早先，我有个三弟，名字叫何宝。那阵儿咱们家 穷啊，何宝两岁多就让人家抱走了，到如今四十多年 了，一直没联系，死活都不知道。可老太太说，非得

把三弟找回来，吉、祥、宝凑到一块儿，挖出传家宝， 哥儿三个每人分一份。

**温主任** (觉得好笑)这事儿真神，你到哪儿去找这三弟? 何 吉 哼，没辙!

温主任 可你也不能为这事儿，无限期的拖延不搬家，当钉子 户哇!

**何** **吉** (双手抱头)唉，真急死人啦!

**温主任** 甭唉声叹气的，我去劝劝老太太。(与何吉一起进 屋 )

〔从各家屋里传出电视机播放的军乐声和掌声。 〔石小磊从屋里跑出

**石小磊** (手举一块巧克力金牌，高兴地)噢——又一块金牌! 中国又得一块金牌!盖喽!(转一圈儿跑回屋里)

〔从吴家屋里传出猜拳行令的声音。

〔胡同里传来“换啤酒、汽水咧——”的吆喝声。 〔吴婶与何树增抬着一架小梯子走进院来。

**吴** **婶** 傻增，放下吧。

何树增 呃!(放下梯子)

吴 婶 (掏出一块钱)傻增，买点儿吃的吧。 何树增 (笑嘻嘻地)谢谢吴婶。

吴 婶 别跟你爸爸说! 何树增 呃!(跑出院去)

〔吴学禄闻声自屋内出。

吴 婶 (在自来水管处洗手)客人都来啦?

吴学禄 嗯!(递毛巾，诡秘地)你怎么带傻增去啦? 吴 婶 珠市口多远哪，我一个人扛得动这梯子吗? 吴学禄 (低声地)那房子是漏了吗?

吴 婶 没漏!我蹬着梯子看了房顶，没问题。我琢磨兴许 是那个饭馆老板成心找碴儿，想少给咱们房钱。

**吴学禄** 干脆，收回来，自己领执照开买卖。

**吴** **婶** 那也得等新楼房到手再说，眼下拆迁办正调查哪



**吴学禄** 进去招呼招呼。

〔吴学禄夫妇向屋内走。

〔景转换至吴家室内。何祥、冯占元边吃边看亚运会 的电视实况转播节目。

**吴** **婶** 喝着哪?

何 祥 老嫂子，出去啦?

吴 婶 出去转转看看，还真有不少家搬走了。好劲!前脚 搬后脚就铲啦!

**吴学禄** (得意地)我自岿然不动!(添上一副碗筷)

**吴** **婶** (边吃)我说占元啊，听说那天你在拆迁办给他们来 了个下马威，全给震啦!

**冯占元** 那是!我是真有病啊。

**吴学禄** 没错!邻居这么多年了，我们还不知道?从医院出 来，他们没再找你?

**冯占元** 找了，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拆迁办也不 敢怎么的。

**吴学禄** 反正于桂芝也搬走了，一个人踏踏实实住着呗。给

他来个不搬，怎么着，还真能把你铲喽? 何 祥 哎，好像那位作家也没动静啊?

吴 婶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何 祥 怎么?

**吴学禄** 两口子意见不一致!详细情况闹不清，说到底，没别

的，缺这个。(做数钱手势)分给他房他也买不起。 冯占元 (注意到电视)嘿!又得一块儿金牌!

〔院内石小磊的喊声：“噢!第××块金牌!”

吴学禄 (给何祥点烟)我说，你那所小四合院儿，也得拆吧? 何样(缓缓地吐出一 口烟)拆?谁敢?

吴学禄 (有意挑拨)咦?你的四合院儿也属于咱们旮旯胡同 的拆迁范围，怎么不能拆呀?

何 祥 (翻瞪着眼睛)我那四合院是去年花二十万买的，今 年又花十万块翻修的，卧室、客厅、小厨房、卫生间应 有尽有，房顶子新挑的，地板新铺的，壁纸新贴的。 这是我自己凭劳动挣来的，我还没享受几天哪，就要 给拆?姥姥!谁拆我跟谁玩儿命!

**吴** **婶** (煽动地)对!如今就是软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 的嘛 … …

何 样 (打个饱嗝)喂嘿!我可跟安德立不一样。

**吴学禄** 说的是呢，你当然跟他不一样了，你是占着理儿呢， 有理走遍天下，公民的私有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嘛。

何祥 所以我就坚决不搬!想拔我这颗钉子，他可得有那 好牙口儿!

吴学禄 我支持你!咱们这条胡同，你在西头，我们十号院在 东头，我是坚决不搬，占元这儿有心脏病等着他们， 何奶奶那尊菩萨也没法搬得动，齐了!咱们一东一 西，给他们来个二虎把门!逼急了，咱们打着横幅上

中南海请愿!(对吴婶)嘿!拿出来! 吴 婶 哎!(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横幅)

〔吴家夫妇将横幅扯开，横幅上写着：“老百姓要住

*房”。*

〔一时，何祥和冯占元都愣住了。

〔院外的推土机声和院内的电视转播声交织在一起。 **冯占元** (嗫嚅地) ……这……现在正开亚运会，这，这合适

吗?

**吴学禄** 傻了不是!越是这种时候，政府越怕出事。

〔小刘走进院儿里高声喊：“冯占元同志在家吗?” **冯占元** (答应)哎!在这儿哪!

〔吴家夫妇赶紧将横幅收起。

**冯占元** (推开门)我在这儿哪!哟，是小刘同志啊!请进。

〔小刘进屋。 小 刘 哟!吃着哪? **冯占元** 找我有事?

小 刘 昨天张所长从医院打电话来，说您有心脏病，怕您为 周转房的事儿着急上火，让我们一定给您安排一间 向阳干燥的周转房，还说您常出差家里没人，让尽量 找处环境安全的。

**冯占元** (意外地)是吗?

**小** **刘** 我们给您找了间合适的，离你们海味店也就是五分 钟的道儿。(递过一张纸)这是地址。

**冯占元** (接看)噢，噢。

小 刘 您要想看看，我这就陪您去。

**冯占元** 好，好，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对吴学禄)谢谢您的 酒菜。我先瞧瞧周转房去。(指卷起的横幅)这事 儿，可没我!(与小刘出屋)

吴 婶 (没好气)没骨头!给点儿好处就软了!

**吴学禄** (对吴婶)你就拿他当个屁放喽!(对何祥)来，咱们 喝!(斟酒)

何 祥 (抬手挡住)得得得!咱也别结成统一战线，各干各 的吧 …… (“大哥大”响，接听) ……什么?区里来电 话?说什么?……别，甭理他!再找我，你就说我出 去买锅炉去啦，家里准备安暖气……甭着急，我一会 儿就回去。(关机)

〔吴婶示意吴学禄接着谈。

**吴学禄** 哎，你是不是怕沾小安子的包儿?这你尽管放心，安 德立被抓进去以后，我已经声明跟他划清界线啦。

**吴** **婶** 我们闺女也跟他解除了婚约啦。

**何** **祥** (嘲讽地)嘿!抖落得真干净利索。

**吴学禄** (得意地表白)哎，在原则立场问题上，我吴学禄向来 是不含糊的。

何 祥 (顺水推舟地)好，好，您坚持您的原则立场吧，咱俩 是两码事。(指桌上酒菜)这，我就谢谢二位啦，赶明

儿我明珠海鲜回请。告辞啦!(出屋) **吴学禄** (嘟哝着)比他妈泥鳅还滑 ……

〔景转至院子。

〔从何家屋里传出何奶奶的吵嚷声：“滚!滚!你们 谁愿意搬谁搬!小宝不回来，我死也不走!”

〔何祥闻声止步。

〔温主任从何家屋里颓然地走出来。 **何** **祥** (向温主任)我妈又犯病了?

**温主任** 唉!真没办法，怎么劝也不听，你大哥都急哭了。何 祥，你去帮着开导开导吧!

何 祥 哼!都是这拆迁闹的，四邻不安!(气哼哼地进屋) 〔何树德推操着何树增从院外走进来。何树增手拿 一瓶啤酒，边走边喝。

**何树德** (追问)你说，这是谁给你钱买的?(指啤酒) **何树增** (胆怯地)是 …… (指吴家)是他们家。

**何树德** 平白无故的，他们干吗给你钱买酒喝? **何树增** ……吴婶让我扛梯子去看房……

**温主任** (十分关注地)让你去哪儿看房了? **何树增** 饭铺。

**温主任** (向何树德)现在正调查这问题呢。(拉何树增)傻 增，跟我去趟拆迁办。(忙向院外走)

〔李玉敏与彩凤高高兴兴地提着一篮子青菜走进院 来。

**何树德** 玉敏，你们还没搬哪?

**李玉敏** 我去八里庄看新房去了。回来跟石川合计合计，明

天就搬。(匆匆进屋) 〔彩凤也随着进屋。

〔景转至石川家。

〔李玉敏与彩凤进屋。

〔石川正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实况转播亚运会。 〔石小磊脖子上挂着几块金牌形状的巧克力。

**石** **川** (仍看着电视)回来啦?

**李玉敏** 嗯。咱们得多少块金牌了?

**石小磊** (指着脖子上挂着的巧克力金牌)妈，你看!

**李玉敏** 嗬，这么多啦!

**石小磊** 妈妈，新房子大吗?

**李玉敏** 又高又大，可好啦!

**彩** **凤** (兴奋地)还有电梯呢，嗖地就到了八层，房间好宽敞 哟!(拉住石小磊)小磊，爸爸妈妈住一间，我们两人 住一间，还有一间大客厅。你可有得耍喽!

石小磊 (兴奋地)噢!搬家喽，搬家喽!

石 川 (烦躁地)穷叫喊什么?出去玩去!

彩 凤 小磊，阿姨领你去看推土机。(领石小磊出屋)

李玉敏 (凑近石川身旁)石川，跟孩子发什么火?我看八里 庄的房子挺好，附近有个农贸市场买菜很方便。再 说，郊区空气新鲜，对身体也有好处，咱们别犹豫了， 搬吧!

石 川 (非常勉强地)搬吧，搬吧，我没意见。 **李玉敏** (嗔怪地)哼，瞧你这情绪。

石 川 (无可奈何地)我还有什么情绪啊 ……

**李玉敏** 怎么会没情绪呢?明摆着哪，咱俩离单位远了，明年 孩子上小学也没有在这儿近便了，是不是啊?让我 说呀，这点儿困难好克服，咱们又不天天坐班，有事 去团里骑车多跑点儿路，还锻炼身体哪 ……

石 川 算了算了，你也甭给我开心丸吃。(有些激动)说穿 了，还不是因为穷嘛!咱要是像那些个体户成“吨” 成“方”的往家里挣钞票，咱也能买房，就地上楼，这 些困难都不存在了 ……

**李玉敏** 别耍你那大编剧的小脾气儿啊!那甘蔗不能两头 甜，在这儿就地上楼是好，可是新楼建成之前，咱还 得挤在一间周转房里凑合一年，彩凤怎么办?她真 要走了，咱还请不请保姆……

〔院里张所长的声音：“石川同志在家吗?”

石 川 (开门)张所长，请屋里坐。 〔张所长进屋。

**张所长** 噢，李玉敏同志也在。

**李玉敏** (热情地)请坐，请坐，您出院啦? 〔张所长点点头。

石 川 听说那天安德立动刀了，真悬啊!

张所长 咳，他动刀我倒是不害怕。他踢了我一脚，我当时一 激动，心脏病犯了，住了两天医院，没事啦!

**李玉敏** 心脏有毛病，你还是应该多休息休息。

**张所长** 这工期不等人啊!石川同志，听说你还没最后确定? 根据你们的情况，我建议还是选择就地上楼为好，你 们二位上班和孩子上学都方便，如果买房的钱不够， 可以采取缴租赁保证金的方式 ……

石 川 张所长，谢谢您的好意了，几千块租赁保证金，我们

一下也拿不出来的。 张所长 (疑惑地)噢 ……

石 川 说出来，您可能不会相信的，我和玉敏都是中级职 称，基本工资一百零七元，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补 贴，也超不过二百元，两人全部收入四百元，扣除九 十元的保姆费，还有三百多元作为四口人的生活费， 您说还能有什么结余吗?

**张所长** (真诚地)我相信，我相信 ……

〔这时，电视机屏幕上又报出获得金牌的消息。

**李玉敏** (兴奋地)噢，又一块金牌! **石** **川**

(异口同声地)真棒!真痛快!

**张所长**

〔石小磊闯进屋来。

石 川 (兴奋地)小磊，再带上一块儿!(从桌上拿起一块巧

克力金牌给小磊挂上)

〔石小磊欢呼着跑出屋子。

〔电视里播出中国国歌，远处响起了鞭炮声。 张所长 (望着石川，歉疚地)石川同志，你打算……

石 川 (紧紧握住张所长的手)张所长，我决定搬八里庄去 住，马上就去办手续。谢谢你的关心，对于不能就地 上楼，我虽有些遗憾，但绝无怨气。

张所长 (有些激动)石川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

石 川 你们的工作也很艰苦啊……我理解，好汉子怕调个 儿嘛!

〔院里冯占元的喊声：“张所长，张所长在这儿吗?” 张所长 在!(出屋)

〔景随之转入院子里。 **张所长** 老冯啊，有事?

**冯占元** 张所长!(向张所长深鞠一躬)我对不起您 …… **张所长** (诧异地)你 ……

冯占元 我刚才去看了周转房……我这心里七上八下地不是 个滋味。瞎!咱们都是国家干部，都是正科级，我跟 您比差远了!为了房子我变着法儿地跟您折腾，您 还这么……咳!我算个什么(重音在“么”)呀!

**张所长** 老冯，可别这么说。

**冯占元** 张所长，那天我跟您说的那套，全是瞎编的。我找的 对象就没结过婚，根本没有孩子。

**张所长** (和缓的责怪)你看，你看，那天弄假成真，还真折腾 得犯了病 ……

**冯占元** (羞愧地)那天犯病……也是装的。 **张所长** 什么?你没病啊?

**冯占元** (忙解释)不是，不是，心脏病我是有，可那天没犯



**张所长** 你呀!我说你可真够可以的呀!

**冯占元** 您也甭生我的气，房子的问题，您怎么说怎么是，我 服从安排。

〔院外汽车停车声。

〔温主任与傅区长走进院子。 **温主任** 张所长，区长找您来啦。

〔冯占元躲回自己屋去。

**傅区长** 老张，你可不像话，不遵病嘱，住三天医院就跑出来 啦 。

**张所长** 我好了 ……

**傅区长** 大夫说了，你的心电图测试极不稳定，还需要住院输 液治疗。

**张所长** (对傅区长)跑跑哒哒惯了，整天躺那儿，我烦。 **温主任** 这可不能硬挺着，万一出事，后悔就晚了。

**傅区长** (严肃地)这事儿没商量余地，马上回医院去。车在 外边等你哪!

**张所长** (往外走，难为情地)咳!瞧这事闹的 …… (出院) 〔汽车开走声。

**温主任** (对傅区长)我去看看何祥走了没有? **傅区长** 嗯。

〔温主任走进何家。

〔吴学禄从屋里出来。 **吴学禄** 区长来啦?屋里坐。

**傅区长** 不啦，谢谢。噢，老吴哇，你先不要出去，过一会儿拆 迁办来找你有事。

**吴学禄** 哎，不出去，不出去。(回屋去)

〔何祥随温主任走出何家。 何 祥 区长，我就是何祥。

傅区长 (笑着)何祥啊，你夫人说你买锅炉去了，你这是还没

去呢，还是已经买回来啦? 何 祥 (讪笑)嘻 ……

**傅区长** 来，咱们坐下。(给温主任搬坐的东西)温老师，您也

坐 。

〔傅区长、温主任、何祥都坐下。何祥让烟，傅区长接 过。

**傅区长** (吸一口)嗯，好烟，名牌儿的。

**何** **祥** 南边带回来的，水货，比北京便宜多了。 **傅区长** 我打电话找了你好几回。

何 祥 生意忙，不常在家。 **傅区长** 恭喜发财呀。

何 祥 全靠党的政策好。

**傅区长** 噢?那你说咱们区这危楼改造政策怎么样?

何 祥 (一怔，故作镇静地)……好!那些破房子早该拆啦! **傅区长** 你那个小四合院呢?

**何** **祥** 我那是新翻盖的，不是危旧房，用不着改造。

**傅区长** 老何，你那个院儿可是这个改造片儿的中心哪!(在 地上比划着)危旧房改造是连片整体开发，这个道理 你应该清楚哇。

何 祥 (思谋着)区长，我也提个问题。 傅区长 说吧。

何 祥 政府搞危改的目的，是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提高生

活水平吧? **傅区长** 没错儿。

何 祥 您去我那四合院瞧瞧，不客气的说，从现今中国人的

居住条件来说，我已经小康了，不需要再提高了…… **傅区长** 这么说，到头啦?

何 祥 哪能啊，我还得继续改革开放，把买卖做大，钱多了 又不咬手。哎，这符合政策。

**傅区长** 那好哇!要是我们区政府牵线搭桥，帮助你扩展经 营，你干不干?

何 祥 ……合适，就干。

**傅区长** 在菜市口繁华的大街上，给你找几间铺面房，跟人家 联营，不比你这皮包公司强?

**何** **祥** ……菜市口?(思忖)好是好……可我这小院儿 …… **傅区长** 旮旯胡同楼房盖起来，给你一套两居室，怎么样?

**温主任** 何祥，你不是老早就寻摸铺面房呢嘛! **何** **祥** 成，干得过!(兴奋地)没问题!

**傅区长** 先别说没问题，还是回家跟夫人商量商量吧。 **何** **祥** 瞧这意思，区长对我们家够摸底的。

**傅区长** (笑着)我是有备而来呀。

〔傅区长、温主任、何祥都笑了。

**傅区长** (看表)具体问题晚上到拆迁办研究。 **何** **祥** (点头)我一准去!

〔小刘和派出所民警及法院人员进院，到吴家屋外。 小 刘 吴学禄同志，请你出来一下。

〔吴学禄从屋里出来。 **吴学禄** 哎，在。

小 刘 我代表拆迁办向你宣布一个决定：经调查，你在拆迁 核定期间，有意隐瞒珠市口铺面私房两间，谈判时无 理取闹，唆使他人殴打工作人员，给危房改造工作造 成混乱。拆迁办要求你于两日内搬出应拆住房，过

时将由执法部门强制执行。 **民** **警** 吴学禄，你有什么意见?

**吴学禄** 我搬，我马上搬!(垂头丧气地回屋去) 〔何吉搀着何奶奶从屋里走出来。

何奶奶 (手摇《毛主席诏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 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恳求地)区长同志， 您多费心啦，帮助我找找小宝吧!找到小宝，我就搬 家。

**傅区长** (不解地)温主任，她要找的小宝，是什么人?

**温主任** 是她的小儿子，送给人家四十多年了，谁能找得到 啊 ?

**傅区长** (走近何奶奶身旁)何大娘，您甭着急，我们一定想法 子帮您找到小宝。

何 吉 妈，您听见了吧?傅区长答应给您找儿子啦!

何奶奶 (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傅区长)小宝，你就是小宝!

〔何吉、何祥同时拦住何奶奶。

**何奶奶** (坚信地)小宝，快跟你大哥、二哥一块儿到面缸底下

把传家宝挖出来 ……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院外传来一阵推土机的隆隆声。 〔 切 光 。

**第** **五** **场**

〔距前场一年后。

〔旮旯胡同新楼区。

〔舞台上可见庭院式楼房院子的一角和一层楼一门 一号的客厅。客厅内放着沙发、彩电，还有一台公用 电话机。门窗上贴着喜字。院内张灯结彩，呈现出 办喜事的气氛。

〔一阵汽车鸣笛声响过后，何树德跑上。

**何树德** (喊)爸爸，奶奶到了! 〔何祥从室内跑出来。

何 祥 你爸登记去了。你奶奶知道是搬新楼吗?

**何树德** 知道。今儿特高兴，一听说要住上新楼，老乐。什么 都明白了，一路上看什么事都新鲜。

何 祥 说不定这一高兴，病许好了呢。

〔王美云搀扶着何奶奶乐呵呵地走进院子。

**何奶奶** (扭身向门口)树德，你可真不懂事，人家司机师傅怪 辛苦的，怎么也不让进屋喝口水呀?

何树德 奶奶，咱们是花钱打的“的”,不用跟司机那么客气。 何奶奶 嗒嗒嘀? … … 吹喇叭?

**何树德** (觉得好笑)咳!不是嗒嗒嘀，是打“的”,这是近几年

兴的新词儿，就是叫出租汽车的意思。

**何奶奶** (自责地)瞧，奶奶病了这么些年，连中国话都不懂 了，真惨喏!

**王美云** 奶奶，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楼房。

**何奶奶** (兴奋地四处张望，旋即疑惑地扭身往回走)这 …… **何** **祥** 妈，您上哪儿去?

**何奶奶** 何祥，咱们走错门儿了，这是高干住的地方。

何 祥 (拦住)妈，没错儿。这就是旮旯胡同。您瞧，原来十 号院那棵大树不是还在嘛!原来的小平房变成大高 楼了。我搬来已经好几天了。

**何奶奶** 噢，你先搬来了。住得惯吗?

**何** **样** 挺好!这是请建筑专家特意设计的庭院式楼房。老 街坊们还经常可以在院儿里聊聊天儿什么的。

**何奶奶** 天天爬楼梯，我可受不了。得，上去我就不下来了。 **何树德** 不用您爬楼梯，人家照顾您岁数大，给您安排在一楼

住。(指)这就是门。 〔众人扶何奶奶进屋。

〔客厅内，何奶奶高兴地摸摸这儿，摸摸那儿。

**何树德** 奶奶，里面还有三间，一间是您和我哥住，一间是我 爸他们住，一间是我和美云住的。

**何奶奶** (指客厅)那这屋里谁住哇? **何树德** 这间是客厅，不住人。

**何奶奶** 哟!这么大地界儿，不住人，多浪费呀!(思虑地)这 得缴多少房钱?

**何树德** 奶奶，您放心，这房子咱买下了，往后不用缴房租了。

**何奶奶** (一惊)买下了?那不成了房产主了?咱成份就得改 了?

〔何树德无奈地笑了。

何 祥 妈，这事，一时跟您说不清楚。

〔何树增从卧室出来迎接何奶奶。

**何树增** (憨笑着)奶奶，我把被窝给您铺好了，您去睡觉吧! **何奶奶** 这傻孙子，谁大早起的就睡觉啊?领奶奶去看看房

子 。

何祥与何树增陪何奶奶进里间。

〔何树德与王美云将客厅内家具稍作移动。 **何树德** 美云，这个厅可真够大的。

**王美云** 新设计，大厅小卧室。

**何树德** 对。我说，往后你要是业务练习，可方便喽! **王美云** (受到启发)哎- (走起猫步)

**何树德** (欣喜地)嘿!没急!这才叫“安居乐业”呀! 〔电话铃响，王美云止步。

**何树德** (接电话)喂，旮旯胡同新楼公用电话.您找谁? ……

噢，我给您叫他。(向里间喊)二叔，您的电话! 〔何祥从里间屋出来。

何 祥 (接电话)喂，我是何祥……什么地方谈?……祥云 珠宝店……我知道，琉璃厂东头儿路南……好，我就 来。(放下话筒)

〔何奶奶笑逐颜开地从里屋出来。 **何奶奶** 嘿哟!这回可一步登天喽!

**何** **祥**妈，我得出去一趟。

**何奶奶** (板起面孔)不行!今儿谁也不许出去。你大哥和温 老师今儿结婚，又是喜迁新居，咱家双喜临门，得在 一块儿热闹热闹。

何 祥 妈，我中午以前一定回来，不耽误给大哥大嫂贺喜。

**何奶奶** 有什么急事，非马上去不可呀?

**何** **祥** (凑近何奶奶)我托人请了几位古玩专家，今天给咱 们那件传家宝估估价。

**何奶奶** (转怒为喜)那就快去吧，要是能估出个大价儿来，今

儿咱们家可就三喜临门喽。快走吧! 〔何祥匆匆下。

**何树德** 奶奶，今儿咱们全家出去撮一顿吧，我认识香港美食 城的老板，可以优惠。

何奶奶 瞧，美得你!奶奶不知道香港饭怎么吃，(风趣地)我 在家里给你做个大锅贴儿!(举手欲打何树德嘴巴) 〔何树德笑嘻嘻地躲闪着。

**王美云** (解气地笑着)该，该，该!谁让你嘴那么馋呢。

〔何奶奶举着巴掌打不着孙子，自己却乐得前仰后 合，十分开心。

〔捡破烂的王大妈抱着一大摞报纸来送报。

**王大妈** (高兴地)哎哟哎，何奶奶搬来了，咱们又碰到一堆儿 啦!

**何奶奶** (欣喜地)呦!大妹子，你这是学雷锋办好事哪?

**王大妈** 老姐姐，这咱可不敢当。这片楼房的订报、送报由我 承包了。

**何奶奶** 成包?……一大包一大包的送啊? **王大妈** (笑)咯咯咯 … …

何奶奶 (激动地又双手紧紧拉着王大妈)大妹子，真是没想 到啊，咱们老了老了还有这么一步好运，真得好好感 谢 …… (举起手做摇动语录本状，又停下)呦!说是 眼下不时兴背红宝书了，那……

**王大妈** 老姐姐，我看，就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

**何奶奶** (非常赞同)对!对! 〔 稍 顷 。

**王大妈** (笑)老姐姐，这下子心里可痛快了!有空我再来看

您。(指报纸)还有这么多家没送呢。我走了。(下) **何奶奶** 不送了，有空来串门儿。

〔何吉与温主任衣着整齐、满面春风地进屋，立即被 众人围起。

**温主任** (大方地叫何奶奶)妈。

**何奶奶** (满面堆笑)呃!你们怎么去了这半天哪?走累了 吧?快坐这儿歇会儿。

温主任 不累。我们登记完了，顺便去百货大楼给您挑了一

件上衣，您试试。(取出衣服给何奶奶穿上)

**何奶奶** (乐呵呵地)咳!我哪儿配穿这么高级的衣裳，让你

花钱 ……

〔电话铃响。

何树德 (接电话)喂，您找谁?……噢，在。您等着。(向温 主任)温姨，您的电话。

**何奶奶** (指何树德)还叫温姨哪，该改口了，叫妈!

**何树德** (有些羞口) ……妈，您的电话。

**温主任** (笑着接过电话)喂……我是……什么?……噢 …… 市长要来! ……几点啊?……好，好，我通知大家。 (挂上电话)

**何** **吉** 市长要来咱们这院?

**温主任** 是。今天上午就来，我去通知一下各户。(匆匆出 门 )

**何奶奶** (有些紧张)市长来?那傅区长也得来吧?这可怎么 得了!

何 吉 (不解地)妈；怎么啦?

何奶奶 咳!你们不是说，我犯病那会儿，把人家傅区长当成

小宝儿了吗，这……我现在怎么跟人家……

**何树德** 奶奶，您放心，人家还能跟您计较那事儿，兴许早忘

了 。

〔石川与傅区长推着自行车走进院来。

石 川 (向屋内喊)何师傅，傅区长来给你们贺喜哪! 〔何吉等人迎出来，请傅区长和石川进屋。

〔何奶奶无地自容地躲向屋角。

**傅区长** (热情地奔向何奶奶面前)大妈，听说你们今天是双 喜临门，给您道喜!

何奶奶 (拉住傅区长双手，歉疚地)傅区长，我那阵儿犯病的 时候，胡言乱语地对您不恭了，您可别生气，给您道 歉!(欲鞠躬)

**傅区长** (急忙扶住何奶奶)大妈，您比我母亲还年长呢，我就

是您的晚辈嘛!

**何奶奶** 可您是一区之长啊!

**傅区长** 大妈，民为父母哇!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何奶奶** (点头)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石** **川** 何奶奶，我也是来给您贺喜的。

**何奶奶** 同喜，同喜!石川，你跟傅区长一块儿来的，是不是 调区政府了?

**傅区长** (笑)石川没调区政府，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何** **吉** 噢，石作家，要把这危旧房改造，写个剧本啊?

石 川 不，只是想写篇报告文学。何师傅，找时间还得请您 谈谈喜迁新居的感想。今天就不打搅新郎官喽!

**傅区长** (向何吉)新郎官，我们先上楼去转转，待会儿市长来

了，我们再下来。(转向何奶奶)大妈，搬进新房，又 娶了一位好儿媳妇，您享福喽。

〔何奶奶的手又举了起来。

〔傅区长和石川出屋。人们送出。

何奶奶 (忽然想起，对着傅区长的背影) ……我得感谢共产

党，感谢人民政府!

〔傅区长和石川走至院中。

〔温主任自楼上下来，走出单元门。

**温主任** 傅区长，你们来了。我这儿正通知各户呢。 **傅区长** 您忙您的。

〔傅区长和石川向楼上走去。

〔何祥提着一个布包急步走进屋里。 〔何吉等人围拢过去。

**何** **吉** 老二，(指布包)怎么样?能卖多少钱? 何 祥 (沮丧地)唉!都甭指着它了，不值钱! 何 吉 怎么,没人收购哇?

何 祥 (拿出琥珀夜光杯)它是假的 ……

何奶奶 (闻此，站立不稳，坐到沙发上)假的 …… (沉思不语) 何 吉 妈，您别着急，病刚好，千万别再急出好歹来。

何 祥 妈，没它咱照样有吃有穿，咱能挣，您放心。

**温主任** 您想开点儿，身体硬硬朗朗地，比什么都宝贵。

**何奶奶** (点头)嗯，嗯，妈明白。(思忖着，拿过琥珀夜光杯)

这个玩艺儿，让咱们老少几辈儿人盼了个空啊! **何树德** 妈妈，干脆摔了它，解解气，算啦!

**何奶奶** 不，不能摔，留着它……(将琥珀夜光杯揣在怀里)

〔一位民警跑进院来。 **民** **警** 老街坊们，市长来了!

〔这时，楼上、楼下，屋里、屋外所有的人都涌向院里。 〔院外，传来汽车声响。

〔众人雀跃、鼓掌。 〔 大 幕 闭 。

— — 剧终

**相约星期六**

陆 军



人 物 表

叶 子——女，25岁，证券公司职员。 康泰克——男，26岁，广告公司职员。

李晓鹏——男，27岁，大鹏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雨秧秧——女，20岁，白血病患者。

雨 果——48岁，画家，雨秧秧之父。

周 末- 女，29岁，“周末情吧”老板。

苏星禹——男，27岁，新星洁具公司总经理。 毛 毛 女，23岁，护士。

冯招娣- 9岁，毛毛母亲，下岗工人。 冷 艳——女，27岁，商人。

蒲公英——21岁，打工妹。 金 明 24岁，打工仔。 彩 彩 — — 21岁，打工妹。

许徐乐- 女，23岁，三流歌手。

乔歌 — — 男，45岁，电视节目主持人。 小 霜- 女，25岁，电视节目主持人。 夏 阳 ·男，28岁，服装设计师。

男女嘉宾、保安、服务小姐、顾客、阿香、女秘书、警察等。

〔电视台演播厅。

〔斑斓多彩的灯光打在《相约星期六》五个温馨、浪漫 的大字上，十二个青春亮丽、光彩夺目的男女嘉宾端 坐两侧。

〔主持人乔歌、小霜上。掌声响起。

乔 歌 亲爱的观众，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走进第88期《相

约星期六》。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告诉大家一个 好消息，为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这个节目，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上海大鹏房 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晓鹏先生决定在他开发 的“大上海花园”区域里新辟十二套住宅房。从这一 期开始，凡是在我们这个栏目里相识、相爱并走进婚 姻殿堂的男女嘉宾，都可以获得由大鹏房地产公司 提供的二室一厅鸳鸯住宅一套，无偿享有使用权二 十年。

〔众人热烈鼓掌。 嘉 宾 二十年以后呢?

小霜二十年以后没有发生婚变的家庭，将无偿获得住宅 房的永久产权!

〔掌声雷动，伴有喝采声。

乔 歌 现在我们请上海大鹏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晓鹏先生 与大家见面!

〔李晓鹏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上。

小 霜 李先生，请您谈一谈，您为什么要出巨资搞这样一个 有创意的活动?

李晓鹏 谢谢主持人给了我这么 一 个机会。我搞这个活动， 主要有三点想法，第一，为我的企业作广告。我是一 个上海人，几年前去广东做生意，现在刚刚回来，上 海人可能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企业，所以，这个举措， 首先是一个企业行为。第二，为我所喜爱的电视节 目做点儿贡献，使生活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 的人们每周都有一个温馨的话题，共同用真情来灌 溉一片真实、纯净、温暖的爱情和友谊的土壤，也算 是我的一个社会行为吧。第三，为我个人的私人情 感发出寻呼。这几年忙于创业，疏于情感，随着岁月 的流逝，我越来越感到初恋的珍贵。所以，借此机 会，我想对我的初恋说一句话：你永远是我心中的一 片绿叶!我还能见到你吗?这，便是我搞这个活动 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仅仅是我的一个个人行为，完

了。谢谢大家!(下) 〔掌声响起。

乔 歌 说得好!我们衷心地祝愿李先生能通过我们的节目 找回自己的初恋，美梦成真。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十二位嘉宾。 一号男嘉宾，康 泰克，二十六岁，广告公司职员。爱情格言：我是你 背后的一座大青山，你是我雨中的一把小红伞。

小 霜 一号女嘉宾，丽达，二十三岁，保险公司业务员。爱 情格言：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乔 歌 二号男嘉宾，苏星禹，二十七岁，公司总经理。爱情 格言：爱情是棵长青藤，我们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 着藤，藤儿连着瓜，瓜儿越甜藤更壮，藤儿越壮瓜越 大 。

小 霜 二号女嘉宾，雨秧秧，二十岁，业余词曲作家。爱情 格言：人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一枝芦苇，而爱情是世界 上最坚固的一道长堤。顺便介绍一下，那首红遍全 中国，名列新歌排行榜榜首的流行歌曲《彩虹之歌》

就是由雨秧秧小姐作词作曲的。 〔众人一阵欢呼。

乔 歌 三号男嘉宾，夏阳，二十八岁，服装设计师。爱情格

言：女人是贴身的内衣，男人是挡风的茄克。

小 霜 三号女嘉宾，毛毛，二十三岁，医院护士。爱情格言： 用诚恳的线绣枕头，用纯情的针缝被套，好好过日子 吧!

乔 歌 四 号 男 嘉 宾 ，赵—

〔忽然，一阵大呼小喊，冯招娣急匆匆奔上，保安随 上 。

冯招娣 (夸张地)啊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乔 歌 怎么回事?保安，我们正在做节目，怎么可以随便放 人进来?

保 安 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人丈夫刚刚出了车祸，人快不 行了。她女儿在这里做节目，她硬要进来，说让女儿 再见亲爹一面，能不放她进来吗?

小 霜 (忙上前)这位阿姨，你先别急，慢慢说。

**冯招娣** 毛毛，毛毛!

〔毛毛走下嘉宾席。众嘉宾站起来。 毛毛妈妈，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冯招娣 (一把抓住毛毛)毛毛，你快跟我回去!走!

毛 毛 我们在做节目，你在这里吵，多不好!我求求你，快

回去，有什么话等我回去再说。 冯招娣 你爸爸要死了，快回去!

〔众人齐劝说毛毛。

**冯招娣**

毛 毛 乔 歌

毛 毛

听见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姑娘，还站在这里干什 么!回去!

不，我不回去!

毛毛，回去吧。上电视以后还有机会，可你爸爸生命 有危险，你要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爸爸他、他、他早在三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众人哗然，齐声谴责冯招娣。

乔 歌 毛毛妈妈，你这就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 笑?

小 霜 是啊，太不像话了!这里是电视台，不是小菜场! 〔保安上来请冯招娣出去。

冯招娣 (怒吼一声)谁敢动我?哼，电视台，电视台怎么啦? 办这样的栏目，诱骗人家良家妇女，我看你们是黄鼠 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

**苏星禹** 毛毛妈妈，你消消火!话可不能这么说——

**冯招娣** 哼，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乡下来的打工仔吗? 两年前还在我们里弄里推销你的抽水马桶，今天倒 像模像样做起了嘉宾!

毛毛(喝住)妈妈，我求你，别说了，别再丢人现眼啦!

冯招娣 丢人现眼的是你们!人家找对象，谈恋爱，都是悄悄 地、秘密地、偷偷摸摸地、不好意思地!看看你们，还 钻到电视里去，女孩子眉来眼去，搔首弄姿，男孩子 吹牛皮、夸海口，一点儿也不脸红!看看，这都是些 什么人!

〔众人激怒，议论纷纷。

**乔** **歌** 毛毛妈妈，我希望你别再胡说八道，快给我出去! **冯招娣** 谁胡说八道?我问你，这些青年人都结过婚吗? **乔** **歌** 当然没有!

**冯招娣** 哈哈哈!骗人!别人我不知道，可这位年轻 —

(指康泰克)他就住在我一条弄堂里，他早就结婚了! 〔众人哗然。

**乔** **歌** (严肃地)康泰克，怎么回事? **康泰克** 乔主持，你听我说!

**冯招娣** (打断)看看，他老婆就坐在他背后(指幕侧),哈，还 是后援团团长呢!办这种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都 是骗人的把戏!

〔现场乱成一团。叶子上，欲言又止。

〔幕内一声：“等一等，你们听我说!”周末风姿绰约， 款款而上。

**周** **末** 乔主持，小霜!

**乔** **歌** (似曾相识)你是二号女嘉宾雨秧秧的后援团团长? **周** **末** 是的。乔主持，我还是《相约星期六》栏目第一期的

嘉宾。

乔 歌 噢，我想起来了，你是周末小姐!欢迎欢迎!

小 霜 对对对，是周末!(握手)

周 末 各位朋友，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康泰克和叶子小姐 137·

并没有结婚，这一点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李晓鹏闻声暗上，他远远地打量着叶子，脸上表情 复 杂 。

**周** **末** 我熟悉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本人开的周末情吧的 常 客 。

众 人 (议论)周末情吧! ……挺有情调的名字! ……在什 么地方?

**周** **末** 说起来，周末情吧还是我参加《相约星期六》这个栏

目以后的产物。我个人的经历可以证明，《相约星期 六》绝没有半点儿乱七八糟，对年轻人来说，她是一 个十分严肃，十分有价值的栏目。因为，在当今社会 里，一个非常偶然的际遇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 生道路。可以说说我的故事吗?

乔 歌 请说!

周 末 (礼貌地点点头)谢谢。几年前的那一天我上了电 视，一个来沪投资的日本老人费尽周折找到了我，他 说我非常像他死去的小女儿，衷心地恳求我做他的 义女。我从小失去双亲，面对突如其来的父爱，我既 没有拒绝的理由，也没有拒绝的勇气。这样，我就成 了这个日本老人的女儿。老人很开明，也很富有，他 不要求我做什么,只希望我逢年过节去日本住上一 阵子，然后就是每个月给他打几个电话。我在日本 老人办的上海公司里做高级秘书，日子过得很悠闲。 有一天，我们第一批参加《相约星期六》栏目的朋友 在一起聚会，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办一个周末情 吧，让年轻人到这里来谈谈情、说说话、唱唱歌、喝喝 茶。我的义父很支持我这个想法， 一下子给了我五

千万日元。不到一个月，我的周末情吧办起来了，我 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现在我生活得很充实， 很快活。

〔李晓鹏急步上前。

李晓鹏 对不起，乔主持，我有一个建议，本公司为《相约星期 六》设立房屋奖的初衷是，希望节目真实些，再真实 一些!因此，为了剔除虚假的东西，能否让每位嘉宾 说说自己的前史?当然，前提是自愿，而且也不必牵 涉隐私。

乔 歌 好，这个建议很有价值!本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 题就是“说说你自己，真情不保留”,那么,我们希望 在座的嘉宾真实地说说你自己吧!

**苏星禹** 好吧，我说。 **夏** **阳** 我也说!

**康泰克** 没意见，我们还是一起说吧。 **叶** **子** 阿康，你不要多嘴好不好?

**康泰克** (纳闷地)为什么?这节目还是你鼓励我来做的。

**叶** **子** 我鼓励你来找朋友，找情人，可我不想听什么前史。

**李晓鹏** 我倒是很想听听。我还特别想仔细听听康泰克先生 的前史。

**叶** **子** 你!——好吧，既然你们一个要听，一个要说，我只 有惹不起，躲得起了!乔主持，对不起，这个节目少 一个现场观众没损失吧?告辞了!(匆匆下)

**周** **末** (喊)叶子，叶子!(追下) **小** **霜** 她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冯招娣** (在 一 旁讪笑)哼!这里面就是猫匿多多，看你们怎 么收场噢!

毛毛(大叫)妈妈，求求你出去吧，不要在这里再闹笑话 了!

〔众人骚动不安。

乔 歌 肃静，肃静!(手持话筒走向康泰克)康泰克先生，恕

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和叶子小姐究竟是什么 样的关系?

**康泰克** 男女关系。 〔哗然。

**康泰克** (平静地补充)我是男的，她是女的，所以我们只能是

男女关系。 〔众人笑。

**乔** **歌** 你的回答很狡猾，也很机智。

**康泰克** (苦笑摇头)不，这是最无奈的回答。主持先生，也恕

我更加冒昧地问李晓鹏先生一个问题，可以吗? **乔** **歌** 请。

**康泰克** (礼貌郑重地)我想知道您是否认识叶子小姐? **李晓鹏** (点头)不仅仅认识，她是我的中学同桌。

**康泰克** (吃惊地)同桌?

**李** **晓** **鹏** 不仅仅是同桌，而且少女时代的她，曾经就是我的初 恋 !

〔众人哗然。

乔 歌 (微笑)奇迹啊，真是奇迹!李晓鹏先生，祝贺你! (与李晓鹏握手)

〔在众人的掌声中，《同桌的你》歌声引入，场上活跃 起来 。

**李晓鹏** (有些激动)祝贺什么呢?我现在脑子很乱，像做梦 一样，不对，梦里的重逢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一切

来得太突然、太慌乱了!我有点儿懊悔，懊悔这样的 重逢特别的不浪漫!不过，无论今后怎样，我还是庆 幸自己，也感谢你们，让我走进了《相约星期六》。

〔掌声热烈。《同桌的你》歌声回荡。

二

〔康泰克寓所。傍晚。录音机回荡着歌曲《同桌的 你》。

〔康泰克沮丧地仰躺在沙发上，脸上盖着一张白纸。 〔门铃响。康泰克没有反应，叶子独自开门进屋，走 过去把录音机关掉。

**康泰克** (坐起，茫然看着叶子)你回来了—— **叶** **子** (放下包物，脱去外衣)不欢迎啊?

**康泰克** 哪儿敢哪?听听， 一天不到，连说话的口气都变了， 还带着挑衅的意味!哎，人一阔，脸就变啊。(又欲 躺倒)

叶 子 (不高兴地)你说谁呢?怎么不检点一下你自己!下 班回来不买菜，不做饭，胡思乱想不说，又添了新毛 病，听什么《同桌的你》呀!是不是你也开始怀念同 桌了?老实交代!

康泰克 (苦笑，点头)没错!我搜肠刮肚地回忆了一遍，从幼 儿园大班缝上开裆裤，到中学毕业留起小分头，我那 些同桌排成一队，可惜都是秃小子，没遇到过红颜知 己!

叶 子 (扑哧一笑)活该!

康泰克 叶子，你够有福分的。好在我没能力要你，也好在你 初恋的同桌比我有出息，是个体面的都市新贵，功成 名就的才俊，白领商界的款爷!到今天，我知道，咱 俩这不冷不热、不咸不淡、不死不活、不明不白的同 居日子，就算是熬到头了!

**叶** **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康泰克** 别跟我客气。你可以扮成不谙世故的女孩，而我，却 不能自欺欺人地装孙子啊!

**叶** **子** 阿康，你到底要做什么?

**康泰克** 唉，参加一次《相约星期六》,没料到奇迹这么快就发 生了!可惜电视这个月老没能光顾我的痴情，却反 倒找回了你的初恋!

**叶** **子** 我怎么会知道?一个八年毫无音讯的老同学，突然 间鬼使神差地冒出来了，还是节目的赞助商。

康泰克 这都不算什么。真正的奇迹是人家铁了心想找你，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就触电一样击中 了你!哎哟当时你一变脸掉头，我差点儿没吓晕过 去 !

**叶** **子** (笑了一下又收住)阿康，我们同居快一年了，你到底 想不想娶我?

**康泰克** 还用问吗?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叶** **子** (委屈地)可我每次催你结婚，你总不当回事!

**康泰克** 你这么说不公平。结婚?也许是我把这两个字看得 太神圣太当一回事了，所以我怕!记得我对你说过， 一个真正的男人要先立业、后成家，立得住自己的脚 跟，才搀得稳太太的柔臂!古人的标准是三十而立， 所以我准备再奋斗四年，而后为你实现“三自一包”

的承诺。

**叶** **子** (堵住耳朵)我不听!

**康泰克** 我要你听!“三自”就是用自己的轿车把自己的新娘 接到自己买的新房里，“一包”就是包你一辈子过上 幸福的日子!

叶 子 (烦躁地)够了!我们都快三十的人了，还哪来的一 辈子。一辈子过去三分之一了，我再也不想听你的 鬼话了!我只想结婚，只想要一个孩子，只想要一份 结结实实的爱，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

康泰克 我相信。可是每一次你依在我的怀里憧憬婚后的日 子，你要的就不只是这些。“一个孩子不等于玩具， 一份爱不同于白开水，一个家不能是租赁的公寓!” 这可都是你说的!

**叶** **子** 我的要求过分吗?

**康泰克** 不，一点都不过分!可我现在满足不了你，我需要时 间，再给我一点时间。

**叶** **子** 可我怀疑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

**康泰克** (冷笑)你这是自欺欺人。你真想和我结婚?你明摆 着早就放弃了我!

**叶** **子** 那我为什么要和你住在一起?

**康泰克** 你害怕寂寞!

**叶** **子** (激动地)不，是因为我爱你，我离不开你!

**康泰克** (恼怒地扳住叶子的肩)那你为什么还要怂恿我去上 电视、做节目?

**叶** **子** 你不是要去证实一下自己的魅力吗?

**康泰克** 魅力?我有什么魅力!你的初恋才够得上魅力!满 意了吧?哈哈哈!(大笑)

叶 子 (气恨地)阿康!你我吵嘴，请不要牵涉别人，伤害别 人。我和他没有关系!你有气有怨，就冲我撒吧，别 指桑骂槐，他和你更没有关系!

康泰克 好，叶子，我没有你有教养，也没你沉得住气!其实， 你不必这么压抑。说到底，我们并不是夫妻，你和我 ——又算得上有什么关系呢?

**叶** **子** (泪流满面，浑身颤抖)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康泰克** (心情沉重地)从前你心情不好、发脾气的时候，常常 这样对我说，说得我心寒、恐惧，没有自尊，在你面前 抬不起头。可那时，你是浑然不觉啊!(哭了)

**叶** **子** (抱住康泰克)阿康!原谅我——好吗?

康泰克 (摇头)不，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叶子，我没有能力 娶你，只想好好爱你，宝贝一样地守住你，但我力不 从心。看到李晓鹏，我清醒了，也觉悟了，我不得不 服输，你应当属于他，这是天意。

**叶** **子** 别天意地意，是你无情无义!

**康泰克** (苦笑)随你怎么说，只要你将来过得好，我心里就轻 松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叶** **子** 你真舍得我走?

**康泰克** (点头)舍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感激曾经拥有!

(吻叶子的双手) 〔音乐起。

**叶** **子** (点头)好，我答应你，我走!(回身，下意识拿起桌上

的酒瓶，倒了半杯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康泰克** (见叶子又欲倒第二杯)别喝了，会醉的!

**叶** **子** 你放心，我不会赖在你这儿的，我这就收拾东西，今

晚就离开你!

**康泰克** (猛地从叶子身后抱住她)叶子!把酒给我吧，我替 你喝!

叶 子 (拉住康泰克持杯的手)不，让我喝!喝点儿酒，只不 过是想暖暖身子，壮壮胆子，再借点儿醉意的麻木，

让我走得不那么心痛! **康泰克** 叶子!别恨我 ……

**叶** **子** 恨你，有什么用?

**康泰克** 我不愿让你再跟着我遭罪。 **叶** **子**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遭罪?

**康泰克** 我不想让你错过那天赐良缘的机会! **叶** **子** 你为什么不把这机会留给自己?

**康泰克** 我别无选择。

**叶** **子** 你有!你也有青春，你也有智慧，你也有激情，你也 有爱!

**康泰克** 可我没有实力，没有钱，我被解雇了!(递上解聘书) **叶** **子** 那又怎么样!你还可以找个新的工作，你是个男人呀。

**康泰克** (抽搐着肩膀)你走吧! **叶** **子** 你到底怎么了?

**康泰克** (大吼)没怎么!……你走吧。你走了我会过得轻松 些，过得轻松些!你懂吗?

〔叶子怔了片刻，“啪”地放下酒杯，踉踉跄跄回身拾 起包物，拿起风衣哭着往门外跑。

**康泰克** (难过又不知所措地)叶子——(欲拉叶子)

〔叶子“啪”地一个耳光打在康泰克脸上，转身离去， 门重重地关上了。

〔乐声沉重忧伤。

**康泰克** (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叶子!叶子 — —

三

〔周末情吧。

〔灯光如梦如幻，音乐如泣如诉。墙上挂着壁毯、纺 织品和现代绘画；桌子上摆着红的酒、绿的葡萄和各 色鲜花， 一股温馨浪漫、亲切随和的气息与情调扑面 而来。

〔几对情侣相对而坐，眉目传情，喁喁私语。歌手许 徐乐在唱着一首怀旧的情歌。画家雨果在替一个女 孩画肖像画。打工妹蒲公英正忙着替客人送毛巾。 〔叶子推门进来。

**周** **末** (忙迎上去)叶子，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一 大圈啊? 脸色这么难看，快坐下!

**叶** **子** 末末姐!

**周** **末** 今天怎么 一个人来?康泰克呢? **叶** **子** 我们分手了。

**周** **末** 这么快?说分就分? …… 为你的初恋情人?

**叶** **子** 这种没头没绪没着没落的同居日子，我也过够了!

**周** **末** 可他是爱你的。我看得很仔细，他甚至是诚惶诚恐 地爱着你的!这样的感情当然有点儿累，所以你得 学会宽容。

叶 子 我宽容地接受了他的一切，包括分手。就像我们现 在，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了。

周 末 也难怪，你们还太年轻，感情不算成熟，却早早地先 把同居日子过了。爱情也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挥霍掉 了，真可惜!

叶 子 末末姐，我也有点儿后悔。当初不该选择如此疯狂 而潦草的恋爱方式，自以为很现代，很新潮，接触没 多久，就吃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有特色的酒家，玩遍 了这座城市最豪华的娱乐场所。消费时尚、消费青 春，然后就匆匆忙忙地上床。整个过程被大大地压 缩了，后面的生活提前了，高潮变成了开头，形体运 动大于言语表达。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更没有朝 思暮想的苦恋，到公园里去数落叶，去小河边采柳 絮，都成了梦中的奢望，想起来真有点儿悲哀!

周 末 嘿，我们的叶子快成解答爱情问题的哲学老人了! 那你的意思——

叶 子 我……想和你聊聊，又怕你耻笑。我心里乱得很，一 阵阵发慌。

周 末 我知道了。是为那个初恋情人……李晓鹏!对不

对?

**叶** **子** 末末姐，你一定很看不起我吧? 周 末 怎么会呢?

叶 子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真荒唐! 周 末 他一定找过你了?

**叶** **子** (点头)他找到了我们公司，我没见他，躲在里间办公 室，让同事谎称我外出办事了；他又要去了我的呼机 和手机号码，天天呼我，打我的手机，可我……还是

没敢接，也没敢复机。但我其实很想再见到他!很 想……

**周** **末** 倘若突然有一天他放弃了与你联系，你会习惯吗?

叶 子 不，我知道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他了!少年往事也一

点点在记忆里复苏了，所以我发慌，有点儿不知所 措 。

周 末 嗯，让我想想……这个李晓鹏，相貌堂堂，气质高贵， 也的确是男人中的佼佼者，恐怕就是这些使康泰克 感到了不寒而栗，无望自卑吧!

**叶** **子** 上学时他可没这么神气活现。我其实对现在这个李 晓鹏感到特别陌生，所以心里总觉得有点儿玄。

周 末 那倒不必。爱一个人，心理上必须能够平等。如果 被对方的优势压倒，你就不可能拥有自信，也不会感 受到真正的爱情。我对李晓鹏，没有别的成见，只是 觉得他特别强调要找寻初恋，这举动多少有点儿刻 意。这么自负又成功的男人，会不会在性情上偏激?

**叶** **子** (认真地倾听，寻思)那……我……

周 末 (一笑)嗨，也许我的顾虑是多余的。看他对初恋的 感情那么刻骨铭心，叶子，你们当初一定有动人的故 事吧?

叶 子 嗯。其实我很对不起他，真的!高中时我们做了三 年同桌，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彼此偷偷爱着，也彼 此互为骄傲。那时的爱很朦胧，只能在眼睛里表达、 诉说，但是心灵全懂，也相通。记得只有在全校看电 影时，我俩才会坐在黑咕隆咚的电影院里紧紧拉住 手，拉到两个人的手心都湿汗淋漓，心跳加速，满脸 通红!让老师误以为是给电影院热的闷的，还给人

家提过意见呢。

**周** **末** (笑)太有意思了!后来呢?

**叶** **子**后来就是悲剧了。高考那年，填报志愿，我们两个不 约而同填报了复旦大学同一专业，而那个考分录取 最高的专业只在上海招收两名新生。班主任急了， 说这样做太冒险了，无异于自相残杀，同桌争斗啊! 可我们都对那个专业渴慕已久，谁也不肯谦让，就这 么僵持着，彼此有了忌恨和隔膜。记得报考志愿的 最后时刻，老师对我说：“叶子，你要想好，千万不能 任性赌气，老师不忍心看你失败。晓鹏比你略占优 势，还是让他报吧。你换一个专业会更保险!”老师 的话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哭着摇头说不，我一 定要争，我不在乎落榜!老师那满怀期待和关爱的 目光从此就黯淡消失了!而我和晓鹏也变成明争暗 斗的仇敌。我们互不理睬，攀比较劲，一同闷在课室 里熬夜复习，谁也不肯比谁早走一步，谁也不肯比谁 多玩一分钟。有一天晚自习下起了大雨，同学们都 走了，只有我和晓鹏还在对着厚厚的一沓卷子发呆 ……他知道我没带伞，几次想同我说什么,也许就想 陪我一道回家吧，可我偏不理会，头埋得很低……过 了好一阵，我才突然发现他悄悄把自己的伞留在我 身边，而自己孤零零地跑进了大雨里!我一下子奔 到教室窗前，可他的身影早已不见了!结果，第二天 他没来上学，他整整病倒了三天，是为了我!谁都知 道，高考前那最后的几天，每一分每一秒对我们来说 都是金子一样地珍贵啊。

周 末 太可爱了，他太可爱了!叶子，后来呢?他考上了吗?

叶 子 他没考上第一志愿，我考上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 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沉重如铅似的坠着一块石头! 晓鹏被一所外省大学录取了，他没再和我告别，而我 更是没脸见他，也没有勇气去送他……从那以后，我 们就断了联系，时光一晃就是八年。我几乎把他淡 忘了，不料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他又回来了，又突 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该怎么办?

周 末 (擦了擦眼泪，激动地合掌，无限憧憬地)去找他，你 一定要去找他!这是天赐的良缘，命运的恩宠啊! 叶子，我支持你，千万千万别再错过!

叶 子 (感动地起身)末末姐，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

周 末 这么古典，这么纯情，这么感伤，这么浪漫……我真 后悔投错了胎，自己要是你的少年同桌李晓鹏，早就 一把将你抢过来了!

叶 子 末末姐，别笑话我了，帮帮我吧!

**周** **末**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我知道，这是天底下最傻最傻 的傻事，可女人天生就是干傻事的!我们不干谁来 干呢?(与叶子笑起来)

叶 子 (朝远处正在专心作画的雨果看了一眼)雨果老师还 是天天到这里来画肖像?

周 末 为了给女儿秧秧治病，他放弃了艺术，赚钱成了他惟 一的使命。

叶 子 你还爱着他吗? 〔周末点点头。

叶 子 你们的事有进展吗?

〔周末摇摇头。

叶 子 那你打算怎么办?

**周** **末** 等他。

**叶** **子** 没有任何条件?

**周** **末** 没有，我愿意等他到地老天荒。

**叶** **子** 听说他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

周 末 是的。二十年前，他还是个刚从美院毕业不久的大 学生，作品就引起了国内外画坛的注意。一个全国 性的美术展览会上，他展出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幅裸 体女人的油画。在那幅画里，他把那个年轻漂亮的 女模特最女人的部位特别突出地描绘出来，以此来 表达对女性生命的礼赞和讴歌。画展出以后，立即 引来一片非议，一个高层领导愤怒地斥责他是色情 画家。他从此一蹶不振。想不到祸不单行，第二年 春天，他的妻子在生秧秧时难产死了。他无法忍受 他非常热爱的那座城市给他带来的厄运，于是，带着 刚满月的女儿来到了这里。他继续画画，只是他的 画越来越迷乱，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了!他把女儿 秧秧当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教她学画、弹琴、跳舞、 唱歌。父女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滋润。想不到生 活又来捉弄他了，秧秧十六岁那年，突然高烧不退，

一检查是得了白血病!他的精神几乎全垮了。这么 些年，他就为女儿活着，拼命地作画，拼命地赚钱，拼 命地为女儿治病!

**叶** **子**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你等这样一位富有沧桑感 和责任心的男人，结论只有一个字：值!

**周** **末** 谢谢你，叶子。谢谢你的理解，也谢谢你的鼓励! (激动地擦泪)

〔两个女子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四

〔繁华的购物广场上，顾客川流不息，成双成对的年 轻男女捧着玫瑰花、巧克力盒及缤纷的衣物纸袋过 往不停。一家精品商厦门外，戴着天使面具，装扮成 天使玩偶模样的康泰克在向路人送广告单。

**康泰克** (怀抱厚厚一沓彩色广告单，大声吆喝)东方伊甸园， 东方伊甸园!上海最大规模的鸳鸯新世界别墅梦家 园!绿荫花地环抱你，蓝天碧海真浪漫……瞧一瞧 啦看一看，新婚夫妇首选居家商住——东方伊甸园! 亚当夏娃流连忘返!东方伊甸园东方伊甸园 ……

〔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

康泰克 (用手忙扇一扇自己后腰上伸出的天使翅膀，跳下广 场台阶，奔向青年男女)先生小姐，皆大欢喜!请收 一份情人节厚礼——伊甸园新居，伊甸园新居!

**男青年** (接过广告纸，不屑地笑笑)这叫什么厚礼?不过是 张广告纸!真要是送我们一套房子才够意思。

**康泰克** 首期推出的花园公寓刚刚上市，七折优惠大酬宾啊!

**女青年** 哼，你这个怪模怪样的大天使，怎么一点不了解中国 国情啊?看看我先生这副单薄相，别说七折优惠，就 是五折放血、三折甩卖、两折跳楼我们也跳不起，住

不起，享受不起!(抢过广告纸一扔，拉住男青年胳 膊)走吧，别做梦了!

男青年 今天是过节，你不要出语伤人好不好?我们现在住 不起，将来还住不起吗?真是的!(嘟囔着和女友走 下)

〔又一些人过往，他们接过广告，看也懒得看就都随

手一扔。满地飘落着五彩缤纷的广告纸。

〔雨秧秧怀抱玫瑰花和购物纸袋走过，伫足。

康泰克 (热情地往一中年人手里送广告纸)先生，请收一分 情人节大礼!东方伊甸园新居，花园别墅小区，浪漫 生活天地……

**中年人** (尴尬地躲闪着，推推眼镜)谢谢，谢谢!(不接纸)

**康泰克** (感动地)不客气。收下看一看，哪怕看一眼，就看一 眼。

**中年人** 不看不看!

**康泰克** 拿去送给您夫人看—— **中年人** 夫人离了!

**康泰克** 送给您情人看 — **中年人** 情人跑了!

**康泰克** 噢……送给您儿女看—

**中年人** 儿女出国定居了，我是光杆司令!你还想给谁看? **康泰克** 我……对不起!本想祝福您 ……

**中年人** (一把夺过广告纸扔向半空)祝福我?下辈子吧。下 辈子再光顾你的伊甸园，现在我得去幼儿园接孙子， 我孙子都等急了!(匆匆下)

〔音乐声中，嘈杂的人声渐弱，康泰克疲惫又落寞，心 灰意冷地望着一地随风飘落的广告纸，深深叹口气，

蹲下一张一张地认真地拾捡着。 〔雨秧秧心有所动地弯腰。

**雨秧秧** (柔声细气地)天使哥哥，天使哥哥! **康泰克** (惊诧地仰头)谁?是在叫我吗?

**雨秧秧** 天使哥哥，你好不容易发了这么多售楼纸，为什么又 一张一张捡回来呢?

康泰克 噢……因为人都没怎么看随手就扔了，说明我的工 作没完成。广告广告，要让人们都知道，所以……我 还得把它们捡回来再发。总会有人看的，小妹妹，你 也看看吧。

**雨秧秧** (拿起地上的一张纸)我都看半天了，这些广告语我 都会背了。

**康泰克** (惊喜地起身)真的吗?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雨秧秧** (调皮地)只可惜我住不起!

**康泰克** (不好意思地笑笑)嘿嘿，其实我也住不起。

〔两人对笑，冷得直哆嗦，轻轻跺着脚。康泰克又弯 腰去捡地上的广告纸。

**雨秧秧** 你真傻!街上这么冷，天都黑了，你总是这么发个不 停，又捡个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活儿干完呀?

**康泰克** 快了快了。今晚是情人夜，来逛街的人多，这些东西 会发光的，不用愁。如今有钱的人还是蛮多的。

雨秧秧 你太认真啦，天使哥哥!(抢过康泰克怀抱的广告纸 欲走开)趁着人不知鬼不觉，把它们都丢进垃圾桶 里，你的工作不就完成了?

康泰克 (抢回广告纸)哎小妹妹，这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才 找到这分新工作，不能渎职偷懒耍滑头呀。我得对 得起公司，对得起我们老板。(咳嗽两声)

雨秧秧 看你吆喝得嗓子都冒烟了吧?(从购物纸袋里掏出 一盒纸包装饮料)天使哥哥，请喝酸梅汤吧。(说话 间围巾慢慢滑落下来)

**康泰克** (感动地接过纸饮料，慢慢摘下面具)谢谢你啊小妹 妹。(见是雨秧秧愣住了)你?

雨秧秧 (只顾抚摸康泰克的面具和翅膀)天使哥哥，你的面 具和翅膀都冰凉冰凉的，我还以为很柔软呢。(见是 康泰克，也一愣)咦?是你?

**康泰克** (不好意思地)你好……秧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 你。

雨秧秧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康大哥，你……你不 是广告公司的创意设计师吗?怎么在街头派发传单 呀?

康泰克 (喝了口饮料，看着雨秧秧)没错，我从前一直是创意 设计师，可老公司把我解顾了，现在……我又到了一 家新公司，这公司刚刚起步不久，干活缺人手，样样 都得亲历亲为。

**雨秧秧** 噢……那为什么被解聘啊?(突觉失口)对不起，也 许我不该这么问。

康泰克 (坐在台阶上玩弄着手里的面具)没什么,只是一个 偶然的原因。那天一大早，老板派我站在公司宾馆 大堂电梯口恭候一位重要的日本客户，站立了二十 分钟，客户还没见影儿。一对旅游老华侨误以为我 是宾馆大堂的工作人员，向我问讯，我转身给他们指 地图那会儿功夫，要接的客户见电梯口没人，就径直 自己上去了，结果……你猜得到的，老板二话没说， 就把我解聘了!

**雨秧秧** 真无理!你怎么不解释?你在做好事。

**康泰克** 在外企，没人听你解释。老板会操着日本话对你说： “我不是你妈妈，我要你做什么你只管做来，毋须解 释!我只要中国雇员的手和腿，不要你动口动嘴! 懂吗?”

**雨秧秧** 哎，你真太老实了!(笑)

**康泰克** 别笑我，本来我就没什么自信，你再一笑，我就更没 底气了。

**雨秧秧** 我来给你打气! **康泰克** 你 ?

**雨秧秧** 我和你一起发吧，保准发得快! **康泰克** 别别，我可舍不得你干这个!

**雨秧秧** 干这个怎么了?我还能干得比你好! **康泰克** 真的?

雨秧秧 不信啊?你看着。(转身， 一手举着玫瑰， 一手捧着 广告单，大声吆喝)喂，情人节啦情人卡，送你一朵玫 瑰花!玫瑰花开伊甸园，那儿就是你未来的家!快 来看呀快来拿，情人节大礼不多啦，伊甸园免费酬送 玫瑰花——

〔人们纷纷凑来挤来，争相拿着售楼广告纸，热烈观 看议论着，又开心地接过雨秧秧呈送的一朵一朵玫 瑰花，并向两人致谢……

〔升腾浪漫的音乐声中，舞台上只剩了雨秧秧和康泰 克，他们在漫天飘洒的红玫瑰花瓣中，在雪片一样飞 舞的售楼彩纸中大笑、歌舞、憧憬着……

五

〔雨果的寓所。

〔雨果和周末对着一桌丰盛的晚餐发呆，雨果有点儿 焦急地看表。

**雨** **果** 奇怪，这么晚了，秧秧怎么还不回来?刚听护士长

说，她下午四点就出来了。

**周** **末** (凝神寻思着什么)是不是……她知道我来……就故 意躲了?

**雨** **果** 怎么会呢?秧秧最喜欢你。

周 末 哎，那可说不定，这孩子太聪明，也太懂事了。 雨 果 怎么回事?周末，你告诉我。

周 末 没事。雨果老师，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雨 果 什么日子?不会是……愚人节吧?

周 末 (倒酒)天，你用在生活这块画布上的颜色太灰了! 来，干杯吧!告诉你，今天是情人节，所有成功男人 的脸上都应该挂着灿烂的笑容。

雨 果 可惜，看来我只能算是一个失败的男人。 **周** **末** 男人只要自己不败，是败不了的!

**雨** **果** 周末，谢谢你，也多亏了你!这几年你几乎无时无刻 不在关注我，督促我。你那些话语就像我身后一根

柔软又威严的鞭子，总是在鼓励鞭策着我，与命运的 艰难抗衡、抗争，不能倒下……

**周** **末** 我有那么大威力吗?那你岂不是在心里很厌烦我? **雨** **果** 我厌烦的只是我自己。我照顾不好秧秧，对你 ……

还有某种依赖!不说了，喝酒。

周 末(感动地)雨果老师，谢谢，你的酒后真言是送给我最 好的节日礼物!这样的结论对我来说已经够奢侈 了。我其实并不曾幻想太多……能彼此理解，相互

珍惜，就足够了!上个月的那幅画完成了吗? 雨 果 (点头)嗯。

周 末 (轻声细语)我想看看。

雨 果 这么心急啊?

周 末 人家要“验货”嘛。

雨 果 好，你稍等。(取出一幅油画)你看看仔细，我可没敢 偷工减料啊!不知是否满意?

**周** **末**当然满意!(弯腰打开包)给， 一手交款， 一手取货， 两清!

**雨** **果** 怎么这么多?好像不止五千元吧?

**周** **末** 是八千元。

**雨** **果** 为什么要多给我三千元?

**周** **末** 因为，自从你来周末情吧替客人画肖像以后，我的生 意越来越好了。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你应该得到 这份酬金。

雨 果 不!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总是变着法儿在经济上帮 助我。光每个月购我一幅画，你一年就得花费六万 元，你哪来这么多钱?

**周** **末**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那是我义父的钱。他喜欢你的

画，要我每个月订购一张，我仅仅是一个采购员。

雨 果 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的义父。他为什么那么喜欢

我的画?他买那么多的画回去派什么用场?我都一 无所知。

周 末 这些好像都不太重要。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你提出 这些问题，我也一无所知。这大概就是外国人的所 谓商业秘密吧。

雨 果 直觉告诉我，是你在暗暗地帮我，或者说是在帮我的 秧秧!因为秧秧每个月的治疗费正好是五千元，而 上个月又正好花去了八千元。

周 末 不错，秧秧的病才是我们最该关心的话题，其他的你 一概不必多虑。

**雨** **果** 周末，你不能总是这样，这样我会不安心的!

**周** **末** 那我给秧秧报名参加《相约星期六》的电视节目，你

总该高兴吧?

雨 果 更不高兴!你们俩一起瞒着我，居然跑去相约星期 六，真是不知深浅，乱弹琴!……秧秧不明真相，难 道你也不懂事理吗?秧秧有病啊，她……她根本活 不了多久了!

周 末 (也动情地)可她明明还在一天一天美好地活着呀! 她应该去见识社会，体验人生，结交更多的新朋友， 甚至能够享受真正的爱情 ……

雨 果 爱情?她怎么可能有爱情?

周 末 她怎么就不可能有爱情?秧秧都二十岁了，不是小

女孩了!

雨 果秧秧的确不是小女孩了。可她说不定哪天，就会一 病不起，甚至 ……她怎能恋爱?人家又怎能爱她?

秧秧还很稚嫩，根本经受不了情感的打击，做这样的 节目太危险了!

周 末 我也曾这么想过，和你一样。可是秧秧，或许并不像 我们以为的那样脆弱。我甚至有一种预感，她已经

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雨** **果** 这不可能!

〔门铃响，雨果急忙起身开门，雨秧秧浑身湿漉漉地 回来了 。

雨秧秧 (兴奋异常)爸爸!

雨 果 秧秧!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呀?

周 末 (奔过来)秧秧!这么晚回来，你去哪儿了? 雨秧秧 哈哈!温馨浪漫情人夜，你们过得快乐吗? 周 末 (冲雨秧秧挤挤眼睛)乌鸦嘴!

雨 果 (一本正经地)什么夜?秧秧说今天是什么夜?

雨秧秧 (掏出纸袋里的礼品领带盒)别装糊涂了，送给你!

雨 果 怎么回事啊?

雨秧秧 还装!今天是情人节。女儿是老爸的半个情人，怎

么,你不喜欢?金利来，男人的世界! 雨 果 谢谢，谢谢!

周 末 (拆开包装)来，系上，系上!

**雨秧秧** 末末姐，你的礼物呢?我看看。 **周** **末** 我的?

**雨秧秧** (小声)啊，我爸他居然没送你一分情人节礼物? **雨** **果** 胡说什么呀!

**雨秧秧** (睁大眼睛)爸，你怎么这么吝啬呀?真不像话!

**雨** **果** (有意岔开)秧秧和周末姐一起过来吃饭。这一桌子

菜还没动呢，都凉了，我热热去。(端菜下)

**雨秧秧** (小声嘟囔)现代阿巴贡，情感吝啬鬼!

**周** **末** 秧秧，你爸爸知错就改，他要请我们吃大餐，这可比

阿巴贡强多了!

雨秧秧 他是感情上的吝啬鬼，比阿巴贡坏多了!阿巴贡只 会吝啬钱哪。(一眼看到桌上的一沓钱)哟，这么多 钱!(抬头看周末)又是你末末姐给的?

周 末 这是你爸爸一幅新画的劳动所得。

雨秧秧 (喃喃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还有我爸，才这么赞 助我们的。

周 末 秧秧!这怎能是赞助呢?这是你爸爸挣来的血汗钱 呀 。

**雨秧秧** (凝神注视周末，轻声细语地)末末姐你真好，你为什 么不是我的妈妈呢?

**周** **末** 傻丫头，我比你才大九岁，怎么能生得出你? **雨秧秧** 后妈呀。

**周** **末** 后妈可要虐待养女的，你不怕吗?

**雨秧秧** 不!除了我爸爸，你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末末姐， 答应我，千万不要放弃我爸爸，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 的男人。我知道，他是怕分不出心思来爱你!他把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他想治好我的病，所以 他放弃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一切欢乐。他活得很苦

很苦，你知道吗?周末姐姐!(边说边流泪) **周** **末** 我知道，秧秧，我全知道。

**雨秧秧** 末末姐……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周** **末** 什么请求?

**雨秧秧**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得等我爸爸，直到你们真正走 到一起的那一天!

**周** **末** 好，我答应你!

**雨秧秧** (天真挚诚地)末末姐，请你放心等待，其实这一天真

不会很远的，因为我…… 〔雨果端菜上。

雨 果 秧秧，好孩子!

雨秧秧 爸爸，你怎么哭了?

雨 果 (哽咽地)没有啊，爸爸高兴……来，咱们一起干上一 杯 !

〔三人碰杯。《祈祷》的歌声缓缓回荡：“让我们敲希 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

六

〔周末情吧。许徐乐在小舞台上柔柔地唱着《祈祷》。 〔李晓鹏借着烛光燃着了一支烟，而后含情注视欣赏 着叶子。

**叶** **子** (羞涩地)别光看着我呀!都把人看毛了!

**李晓鹏** 是吗?你知道，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曾好好地看过你， 看你这张脸了!

**叶** **子** (心虚地)有什么好看的?都老了。 **李晓鹏** 老有老的风韵。

**叶** **子** (睁大眼)你说什么?我真那么老吗?

**李晓鹏** (笑)是你自己刚刚说的呀，这么快就不承认了? 叶 子 (尴尬地)你……你真会捉弄人!

李晓鹏 不，是我常常被女人捉弄。女人呀，嘴上说的和心里 想的总对不上号，常让男人献错了殷勤，猜谜猜个不 停，追情逐爱的游戏做得好累噢!你说是不是?

叶 子 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在向我炫耀你是个情场老手， 对吗?

李晓鹏 恰恰相反。我是在反省，反思。想想自己曾经耗费 过那样多的精力和金钱，耗费过那样多的青春岁月。 虽说在事业上小有起色，可我……始终没能拥有一

种结实的爱，没曾悉心培养过一份诚挚的感情，更没 敢指望好好经营起一个自己的家。

叶 子 (点头)我能理解你。其实我比你更可怜，心灵在喧 嚣繁华的闹市里遭遇着风侵雨蚀，怕也能磨出厚厚 的一层老茧了!我比你更累，可累了还白累!

**李晓鹏** 你是女人，不必这么苛求自己。女人活在这个世上 本不该太累，你说呢?

**叶** **子** 谁又不想活得轻松点儿、滋润点儿呢?

**李晓鹏** (拉住叶子的手)叶子，我只想认认真真问你一句话。

**叶** **子** 晓鹏，你……别这样!(挣开李晓鹏的手) **李晓鹏** (叹口气，沮丧地)对不起。

**叶** **子** (口气又温柔了)你究竟想问我什么话? **李晓鹏** 问了，你也不会作答。

**叶** **子** (轻轻一笑)你怎么就能肯定我不会作答呢?

**李晓鹏** 因为，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失败者。当年就是因为考 大学的失败，才迫使我离开了你、错过了你，也放逐 了刻骨铭心的美好初恋与青春 ……

叶 子 (情不自禁地拉住李晓鹏的手)不，晓鹏，在我心里， 你是一个成功者，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我对 不起你!其实我根本不曾忘怀过去，只是我心里有 太多的愧疚，执意想要逃避，想要忘却你，也就似乎 真的把你忘却了。

**李晓鹏** 爱，是不能忘却的，不能!(把自己的手放在叶子手

上 ) **叶** **子** 晓鹏!

**李晓鹏** (深沉地)叶子，嫁给我!嫁给我好吗?我发誓，今生 今世，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能错过你!

〔叶子泪盈双睫地哽咽着，微颤双肩，无语。

李晓鹏 (深受感染，一把搂过叶子)叶子别哭了，你还没回答 我呢!嫁给我好不好?(无限怜爱地)相信我， 一辈 子都不会让你受委屈!

叶 子 (温顺地)我相信! 〔蒲公英端盘过来。

〔叶子忙抽身坐直了身子，擦干眼泪，有点儿羞怯。 **蒲公英** 叶子小姐，你的琴道尼。李先生，你的朗姆酒。

〔"蒲公英!蒲公英!"一伙打工妹、打工仔叫着，嚷 着，咋咋呼呼地涌进了周末情吧。天真无邪、无拘无 束的欢笑声感染了整个情吧。

**蒲公英** 呀，金明，彩彩，阿秀，你们都来了!嘘——轻点儿! (将大家领到一边)

彩 彩 蒲公英，想一想，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金** **明** (想了想，摇摇头)什么日子呀?

彩 彩 啊呀，你这个傻丫头，打工打得昏了头了，今天是你 的生日!

**蒲公英** 今天是……啊!想起来了，对，今天是我的生日。

咦，你们怎么知道?

彩 彩 是苏星禹总经理告诉我们的，他让我们先来向你表 示祝贺!(将金明手里的鲜花交给蒲公英)

**蒲公英** (激动得满脸通红)是星禹哥哥!他真好，他这么忙 还记着我的生日!

金 明 (冷冷地)你兴奋什么?苏总经理记着我们村一起出

来的每一个老乡的生日。前几天，他还给我过生日 呢 。

**蒲公英** 你懂什么?我跟你们不一样!

**金** **明** 怎么不一样?

**蒲公英** 你们都在星禹哥哥的公司里干活，他是老板，给你们 过生日，是应该的。我在这里打工，他还能记着!他 真好，真好!(忘情地喃喃自语)

金 明 别单相思了!人家现在是总经理，又有蓝印户口，又 有夜大学的文凭，还会说外文，你没看见，那天在《相 约星期六》节目里他多神气， 一点儿也不比上海人 差!他要找你，他就不会去参加那个节目了。

**蒲公英** 他说过那是个游戏节目，不过是参与参与、交交朋友 罢了。

**金** **明**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打工妹，最多嫁一个打工 仔!

**蒲公英** 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就不嫁给你!哼! 〔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的周末笑盈盈地走过来。

周 末 蒲公英，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的这些朋友今晚在这里

的费用都由我请客!(向内一挥手) 〔一服务员送上红酒、水果、毛巾。

**周** **末** 蒲公英，把工作服换下，今晚放你的假。 **蒲公英** 不不不，老板!

**周** **末** 我让小杨替你的班，快去换衣服。

**蒲公英** (兴奋地)哎，谢谢周老板!(转对彩彩她们)我去去 就来。(下)

〔彩彩等人好奇地打量着情吧里的一切，轻声议论 着。

〔蒲公英上。她已换了一套鲜丽的服装，脸上红扑扑 的，显得格外动人。

彩 彩 来，我们一起来干一杯，祝蒲公英小姐生日快乐!

〔几个年轻人举起酒杯，齐声道贺。

〔此时，歌手许徐乐正在唱一首新的情歌。

彩 彩 哎，对了!城里人过生日都喜欢点歌，我们也替蒲公 英点一首歌吧。

**蒲公英** 不要不要!这里点歌价钱很贵的， 一首歌要一百元! **金** **明** 不要紧，一百元就一百元，这钱我出!

〔服务小姐过来，金明把点歌单和一百元钱交给服务 小 姐 。

〔恰在此时，苏星禹一手提着公文包， 一手抱着一束 鲜花推门进来。

**蒲公英** (发现了苏星禹，欢叫着扑上前去)星禹哥哥，你来 了!

**苏星禹** (一笑)蒲公英小姐，祝你生日快乐!

〔彩彩、阿秀、金明齐拥上去，苏星禹与大家开心地说 笑着，蒲公英更是一脸的喜悦和兴奋。

〔服务小姐过来，将点歌单与一百元钱还给金明。

**金** **明** 怎么了?

**服务小姐** 对不起，许徐乐小姐让我把它退还给你们。 **金** **明** 为什么?

**服务小姐** 她不想为这位小姐唱歌! 彩 彩 是 什 么 原 因 ?

〔服务小姐摇摇头。 **苏星禹** 怎么回事?

**彩** **彩** 我们为蒲公英点了支《夫妻双双把家还》祝贺她的生 日，可是——

**苏星禹** (站起来)小姐，是否请你把那个许徐乐小姐请来? 〔许徐乐神色傲然地过来。



**服务小姐** 许小姐，这位先生找你!

**许徐乐** (不屑一顾地瞟了一眼苏星禹)什么事呀?

**苏星禹** 对不起，许小姐，我们想给这位小姐点支歌，希望您 能赏光 。

**许徐乐** (对服务员)我不是说过了吗?(对苏星禹)她没有告 诉你吗?

**苏星禹** 是不是嫌钱太少?

**许徐乐** 我许徐乐从来不为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唱歌，听懂 了吗?

**苏星禹** 那么,要是我请你唱歌呢?

**许徐乐** 哼!从你发声的尾音里我可以听出来，你也是个来 自外省乡下的打工仔，只不过比他们混得好一点儿 罢 了 。

**苏星禹** (气极)你 — —

**许徐乐**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苏星禹** 不，你说得很对，我是一个来自外省乡下的打工仔。 可是许小姐你别忘了，打工仔也是人，在人格上与你 是平等的!难道就因为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正式 户口，就因为我们在这里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 又脏又累又苦的活儿，就因为我们说话发声的尾音 里还带有浓重的乡音，我们就不能同城里人一样享 受各种正常的健康的消费，哪怕是自以为很高雅，实 际上很低档的三流歌手的娱乐消费吗?

**许徐乐** (被激怒)你——

**苏星禹** 别激动，许小姐。你应该知道，上海是一座移民城 市，一代一代的外省打工者前赴后继，生生不息，才 造就了今天的上海人，造就了今天上海这座城市。

我就不相信，你的曾祖父或者是你的爷爷，甚至是你 的父亲就不是一个来自外省乡下的打工仔!如果你 要用语言的地域性来区别一个人的高下，那么,许小 姐，我倒很想跟你用英语或者日语作一次愉快的交

谈。许小姐，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蒲公英** (失声)好!

〔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喝彩声。

许徐乐 (目瞪口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时说不出话)你 ……这 …… (憋了好一会，蹦出一句)你就是会八国 语言，也不会有一个上海姑娘看上你!乡下人!(欲 下 )

周 末 等一等，许徐乐小姐，你的表现真令我失望!如果我 没有记错的话，你与周末情吧签约的日期已经到了， 请你去我的办公室，找财务小姐结账吧。

**许徐乐** (大惊失色)周老板，你 …… **周** **末** 请吧!

〔许徐乐欲言又止，捂着脸奔下。又是一片掌声。

〔周末过来抚慰蒲公英，并与苏星禹友好地点头致 意。毛毛走上前来。

**毛** **毛** 苏星禹!

**苏星禹** 毛毛，是你!

〔周末一挥手，服务小姐送上一盒大蛋糕，上面插着 蜡 烛 。

**周** **末** 蒲公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代表周末情吧的全体员

工，向你表示祝贺! **蒲公英** 谢谢周老板!

周 末 来，许个愿吧。

**蒲公英** (站到大蛋糕蜡烛前，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好 了!

彩 彩 等一等，蒲公英，你刚才许了什么愿，说出来让大家. 听听。

**阿** **秀** 对，让我们听听!

〔众人附和。蒲公英朝周末看看，又朝苏星禹看看， 脸涨得通红。

**周** **末** 蒲公英，说吧，让大家高兴高兴!

**蒲公英** 说就说吧!(勇敢地扬起头来)我愿菩萨保佑我，让

我嫁给他!

彩 彩 他是谁?他是谁?

〔众人齐催问，气氛热烈。

**蒲公英** (犹豫了一下，忽然，鼓起勇气， 一字一顿)苏——星

- 禹 !

〔众人欢呼。

**苏星禹** 蒲公英，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蒲公英** 星禹哥哥，我怎么是孩子?我都二十一啦。

**金** **明** 你想得美，苏总肯定不会娶你! **蒲公英** 为什么?

**金** **明** 你刚才没听见，那个叫什么“嘘嘘乐”的三流歌手咒 我们苏总经理找不到上海姑娘。我看，苏总你得替 我们乡下人争口气，偏找一个上海姑娘给她看看!

彩 彩 金明说得对!苏总有大学文凭，有自己的企业，还有 蓝印户口，我就不信，我们苏总比上海的小伙子差多 少!毛毛小姐，你们是上海人，你们说句公道话，苏 总经理能找到上海姑娘吗?

毛毛 能， 一 定能!你们苏总经理年轻潇洒，又有文凭，而

且还有一副好嗓子，他一定能找到上海姑娘。(一双

大眼睛热情地盯着苏星禹)一定! 〔众人齐鼓掌。

〔蒲公英叹了 一 口气。

**周** **末** 我们的蒲公英小姐要闹情绪了!

**金** **明** 不要紧，肥肉烂在自家锅里，她的问题我解决!

**蒲公英** 你就会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告诉你，我是为了星禹 哥哥替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争个脸才作出自我 牺牲的，否则，我决不让步!不过，我还可以做星禹

哥哥的“小密”。 〔众人哄笑。

**蒲公英** 笑什么,我这个“小密”是密探的“密”。上海姑娘都 是很“花”的，以后星禹哥哥要是有了上海女朋友，我 要多睁一只眼睛。她要是对星禹哥哥有半点儿不 忠，我就对她不客气!

〔众人又笑起来。

**周** **末** 蒲公英，吹蜡烛吧! **蒲公英** 哎 !

〔众人一齐唱起“祝你生日快乐”,蒲公英吹蜡烛，掌 声一片。

七

〔电视导播室，背景传来如雷灌耳的热烈掌声和笑语 欢声。

〔十二位嘉宾依然端坐两侧，主持人乔歌和小霜站立 中间。

乔 歌 (手持话筒)亲爱的观众!我们第88期《相约星期 六》的男女嘉宾终于重逢演播厅，聚首欢乐周末，并 已将他们各自经历的人生故事和梦想憧憬，将他们 的喜乐悲欢和才艺特长，将他们的情感世界与价值 观念进行了最精彩的展示和最大胆的交流!

小 霜 (手持话筒)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本期节目最关键 的环节，最抢眼的话题，最令人激动与兴奋的揭谜时

刻——爱情有约，男女速配! 〔场上欢呼声、哨声响起。

**乔** **歌** 让我们宣布第一对情投意合的嘉宾伴侣-—一号丽 达与四号刘昭!

〔众人鼓掌，丽达与刘昭含笑起身，走向前台拉起了 手。

**后援团** (大喊)丽达刘昭，相依相靠!丽达刘昭，幸福到老! 小 霜 第二对情投意合伴侣——四号女嘉宾毛毛和二号男

嘉宾苏星禹!

〔众人鼓掌，毛毛与苏星禹自信地起身相迎，相拥步 向前台。

后援团 (大喊)毛毛星禹，心心相映!毛毛星禹，比翼双飞! 乔 歌 我再来宣布第三对情投意合的嘉宾伴侣——二号女

嘉宾雨秧秧和一号男嘉宾康泰克! 〔众人的掌声欢呼声尤为热烈。

〔康泰克几乎孩子一样地跳了起来，英雄伟人般地向 观众挥手致意。

〔雨秧秧却如木偶一样地呆坐不动，面露红晕和一种 难以名状的惊诧。

后援团 (跺着脚拍掌大吼)秧秧泰克，风雨同乐!秧秧泰克， 珠联璧合!秧秧泰克，玫瑰收获!秧秧泰克，青春如 歌!

〔康泰克走向雨秧秧的位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地 伸臂弯腰做“邀请”状。人们更加兴奋地叫闹着。

**康泰克** 秧秧，起来吧!别不好意思，起来呀!

**雨秧秧** (有些惶恐不安地)我……我 …… (摇头) **康泰克** (惊讶地)你怎么了?

乔 歌 (过来)雨秧秧小姐，康先生不是你心仪的男嘉宾吗? 〔雨秧秧点头无语。

**小** **霜** 那你就应当站起来!秧秧，别害羞，这是做节目，与

心爱的人一道牵手吧!

**雨秧秧** (泪满双眼欲哭)不，我不!

**康泰克** (神情黯然地)秧秧，别怕!如果你真不情愿，我也不

会难为你的，啊。(难过又尴尬地欲回身走开)

**雨秧秧** (突然站起，哭腔地)康泰克哥哥!别走，你别走!

〔 音乐起 。

**康泰克** (回头)秧秧?

**雨秧秧** 康泰克哥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大家!我，不 该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恳求你们原谅我，原谅我 …… (哭起来)

**康泰克** 秧秧!出什么事了?告诉我!

乔 歌 (拉过雨秧秧)秧秧，不要哭!我们是在演播厅做节 目，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啊。你有什么话，就对大家 说说，好吗?

小 霜 说吧，秧秧!你的表现最优秀，我们都喜欢你呀。 (向观众)大家说对不对?

**观** **众** (齐喊)对!(鼓掌)

**雨秧秧** (泪流满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给我带来了 勇气和快乐。可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不是一个健康 的女孩，我患有白血病，已经不能大学毕业了，我一 直住在医院里……

〔全场鸦雀无声，死样地沉寂，康泰克呆若木鸡，所有 人都仿佛僵住了呼吸。

〔音乐如泣如诉。

雨秧秧 (哽咽着)我知道自己的生命为期不远，我知道梦里 的花落也许就在春天……可我多么渴望能活在这个 世上!多么渴望能陪伴我的亲人朋友到永远……我 又是多么渴望好好去爱一个人!哪怕是只能爱上他 一年，一个月，哪怕只爱他一天，也就死而无憾。但 是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我 不是故意的，请求大家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忽然 一阵晕眩，倒在地上)

**康泰克** (惊叫)秧秧!

〔尖厉刺耳的救护车声响个不停。

〔医院病房内外。

〔病房中，雨秧秧静静躺着输血，康泰克和雨果、周末 一齐在床边守望着。康泰克不停地偷偷擦去眼角的 泪，忍不住难过地起身走向病房外。

〔雨果悄悄跟出来，在康泰克身后轻拍他的肩。

雨 果 (心情沉重地)康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这个做父亲 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应当替我的女儿向您道歉并请 求原谅，原谅她的幼稚和任性。

康泰克 不，雨果老师，您太见外了!那天，听了秧秧突如其 来的哭诉，我的心都碎了!说心里话，我愿意为秧秧 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

**雨** **果** (感动地)谢谢你。谢谢你如此诚恳庄重的承诺，可 是——

〔乔歌、小霜捧着鲜花、礼品上。

**乔** **歌** 雨果老师，康泰克，秧秧现在怎么样了?

小 霜 我们代表《相约星期六》节目组和电视台观众，来看 望秧秧，并且给她捎来了好多慰问信和慰问品，都是

电视观众们送她的! **雨** **果** 电视观众?

乔 歌 是啊，秧秧泪雨心声的哭诉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灵。我们台里破例将这期没有做完的节目真实、不 加剪辑地播出了。结果反响极为强烈!我们收到了 成百上千观众的来信来电，有的捐款捐物，更多的人 们是争相报名捐献骨髓，为争取抢救秧秧的生命献 出一片爱心!

**小** **霜** 还有许多观众迫切希望秧秧病体早日康复，再上荧 屏一展欢歌笑语。我们的节目嘉宾也都等待着秧秧 出院，好同她一道再录制第88期《相约星期六》的欢 乐尾声。其实我们的心情与大家是一样的!

**雨** **果** (感动地)谢谢，谢谢你们!

**乔** **歌** 康泰克，这儿还有不少写给你的慰问信和求爱信呢。

**康泰克** 我不要看!

**乔** **歌** 好好，我替你存着。

**康泰克** 不，还是拜托你替我转告那些关注我的人们，我会好 好爱秧秧的!

**雨** **果** 什么?你说什么?

**康泰克** (郑重地)雨果老师，我知道，秧秧她真心喜欢我，而 我也同样爱她，真的!

〔众人愕然。

九

〔叶子、李晓鹏婚后豪居。

〔穿着柔美家居睡袍的叶子歪倚在长沙发上，边咬嘴 唇边写着什么。写了一阵，叶子坐起身来，看着刚写 的文字，微笑又略带表情地踱步念了起来。

叶 子 “ ……我喜欢重逢。重逢比昔日多了许多浪漫的气 息，比儿时多了许多沧桑的韵味，比聚会多了许多偶 然的因素。很多事情，因为重逢而得以了结；很多故 事，却又因为重逢而开始。现在，我终于结束了茫然 等待，过上了令许多都市女孩子美艳不已的太太生

活……"(重又坐下写起来) 〔传来汽车停车声。

〔李晓鹏西装革履拎包上。 **李晓鹏** 叶子!

〔叶子没听见，仍沉浸在写作中。 **李晓鹏** (大声地)叶子!

**叶** **子** (回身扬脸)晓鹏，你终于下班啦!

**李晓鹏** (皱皱眉)什么终于!好像你很盼望我下班似的。 **叶** **子** (娇嗔地)当然盼望啦，人家都盼了一天了!

**李晓鹏** 可我进屋回家，你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呀!

**叶** **子** (吻李晓鹏)对不起啊，董事长。 **李晓鹏** (过去看纸)写什么呢?我看看。 叶 子 (忙去抢)别看，不许你看!

李晓鹏 (狐疑地)什么好东西?看都不能看? 叶 子 就是不让你看!

李晓鹏 叶子，现在你可是我的人了，是李太太，知道吗?有 什么事可都不能瞒我、欺我、骗我、耍我!

叶 子 你真是在商场上混久了，仿佛苦大仇深似的!我有 什么理由瞒你欺你还骗你耍你呀?反正死活，我不 都是你的了吗?

**李晓鹏** (搂过叶子坐沙发上)这话我爱听。告诉我，写的是 什么?

叶 子 小说，小说!

李晓鹏 小说?主人公是谁呀?

叶 子 你呀，大坏蛋!你是我惟一的风花雪月，行了吧?

李晓鹏 不行!我得是你惟一的情感世界，是你的救星靠山， 是你的车你的船你的拐杖你的家长，还是你的床!

叶 子 真恶心，这哪叫文学呀?是厕上读物!哎，晓鹏，说 句心里话，行吗?

**李晓鹏** 说 。

**叶** **子** 晓鹏，我不想再干文秘了。我是想当作家，太太作 家!好不好?

**李晓鹏** 当作家?你想当作家?你又开始做梦了!叶子，我 看得出，你的心又不安分了，又开始野了，又开始蠢 蠢欲动了!人啊人，真是贱命，劳碌鬼，真是不可思 议的高级动物!

叶 子 你说话也太没教养了吧。我最听不惯你们男人这种

不阴不阳的牢骚怪话，老是指桑骂槐，说东道西!你 要是不满我的想法，直说好了，干吗这样?(生气地 走到一边)

**李晓鹏** 我们男人?看来，责怨你的还不只我一个人?

**叶** **子** 你不要那么敏感好不好?你也太家长作风了，我不 是小女孩子，我是你太太。

李晓鹏 太太?从我进屋到现在，你哪一点儿举止像太太做 的?哪一句话语像太太说的?

叶 子 (羞辱地)难道见你的面就脱衣服上床你就满意了 吗?那不是太太，是妓女!(哭泣)

**李晓鹏** 你!(见叶子抽泣，又过去抚慰)好了，好了，不呕气 了。都是我不好，行了吧?

〔小保姆阿香上来。

**阿** **香** 先生太太，晚饭快做好了，准备就餐吧。(见叶子抹 泪)太太 ……

**李晓鹏**(看看表，起身整理衣服)阿香，今晚的饭不在家吃。

**叶** **子** (惊诧地)什么?你又不在家吃晚饭?阿香还特地跑 去买了大闸蟹!

**李晓鹏** 买就买了，让阿香自己吃吧。叶子，今晚你也陪我出

去吃饭。 **叶** **子** 我也去?

**李晓鹏** 你当然得去。这是去陪我们公司从日本请来的重要 客商，一个大客户!

叶 子 你们谈生意，要我陪干什么?我不去。我最讨厌和 日本人在一起应酬，繁文缛节，啰得要命。除了点头 就是哈腰，加上皮笑肉不笑!

**李晓鹏** (严厉地)你哪来那么多怨气呀?人家是我一个拳头

项目的大投资商，衣食父母!不隆重接待行吗?

叶 子 为什么一定要太太去陪笑脸呢，你去找几个漂亮小 姐陪他就是了。

**李晓鹏** (微愠)叶子，你不要任性!人家带了夫人一同前来 上海，你不肯陪，要谁陪呢?

**叶** **子** (不情愿地)真烦人!也不早点儿说，又要折腾来打 扮去的。

**李晓鹏** 你不是最爱打扮吗?快去洗个澡，从里到外穿戴得 精致些，给我撑点儿门面嘛。好太太，求你了啊，快 一点儿!

**叶** **子** 哎，吃完饭就回家了吧?

李晓鹏 不，吃完饭再去海上山庄俱乐部打网球。

**叶** **子** 讨厌!我不会打，弄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呀?

**李晓鹏** 出了汗再去洗桑拿嘛。你总是这样厌烦运动，怎么 结交富豪圈呀?我告诉你多少回了，平日在家可以 到俱乐部去练网球、台球、保龄球、高尔夫，样样时尚 运动都得上手，我们才交得到贵友!

叶 子 我不稀罕你什么贵友!我们做人为什么要这样势 利?为什么要把朋友分成贵贱?

李晓鹏 你懂什么!我刚回上海拓展事业，要结交新朋友新 关系网，要慢慢扩展影响，要亮出我的风格我的品牌 我的实力我的作派!叶子，你是我太太，你应当支持 我配合我。城市新贵都喜欢扮酷，不投身时尚运动， 扮得了什么酷?顶多算一个江南土财主!

**叶** **子** 真够累的，真够累的! **李晓鹏** 人活着本来就是累。

**叶** **子** 晓鹏，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运动!

李晓鹏 可我让你好好练麻将，你也没听我话呀。运动不干， 不运动玩玩也不干。你怎么这样不体谅我呀!

叶 子 (委屈地)是你不体谅我!我讨厌和那些满身铜臭俗 不可耐的贵妇太太们在一起。除了讲男人就是讲 钱，我都快窒息了!我实在插不上一句话。你一出 差十天半个月，满世界周游，可我呢，一整晚一整晚 地应酬那些无聊空虚的贵妇们，整晚整晚地输钱赔 笑脸，我够了!

**李晓鹏** 你输钱我可没说过你啊。我供得起你操练嘛，你又 不是白痴!

**叶** **子** (凄凉地)我要是白痴倒好了!我现在这副模样，就 像一个木偶，你手中的提线木偶……

〔低沉的乐声中，叶子静静地对镜梳妆，缓缓地褪去 睡袍，穿上精致的套装，又默默把一串项链递给李晓 鹏。

〔李晓鹏殷勤、机械地为叶子套好项链，端详着她，又 情不自禁拥吻着她。

十

〔康泰克寓所。康泰克在十分紧张地工作着。桌子 上摊着各种资料，传真机在接收来件，BP 机、手机时 不时地发出呼叫声。

〔叶子暗上。她静静地、充满深情地注视着康泰克忙 碌的身影。

康泰克 (接电话)……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这个剧场是全市 第一流的剧场，光一个晚上的场租费、水电费、管理 费就要一万多元。你们不但不收费，而且还打算在 义演过程中发动员工募捐，这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 我代表雨秧秧小姐全家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王经理，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再见!(搁下电话， 手机响了，忙去接听)喂!是杨总吗?你好你好!有 件事想请你原谅，上次我替你们设计的淮海路巨型 灯箱广告方案能否再作一些小的改动?我的意思是 再增加一条公益性广告的内容，画面上是一个美丽 纯真的小女孩在亲吻一只白色的鸽子，旁边打一行 红字：为了一个可爱女孩的生命，请捐献你爱的琼浆 ——骨髓!对对对，不影响主体内容，而且会增加视 觉上的审美效果，同时还有利于你们这个大企业的

整体形象!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非常感谢你的支 持，我明天就把设计稿带来。好，再见!(合上手机， 又要去打电话，忽然发现了站在一旁的叶子，惊喜 地)叶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叶** **子** 来了好一会了，不敢打扰你。 **康泰克** 这叫什么话!

叶 子 真的，你刚才打电话时的神态很美!原来男人最有 魅力的时候是在为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忘我工作的时 候。

**康泰克** 见笑了。快坐，坐呀! 〔叶子欠身坐下。

康泰克 (有点酸楚地)哎呀看你倒像个客人。想想从前，这 里也算是你的半个家呀，是吧?(自觉失口，赶忙打 住)哎，喝茶。

**叶** **子** (有点伤感地别过头去，稍顷)阿康，我已经结婚了， 你一定知道了吧?

**康泰克** 听周末姐说的，祝贺你叶子!噢不对，应当是恭喜 你，李太太!

**叶** **子** 别这么嘲笑我呀!

**康泰克** 我是真诚的。叶子，记得我对你说过，只要你过得比 我好，我心里也就轻松了。你是一个值得男人疼爱 呵护的人，也早该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了。

**叶** **子** 谢谢你的宽容。阿康，我今天来找你，不为别的，是 为了你的小朋友雨秧秧。

**康泰克** 为秧秧?

**叶** **子** (诚恳地)阿康，很抱歉，秧秧的事我知道得太晚了! (从包里掏出 一 个信封)这点儿钱是我的 一 份心意，

请你转交给秧秧看病用吧。

**康泰克** 不不，叶子，谢谢你。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可这钱 我不能收，一分也不能收!

叶 子 这三千元钱不是我丈夫的!是我开始写小说刚刚赚 到的第一笔稿费。(哆嗦着从包里掏出一本新杂志) 你看吧，你看呀!(恨恨地将杂志扔在桌上)

〔康泰克惊诧地睁大眼睛，看看伤心的叶子，小心翼 翼地却又是无比崇敬地去慢慢拿起杂志。叶子见 状，扭身跑出门外。

**康泰克** (追至门口，止步，目光又从门外缓缓落到杂志上，终

于情不自禁地)叶子——(奔下) 〔蒲公英上。

**蒲公英** 康泰克先生!康泰克先生——

〔一个与毛毛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与一位戴眼 镜的英俊小伙上，两人在一边热烈拥抱。

〔蒲公英转身，突然发现“毛毛”正与那个男孩在狂热 地接吻，不由大惊失色，“哇—---”地一声哭着奔下 去 。

十一

〔苏星禹办公室。苏星禹在伏案办公。女秘书手持 文件夹进来。

**女秘书** 苏总，这次我们公司共招聘员工二十名，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的有五名，另外十五名都是下岗工人。根据 你的指示，所有录取的员工都必须执行本公司的一 项最新决定，那就是去中华骨髓库报名捐献骨髓，奉 献爱心，这一点他们都做到了。这是录取的名单。

**苏星禹** (接过文件夹，仔细翻看，忽然，发现了什么)这个叫 冯招娣的女工是下岗工人?

**女秘书** 对!她过去在煤球店搞过出纳，下岗快一年了，这次 来应聘，态度很诚恳。

**苏星禹** 你去把她找来，我要见见她。

**女秘书** 就见她一个人? **苏星禹** 对 。

**女秘书** 好。(下)

**苏星禹** (拨电话)毛毛吗?我是苏星禹!知道吗，你妈妈到 我公司应聘，人事部已经决定录取她了。什么,是你 让她来的?那她是否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不 知道，你要给她、也给我一个惊喜?毛毛，但愿你的

一片苦心能够取得效果。我现在已经叫秘书去请她 来我办公室了，不过，我有点儿紧张。哎哎，我知道 了，你放心吧。就这样，晚上再见!(放下电话，整理 领带，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坐到大班椅上)

〔 门铃响 。 **苏星禹** 请进!

〔女秘书带冯招娣进来。

**苏星禹** (忙站起身)冯阿姨，请坐!

〔冯招娣有些紧张，头也不敢抬，站着不动。 **女秘书** 我们总经理请你坐，你就坐吧。

**冯招娣** 哎哎，谢谢总经理!(小心地坐下) **苏星禹** (倒了一杯茶递过去)请用茶。

**冯招娣** (受宠若惊，忙欠起身子，抬起头来，失声惊叫)是你! **苏星禹** 冯阿姨，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公司工作!

**冯招娣** (怀疑地)你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苏星禹** (笑着点点头)这是公司总部，下面还有几个小公司， 以后我可以带你去参观。

**冯招娣** 你不是在骗我吧?

**女秘书** (有些生气了)哎，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跟我们苏 总说话?

**冯招娣** (眼珠一瞪)你狠什么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 苏总的丈母娘!

**女秘书** (一惊)苏总，这是真的?

**苏星禹** (笑笑)告诉食堂的师傅，今天的工作午餐每人增加 一瓶啤酒，三个炒菜!

**女秘书** 哎哎!(转对冯招娣)对不起，冯阿姨!

**苏星禹** 你现在先带冯阿姨去人事部办录用手续。

**女秘书** 知道了，苏总!冯阿姨，我们走吧。 **冯招娣** 苏星禹，你就这么让我走了?

**苏星禹** 阿姨，现在我还有事，今晚六时，我和毛毛陪你老人 家去梅陇镇酒家好吗?

**冯招娣** 梅陇镇?梅陇镇有什么了不起，去不去我还要考虑 考虑哪，哼!

〔女秘书偕冯招娣下。

**苏星禹** 阿姨，你走好!(开心地在办公室里跳起舞来)

〔蒲公英两眼红肿，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上。 **蒲公英** 星禹哥哥!

**苏星禹** (吃了一惊)蒲公英，你怎么了?两只眼睛红红的，是 哭的吧，谁欺侮你了?快说!

**蒲公英** (忽然扑上去抱住苏星禹，大哭)星禹哥哥——

苏星禹 (推开也不是，不推开也不是)蒲公英，别哭别哭，来， 坐下来。(扶蒲公英到沙发上，递上毛巾，又倒了杯 水)擦一擦，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星禹哥哥替你 做主!

**蒲公英** (抬起泪眼，一脸哀怨)星禹哥哥，你为什么要找上海 姑娘?

**苏星禹** 怎么啦，上海姑娘有什么不好吗?

**蒲公英** 上海姑娘不好!我早就跟你说过，上海姑娘很“花”

的，你就是不听。这不，被我料到了! **苏星禹** 你料到什么啦?

**蒲公英** 你的毛毛被我抓住了!

**苏星禹** 毛毛?你抓住她什么了?

**蒲公英** 昨天，我们老板让我去找康泰克先生，在康先生门口 的小花园里，我看见毛毛与一个男的在亲嘴!

**苏星禹** 什么?这不可能吧?

**蒲公英** 我亲眼看见的，还能骗你!他们两个人抱得死死的， 亲嘴的时候像啃一只大苹果，还“啧啧啧”的，真是恶 心死了!

**苏星禹** 有这样的事?蒲公英你不会看错人吧?

**蒲公英** 毛毛我还不认识吗?我离她就跟现在离你这么近， 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苏星禹半信半疑，来回走动。

蒲公英 星禹哥哥，我知道自己文化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 是配不上你。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上海姑娘这么欺 侮你，我想来想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苏星禹** 什么办法?

**蒲公英** 星禹哥哥，你转过身去!

**苏星禹** 为什么?

**蒲公英** 叫你转过去你就转过去嘛!等一会你就明白了，转 呀!(推苏星禹)

〔苏星禹只得转过身去。

**蒲公英** (快速地褪去了上衣， 一脸红晕，深情地)星禹哥哥， 你转过身来!

**苏星禹** (转过身，大惊失色)蒲公英，你这是干什么?快把衣 服穿起来!

**蒲公英** 不，这样一来，你和毛毛就扯平了!他们上海人 “花”,我们乡下人咽不下这口气，也来“花”一“花”!

苏星禹 (哭笑不得)蒲公英，好妹妹，谢谢你的一片苦心!可 是，我不能这么做，快把衣服穿好。(替蒲公英披衣

服 )

〔恰在此时，毛毛推门进来。

**毛** **毛** 啊，苏星禹，你可好啊!

**苏星禹** (急得不知怎么说好)毛毛，你听我说，蒲公英是一片 好心，她是想——

**毛** **毛** (打断)当然是一片好心喽。到办公室里来投怀送 抱，还不算是好心。真不要脸!

蒲公英 你才不要脸哪!你以为只有你们上海人可以“花”, 我们乡下人就不能“花”?星禹哥哥，来，亲我!亲给 她看看!

**苏星禹** 蒲公英，你别闹了!毛毛，你听我说，真的是一场误 会!

**毛** **毛** 还误会啊，我都亲眼看见了!

**蒲公英** 你看见了什么?今天我是想把我的身子献给我星禹

哥哥，可我星禹哥哥是个正派男人，算是便宜了你! **毛** **毛** 笑话，便宜了我什么?

**蒲公英** 你难道忘了，昨天下午，在街心花园你干的丑事!

**毛** **毛** (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昨天一天我在医院值班，我 什么时候到过什么街心花园了?

**蒲公英** 嘿!你还赖!你赖得了吗?我亲眼看见你和那个戴 眼镜的男人在亲嘴!

**毛** **毛** 戴眼镜的男人?亲嘴?

**苏星禹** 毛毛，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毛** **毛** 噢，我想起来了，有可能!

**苏星禹** (一惊)什么?你真的是——

**蒲公英** 有就有，怎么叫有可能?我还能冤枉你吗?

**毛** **毛** 我是说，那个人可能是我的同胞妹妹，她的男朋友就

是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蒲公英** (大惊)你妹妹?

毛毛我和妹妹是双胞胎，我妈妈从小把她送给了我阿姨。 她跟我长得十分相像，苏星禹，你不是见过的吗?她 脸上比我多了一颗痣!

**苏星禹** 对对对，我上次也差点儿把你妹妹当成你了!蒲公 英，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吧?

**蒲公英** 让我想想，好像是有颗痣，在眉毛的左边…… **毛** **毛** 对对对!

**蒲公英** 啊呀，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错怪毛毛姐姐，

我白白替星禹哥哥打抱不平了! 〔三人笑起来。

**十二**

〔雨果的寓所。雨果埋在沙发里，双手插在头发里， 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周末进来，她打开了一盏灯，轻轻地来到雨果身边。

周 末 雨果老师!(去握住雨果的手)不要难过，秧秧会挺 过去的。再说，由康泰克发起的那个义演音乐会又 搞得非常成功，现在已经有七千人报名参加捐献骨

髓了，成功的概率会越来越大，你宽宽心吧。 雨 果 (抬起头来)周末，谢谢你!

周 末 看你，这几天又苍老了许多。(心疼地拔去雨果头上 的一根白发)我来找你，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再过两 个月，世界人体油画展就要揭幕了，三个月前，我瞒 着你替你报了名。

雨 果 (一惊)什么?

周 末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可我实在不愿意看你这样 生活下去!你当然比我清楚，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有 两个生命， 一个是自然生命，还有一个就是艺术生 命。你现在生活得太狼狈了，对这两个生命都不珍 惜。我想，作为你曾经的学生，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崇 拜你、自认为很了解你的人来做这件事，也不能算太

过分吧。

**雨** **果** 可是我不可能再画人体画了。 **周** **末** 为什么?

**雨** **果** 我画不好。

**周** **末**不，这不可能。我专门去翻过你念大学时你们学校 的学报，有几位教授都对你的毕业作品系列油画《人 体的魅力》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你在那次全国性的 画展上展出的人体画《韵》更是现代美术中的精品， 虽然由于那个时代的环境所迫，你因此中断了艺术 探索的步伐，但你的才华却长久地留在人们心里。 雨果老师，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秧秧，答应吧!

〔雨秧秧暗上。 **雨** **果** 秧秧?

**周** **末** 对，作为你最心爱的女儿，秧秧当然希望自己父亲的

艺术生命能再灿烂一次，十次，甚至二十次! **雨** **果** 可我现在找不到感觉!

**周** **末**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把自己的所有欲望都禁锢起 来了。你拒绝一切女性，当然，那个成为油画《韵》中 天生丽质、美丽动人的女模特，秧秧的母亲、你的妻

子是惟一的例外。

**雨** **果** 不，她不是我的妻子。

**周** **末** (石破天惊)什么?你说什么?

〔雨秧秧也不由大惊失色，她调整了一个位置，更注 意倾听父亲与周末的谈话。

雨 果 (像是在叙述一个遥远的故事)我本来以为，这辈子 不会再跟任何人说起这个话题了，想不到……(深深 地叹口气)好吧，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这也是我个

人感情生活中惟一的一个秘密。 〔周末默默地点头。

雨 果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是夏天的一个上午，画院领导 带我们去纺织厂深入生活。在车间劳动时我的手指 不小心碰伤了，车间主任带我去厂医务室，在那里， 我第一次见到了后来成为人体画《韵》的模特的厂医 雪韵。当时我的心怦然一动，有一种预感，如果让她 成为我未来作品的模特，我将会创作出一幅真正的 艺术作品。在后来的接触中我知道，她毕业于医学 院，也非常爱好美术，我们有共同语言。她答应做我 的模特，但她希望我能保密，因为她的男朋友可能不 一定理解她的行为，我当然不能让她失望。就这样， 我先后花了一个星期，完成了那幅《韵》。我将那幅 画藏在我的床头，没有给任何人看。到了第二年的 秋天，我被画院派到一个海岛去深入生活，一去就是 两个月。就在这时候，全国美展开始征集作品。我 的一位同学无意中在我的寝室里看到了那幅画，他 也被画中模特的高贵气质深深地打动了，没有征得 我的同意就毫不犹豫地将画拿去展出了。展出以后 的遭遇你已经清楚了，可你不知道的是，雪韵的丈夫 知道了自己妻子就是那幅画的模特，无法忍受，就把 那幅油画烧了，回去跟妻子大吵一场。后来，我专门 去找过雪韵的丈夫，但他还是不能原谅雪韵和我。 那时候，雪韵已十月怀胎，她丈夫死也不肯去产院， 一口咬定那孩子也不一定是他的。结果，雪韵由于 难产，生下秧秧后就没有醒过来。秧秧躺在医院里， 我就成了他的父亲，把她带到了这个城市，一住就是

二十年。我对不起雪韵，害了雪韵……惟一使我欣 慰的是，秧秧十分懂事可爱，而且长得越来越像雪韵 了。可惜，秧秧得了这种病，我怕万一……我在九泉 之下也难以面对雪韵!

**雨秧秧** (大恸)爸爸——(扑倒在雨果怀里痛哭) **雨** **果** (一惊)秧秧!

**雨秧秧** 爸爸，你是我的亲爸爸!……爸爸，你答应末末姐 吧，再创作一幅人体画，去参加世界美展。这是末末 姐的心愿，也是秧秧的心愿。

**雨** **果** 爸爸答应你，只是爸爸怕画不好，因为，我不可能再 找到当年在你妈妈身上获得的那种创作灵感!

**雨秧秧** 爸爸，我帮你去找。(欲下) **雨** **果** 你去找什么?

**雨秧秧** 我枕头底下有你那幅以妈妈作为模特的油画的照 片。(下)

**周** **末** 多么懂事的孩子!雨果老师，你就不要让她再失望 了 。

**雨** **果** 可是，谁来做我的模特呢?

**周** **末**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非常愿意成为你的作品! **雨** **果** 谢谢你，周末!

**周** **末** 在我们两人之间，你除了说“谢谢你，周末”这句话以 外，还会说什么呢?

**雨** **果** (低下头来，内疚地)对不起! 〔静场片刻。

〔周末的手机响了。

**周** **末** (打开手机)喂，蒲公英啊，什么急事?噢，知道了，我 马上回来，再见!(关上手机)来了两个日本客人，是

我义父让他们来找我的。

雨 果 你回去吧，别把正经事耽搁了。

周 末 (对内)秧秧，我有急事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明天

我再来看你。(匆匆下)

〔雨秧秧上。她已换上一件白色的睡袍，显得格外的 楚楚动人。

**雨秧秧** 爸爸!这是你二十年前画的那幅《韵》的照片。(递 照片)

**雨** **果** (接过来深情地抚摸照片)雪韵，要是你现在还活着， 那该有多好。

**雨秧秧** 爸爸，你心目中的妈妈还活着! 雨 果 (一愣)你说什么?

雨秧秧 爸爸，你不是说我长得很像妈妈吗?我想要你画画， 画生命中最美的画!爸爸，秧秧从小就是伴着你的 画笔一起长大的!现在你就让我代替妈妈作一次你 的模特吧!

〔雨秧秧毅然褪去睡袍，仿佛是一尊美仑美奂的维纳 斯。全裸的雨秧秧站在雨果面前，周身焕发出夺目 的风采。

〔雨果被深深地震撼了，空气仿佛凝固，抒情的音乐 似乎从地心中飘出来。忽然，雨果抓起画笔，支起画 架，开始挥笔作画。

〔舞台全黑，空灵而又激荡心魄的音乐带着一种神圣 的宗教气息在久久地回响， 一束追光打在雨秧秧的 青春玉体上，犹如雕塑一般……

十三

〔叶子、李晓鹏家中。

〔叶子穿着健美服，在家中练着健腹机，满头是汗地 做着减肥健身运动。

〔小保姆阿香在一旁为她看着表，数着数。

〔门铃响。阿香跑去开门， 一个年轻的陌生女子走 上。她长得玲珑精巧， 一副白领商界的干练女人模 样。她叫冷艳，一进屋用眼扫视着居家环境，一脸冷 傲和不友好状。

阿 香 太太，有位小姐姓冷，她要找你。

叶 子 (打量冷艳)姓冷?

冷 艳 (率直地)我叫冷艳。专从深圳赶来上海找李晓鹏 的 。

叶 子 我先生?他……出差了。冷小姐，你找他有什么事 吗?

冷 艳 这么说你就是和李晓鹏新婚不久的李太太了吧?我

找不到你先生找你也行。

叶 子 (看看阿香)噢……请坐下谈。阿香，你先去买菜吧。 〔阿香应着，好奇地一步一回头走下。

叶 子 (摆出女主人的贵气样)冷小姐，先恕我冒昧地问一

句，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是我先生告诉你的 吗?

冷 艳 当然不是!李晓鹏自去年秋天从深圳不辞而别，差 不多有将近半年了吧。为了找他的下落，我花钱雇 了一个私家侦探，他不仅帮我在上海找到了李晓鵬 和他的公司，还找到了他新婚燕尔的花园别墅，找到 了你们这个家!

叶 子 (浑身一震)出……出了什么事啊?冷小姐，是晓鹏 他……欠了你的债吗?

冷 艳 (怒，放下茶杯)哼，笑话!他李晓鹏欠的是我的爱， 我的情!

叶 子 (大惊)什么?你的爱?你的情?

冷 艳 当然!还用问吗?他欠我的情债，用命相抵也不多， 你懂吗?你不懂。

叶 子 你!你是他什么人啊?出口就这么无理，这么狂!

冷 艳 我是什么人?我是被你老公利用够了、践踏够了也 玩弄够了的人!我就是狂，在你面前我有资格发狂!

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 子 (发抖地)你，你!

冷 艳 (激动地)哼!你这样凭白无故坐享其成坐收渔利坐 拥暖巢，你怎么会懂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的心情!

叶 子 (恨恨地)笑话!我从来不认识你，也没听我先生说 起过你。我凭什么要弄懂你的处境和心情呀?你给 我出去，再吵闹我就要报警喊保安了!

冷 艳 你喊哪，把保安警司一起喊来我才高兴哪!我要让 你们上海人看看，你们眼中的成功人士是个什么货 色!

**叶** **子** 你没有理由在我家里骂，在我眼前骂!随便你说什 么,我还是这儿的女主人。

冷 艳 女主人有什么了不起?尽管我不是女主人，可我也

是女人!他的女人，女人啊! 〔叶子强忍心痛地扭过脸抹泪。

冷 艳 你懂吗?我恨你!恨李晓鹏，恨你们这个家!(歇斯 底里发作，想砸东西)

叶子(惊恐万分地大喊)阿香，阿香!(见没人应，又只好 抚慰着冷艳)冷小姐，冷小姐!你出现得太突然了， 我还没搞清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你慢慢说，把事情的 经过告诉我好吗?

冷 艳 (稍平稳了一下激动的心绪)李太太，我相信你不明 真相，我也知道你只不过是李晓鹏中学时候的同桌。

叶 子 你怎么知道?

冷“艳 因为我的私家侦探掌握了李晓鹏这半年来在上海的

一切行踪。

叶 子 那又怎么样?

冷 艳 怎么样?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他，便宜了他!我不能 让自己忍辱受屈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又束手无策地 成全了你们!

叶 子 你!你究竟是晓鹏什么人?总不会是他前妻吧?

冷 艳 前妻?(冷笑)我对他，不是前妻却胜似前妻!我是

他在广东只身漂泊闯荡多年的患难情人、创业伙伴， 是他生意上的合作搭档，也是他的同居女友!

叶 子 (哆嗦着)同居女友 …… 〔 音乐起 。

冷 艳 一点儿不错，我和他同居了整整三年，三年!一场轰

轰烈烈的恋爱延续了三年，在快节奏的社会里，已是 过于漫长，早已丧失了合二为一的机会。可是我不 想分手，不想!

叶 子 (双手捂脸默默倾听)……冷小姐，我不恨你!可是 过去的事总要过去的，你不要再纠缠我丈夫了，好 吗?毕竟，我已是晓鹏的太太了!尽管我是无辜的， 不知其中内情，但我一定会和我丈夫商量一下，对你 的情债作出经济补偿，你说好吗?

。

冷 艳 (扬脸)经济补偿?有没有搞错?李太太，你把我当 乞丐叫花子了吗?你以为是因为你丈夫有钱，我才 不肯放过他吗?你错了!不要说你自己是靠你丈夫 养，就是你丈夫的钱，多半也是靠着我和我父亲的关

系网挣来的。 **叶** **子** 什么?

冷 艳 你不会想到吧?当初晓鹏大学毕业留在了广东下 闯荡，他几乎身无分文，连租住的农民房钱都交 上!可是他有潜力有才华，最可贵的是有激情!所 以我竟鬼使神差地爱上了他，也搭救了他!我们家 在广州是富裕阶层，妈妈当官，爸爸经商，我大学一 毕业就独挑了一个广告公司。我们公司光凭我爸妈 的关系网，客户的活就一年到头干不完。后来晓鹏 加入进来，我们一道创业发财，一道追名逐利，也一 道享受情爱的快乐……没想到，等他翅膀硬了就开 始嫌广东生意档次低，文化又像沙漠，做梦都想回老 家，说要在上海重打天下。我催他结婚他不肯，气得 我爸爸住了两回医院!我万没料到，就趁我去美国 探望父母的时候，他干脆卷起铺盖连窝端走，离开了

我在深圳的连锁公司，再也没回去过!畜牲，没有良 心的畜牲!(哭)

叶 子 对不起，对不起!冷艳小姐。我要为我先生，向你赔 罪了!你……看在我的分上，能够原谅他吗?我求 求你!(哭，跪)

冷 艳 你起来吧!这和你的确没有关系。李太太，看得出 你是一个蛮懂事理的人，同时，我也看得出你很依赖 李晓鹏!你并不想离开他对吗?你们的夫妻感情还 · 相当深厚!对吗?(又显得心理失衡)

**叶** **子** 难道你一定要逼我离开我丈夫吗?他和你，毕竟是 在遇到我以前的事呀。

冷 艳 那好吧，我不会强迫你什么,但我决不会原谅李晓 鹏!(起身)

叶 子 (惊慌地)你，你要报复他吗?

冷 艳 (凄冷一笑)已经报复了。李太太，我还想要告诉你 一个铁打的事实，对你而言，怕是过于残酷了些!

叶 子 (怔怔地)冷小姐……你?

冷 艳 (摸摸自己的肚子)我早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李晓鹏 的孩子!

**叶** **子** 啊，天哪!

冷 艳 我不会把这个孩子打掉的，孩子已经长结实了，打不 掉打不死了。我可以永不嫁人，永不结婚，永不再见 李晓鹏，但我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养活，养大成人! 你替我转告孩子的父亲!(匆匆往外走)

叶 子 (跌跌撞撞地奔过去欲拉冷艳)冷小姐……别走!你 听我说，听我说呀……

〔冷艳下。叶子顿觉天昏地暗，身子歪倒着乱转着，

悲伤绝望地哭着。

〔阿香匆匆走进家门，见状大惊失色。 阿 香 (大叫)太太，你怎么了?太太!

〔叶子一下歪倒在阿香怀里。 阿 香 (大叫)太——太—

**十四**

〔周末情吧。

〔大厅中的桌椅都已经搬走，只剩下一对小沙发。所 有的墙上装饰物都蒙上了红布，正中有一块匾样的 东西也被红布蒙住。这里的一切都在告诉人们，主 人将要远行，昔日周末情吧的繁华和欢乐将成为历 史。

〔周末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忧伤的音乐似隐似现。 〔蒲公英上。

**蒲公英** 周老板——

**周** **末** 不是老板了，叫我末末姐!

**蒲公英** 末末姐，该整理的都整理过了。根据你的吩咐，这里 的水电费、煤气费又预交了一年，这是收据，你放好。

**周** **末** 谢谢你，蒲公英，这几天辛苦你了!

**蒲公英** 末末姐，你这回到日本去，还会回来吗? **周** **末** (摇摇头)不知道。

蒲公英 末末姐，你应该回来。秧秧不在了，还有雨果老师， 还有康大哥、星禹哥哥、毛毛姐姐，还有我们!周末 姐，你要是回来了，周末情吧再开张了，你可千万要 来叫我呀。

周 末 我一定会叫你来的。蒲公英，我跟你星禹哥哥说好 了，以后你在星禹哥哥公司里干活，每星期再回来两 天，到这里来搞搞卫生，整理整理，好吗?

**蒲公英** 末末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得很好!

**周** **末** 现在，你先回去吧!

**蒲公英** 哎，末末姐，再见!

**周** **末** 再见!

**蒲公英** (走到门口，又止步。满含眼泪)周末姐姐，我们会想 你的!

**周** **末** (也被感动)谢谢，我也会想你们的，再见! 〔蒲公英擦着眼泪下。

〔周末静坐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环顾四周，若有 所思，取出纸笔，写下什么,然后将纸条塞到蒙在那 块匾样的东西上的红布下面。

〔 雨 果 上 。

**雨** **果** 周末!

**周** **末** 雨果老师!

**雨** **果** (注意到室内的变化)要去很长时间吗?

周 末 大概是吧。

雨 果 是什么毛病?

周 末说是心脏不太好。老人没有孩子，他希望我去继承 他在日本的产业。

雨 果 这么说，你不准备回来了?

周 末 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使我马上改变主意。

雨 果 什么力量?

**周** **末** 你应该比我清楚!

**雨** **果** 你那么年轻，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周 末 我的心已经不年轻了。 雨 果 什么时候走?

周 末 车就等在外面。

雨 果我送你去机场吧。

周 末 不必了。(掏出钥匙)这是这个房子的钥匙，我在国 内已经没有亲人了，麻烦你替我保管好。还有，再过 半个月就是美展的最后截稿期，别忘了把你新创作 的那幅人体油画《新韵》送去。等我走了以后，你可 以打开这里所有的秘密。现在，我要走了。雨果老

师，临别之前，我有个请求。 雨 果 请说!

周 末 能吻我 一 下吗?

〔雨果默默地注视着周末，片刻，他慢慢地向周末走 去 。

〔周末扬起脸，闭上双眼，在默默地等待。 〔雨果上前，轻轻地吻了一下周末。

周 末 谢谢你，雨果老师!(泪流满面)再见!(转身奔下) 〔雨果如雕塑般地呆立在那儿。过了好一会，他转过 身来，去揭开最中间的那块红布，他一下惊呆了，矗 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块红木匾额，上书四个大字：雨果 画廊。旁边有一张纸条，雨果忙捧起来看。

〔响起周末的画外音：“雨果老师，我没有征得你的同 意，把周末情吧改成了雨果画廊。请原谅我在你面 前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这么任性。画廊里的画 除了一幅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作为作业献给老师 的，其余的都是这几年你自己创作的作品。你的怀 疑没有错，我的那位日本义父并没有收藏画作的习

惯，也没有交待过我向你订购作品，但我相信老人会 支持我这样做，因为真正的艺术是情感的，而真正的 情感又是应该得到尊重的。雨果老师，这么多年，我 一直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你的作品，我最终没有成功， 但我无怨无悔!我要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了。人 生那么美好，又那么短暂，雨果老师，请多保重!”

〔在画外音响起的同时，雨果揭开了所有墙上的红 布，露出了几十张他自己创作的油画作品，及至揭开 最后一张时他一下惊呆了，那是一张全裸的人体油 画，画面上的模特正是周末。

雨 果 (慢慢地跪倒在周末的油画前，泪如泉涌)周末，我的 周末!我雨果何德何能得到你的如此厚爱!我今天 才知道，在你面前，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卑鄙的 人，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我深深地爱着你，但我却不 能真实地面对你。因为我怕，我怕世界上最美好的 东西毁在我的手里。雪韵离开了我，秧秧又离开了 我，现在，你也离开了我!不，不，不!我一定要把你 找回来，哪怕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找回来!周 末，周末!你听见我的呼唤吗?周末 —

**尾** **声**

〔电视台演播厅。

〔一轮全新的男女嘉宾端坐两侧，与往日节目不同的 是，他们每人桌面前都放有燃着一个红蜡烛的玻璃 杯 。

〔主持人乔歌、小霜也各自手持一个蜡烛杯站在中 间 。

〔《祈祷》的歌声隐隐传来，有一种肃穆、圣洁和感伤 的气氛。

乔 歌 (手持话筒)亲爱的观众，欢迎大家与我们又一次走 进《相约星期六》!今天，和往常一样，我们聚首一 堂，为的是赴赶一次周末的爱情约会。今天，又和往 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优秀可爱 的节目嘉宾，失去了一个圣洁纯情而又美丽的天使



小 霜 (手持话筒)这美丽的天使姑娘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关 注与争相挽救的雨秧秧!自从我们把有秧秧参与的 第88期节目如实播出以后，秧秧的病体和伤痛揪紧 了无数观众的心灵。我们收到过成百上千人们的来 信来电，有的捐款捐物，更多的是报名捐献骨髓，大

家都在为争取秧秧的生命呈献出一片爱心!这一切 的一切，秧秧感激你们，秧秧的亲人感激你们，而我、 我们和我们的《相约星期六》栏目更加感激你们!

乔 歌 遗憾的是，秧秧虽然找到了配型相同骨髓，但由于在 移植过程中产生了排异性，手术最终没有成功，秧秧 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可爱的世界，离开了关爱她 的我们 ……

小 霜 但是秧秧没有忘记一切爱过她、关心过她和帮助过 她的所有热心人，她更没有忘记《相约星期六》这个 电视节目。

乔 歌 在秧秧临走之前，曾给我们留下过一段话，现在，我 们请出曾与秧秧同作节目、相恋相爱并陪着她一起 度完人生最后时刻的第88期一号男嘉宾康泰克先 生，来为大家放这段录音!

〔康泰克缓缓走上舞台，他怀抱一个录音机，胸前扎 了朵小白花，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然后直起身按 响怀中的录音机。

〔响起雨秧秧画外音：“亲爱的朋友们，在你们听到我 这段录音的时候，请相信我正站在天国的窗口默默 地祝福着你们，因为正是你们的存在，才使我拥有了 比别的女孩更明媚的天空，更灿烂的花朵，更温暖的 阳光。虽然我无力战胜病魔，但我依然感到幸福。 我爱你们，就像我爱生活，因为你们为生活付出了真 情，献出了爱心!我感谢你们，就像我感谢这座城 市，因为你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浪漫。 请你们相信我，会将永恒的真爱带向天堂!我祝福 你们，好好地活着，为了爱而活着!如果有一天你们

想起了我，那就再听一遍好多年前秧秧写的一首歌，

一首《彩虹之歌》吧…… " 〔优美的旋律响起。

〔雨秧秧富有感染力的朗诵声传来： “河面上有一顶古老的石桥，

天空中有一条美丽的彩虹。 有个年轻的女孩走过来，

她听到了彩虹对生命的追问：

石桥啊，你的生命为什么如此永恒? 而我的生命又为什么这般匆匆?

石桥告诉彩虹，

你那么美丽，那么深情， 你的生命不会比我短暂，

你将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于是，年轻的女孩明白了—— ” 〔响起雨秧秧深情的歌声：

“我明白了生活中不能没有石桥， 因为石桥的那一边是彼岸的风景； 我明白了生活中也不能没有彩虹，

因为彩虹的这一端连接着理想的憧憬。 年轻的朋友啊，

让我们热爱生活中的每一朵小花， 让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段旅程； 让我们拥有一座座永恒的石桥，

让我们拥有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

〔雨秧秧的歌声渐弱渐远。

〔鸽哨声声。蓦地，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彩虹之歌》的旋律再一次响起。

〔全剧男女演员 一对一对，举着缤纷多彩的伞走上。 身穿一袭洁白衣裙的雨秧秧举着一大簇玫瑰花款款 从舞台深处走向前台中央，向观众鞠躬谢幕，而后扬 手把玫瑰花撒向观众席中。

〔激昂的抒情音乐中，大幕渐渐落。

**——剧终**

**父** **亲**

李宝群



此剧献给艰难前行的工人们

——题记

李宝群，男，辽宁省文化厅剧目室创作员，二级编剧，创 作有芭蕾舞剧《二泉映月》、话剧《鸣岐书记》、音乐剧《鹰》等 多部优秀舞台剧。

人 物

父亲、母亲、大哥、大姐、二弟、小妹、姐夫、小钱、小 方、莹莹。

**时** **间：**现代。

**地** **点：**北方，居住着许许多多工人的工人村，杨家。

**第** **一** **幕**

〔秋。杨家，北方底层工人住的老平房，有客厅、卧室 等。厨房内，母亲忙着做菜备席，又切又剁。炊烟游 动。

〔厅里，二弟穿背心衬裤伴音乐折腾着。小妹向空中 扔一枚硬币，又接住。

二 弟 (唱)"啊味啾味嗽味，啦嗽味 … … "

小 妹 (捂着耳朵，大声喊)二哥，别嚎了行不行?妈，你管 不营他?

〔小妹跑入厨房拉母亲出。母亲手里择着菜，上前关 了录音机。

**母** **亲** 小玲，你咋还没去呀?一会儿你爸出院，说好了，你 把对象领回家来给他看看，让他高兴高兴。我还寻 思你走了呢。

小 妹 爸不是还没回来嘛，着什么急? 母 亲 你不急我急，麻溜给我请去!

**二** **弟** 妈，你等着吧，她那对象倒是早生下来了，就是没和 她见面呢。

母 亲 小玲，你这回是不是又要忽悠妈?

小 妹 妈，别听他瞎说。他是下岗了憋的，没事闲的!就本

小姐的条件，名牌大学毕业生，回头率百分之百的模 样，不是谁找我的问题，而是我想找不想找的问题。 追我的老了，都不知道该叫谁来。妈，要不你帮我挑 一个，这个硬币你挑一面 —

**二** **弟** 你呀，能领回个胳膊腿齐全会喘气的大活人就行!

母 亲 小玲，你有点儿正形行不?昨天在医院你爸可挺高

兴，还让我多预备几样好菜，把家里人都叫来一起见 见面，还说有啥话要说。你大嫂扔下孩子跑了；你二 哥下岗小半年整天在家趴窝；你念完大学又老是挑 工作，动不动就在家闲着。你爸就是为你们天天着 急上火才坐的病……这回也是你俩的事，急着闹着 要出院的。我可告诉你们，今儿谁要惹他生气，我可 不给他好脸!

二 弟 听见没，说你哪!

小 妹 行了行了。这就给你把人领来行不行?(扔硬币， 看)得，就他了!

母 亲 这哪儿像个大学生，赶快穿衣服去。(对二弟)你给 我洗脸去!

小 妹 妈，他没脸，有脸也不要脸。

二 弟 没错儿，这两天我正想把我这脸卖点儿钱。你们谁 买?小玲你要不?

小 妹 二驴子!

二 弟 你再说一遍!二驴子就我爸说行，你叫我可捶你，你 信不信?

小 妹 二驴子!二驴子! 〔二弟追打小妹。

母 亲 行了，穿衣服去，洗脸去!(入内)

**二** **弟** (见小妹穿衣服)哎，这是去魔术团吧?要大变活人 哪?

**小** **妹** 等着瞧，说变就变一个。哎二哥，你那个美发小姐怎 么样了?

**二** **弟** 你……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 小 妹 咋了，她是不也下岗了?

**二** **弟** 她一个个体户，下什么岗。

小 妹 是从你对象的岗位上下岗了。

**二** **弟** 那是不可能的!(唱)“她的脸蛋像弯月，她的腰身像 细柳…… "

小 妹 大疯子!你这样没脸没皮的，有人会跟你好?肯定 是个丑八怪!

〔二弟做了个吓人鬼脸。小妹跑下。母亲端菜从厨 房 出 。

**二** **弟** 喔，这么多好吃的。(抓起就吃)哇，真香!

母 亲 一会儿桌上吃!真是闲饥难忍——看看你，往哪儿 一站三道弯，往哪儿一躺一摊肉，整个一个大懒龙! 怪你爸说你，你和你大哥比比!

二 弟 妈，你说我是不是你们从别人家抱养来的?我爸咋 像跟我有血海深仇似的，这些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 早让他迫害死了!

母 亲 这些话呀，一会儿见着你爸你和他说。 〔大姐拎着装着菜、调料的筐从外边上。

**二** **弟** 妈，你的心肝宝贝回来了——看看看看，铍纹都乐开 花 了 。

母 亲 (快步迎出)大玲，都买来了?

大 姐 嗯。(往外拿东西)肉还没切吧?我来。(动手切肉)

**母** **亲** 玲啊，你是厂先进，这两天老换班，旁人不会有啥说 法呀?

大 姐 没事 …… (切着手)哎哟——

**母** **亲** 切着手了?都出血了!二强子，快来，给你姐包上!

**二** **弟** (跑过来)没事，离心远着哪!来，我当把白求恩…… (为大姐包伤口)

**母** **亲** ……这两天也不咋了，扫帚顶门，净出岔。(入厨房) **二** **弟** 姐，你这两天老出事，要不就把你下岗的事交代了

吧 。

大 姐 (望望厨房)小强，我下岗的事不许你在爸妈面前提 一个字!

**二** **弟** 这种事瞒得了今天，能瞒得了明天吗?

**大** **姐** 我在厂劳服公司登记了，等找到工作再告诉他们。 姐求你了!爸妈为你和小玲的事操透了心，要是再 知道我下岗了……

**二** **弟** 好吧，我不说。

**大** **姐** ……小强，你大哥这几天回家没说什么? **二** **弟** 没有。咋了?

**大** **姐** 我才听说，厂部也要下岗一批干部，已经开会研究 了 。

二 弟 真的?那我大哥……不会，大哥这些年干得不错，又 当主任又当科长的。再说上头有规定，一家人不能 都下岗。

大 姐 这我也知道。可牛嫂说看见大强今早上去厂办公室 了，不知是什么事?唉，我这心七上八下的。昨晚上 他去找你姐夫，两人在外头说了半天话，大强好像挺 激动……他可别再出什么事。

**二** **弟** 得，咱家是越来越热闹了。我哥再出事，可真够喝一 壶的喽!

〔母亲拎着装空酒瓶的筐出。二人不说了。

**母** **亲** 干点儿活!去把啤酒换了，再上学校接接莹莹。(拿 出钱)

二 弟 (接钱)多给点儿。看看，这就是咱家下岗人员的待 遇。(抢大票)就它吧!现在咱家就两样东西最亲： 一个是我老妈，再就是这上边四位老人家。(吻钱起 舞，唱)"老妈最好，毛主席最亲…… "

〔小弟拎筐歌舞下。母亲、大姐干活。姐夫打着手 机、拎酒上。

姐 夫 告诉你刘万山，我姓秦的眼里不揉沙子。你往货里 掺假还想让我给你钱，门儿都没有。货我全扣下了! 爱咋的咋的!(关机后手机又响，打手机)孙胖子，咱 俩合作这么些年，你那钱我会还你的，我这儿正想办 法哪。(关机后踱步，想着什么,迈步走入杨家)妈， 爸还没回来?要不我去接一下?

**母** **亲** 大强说十点钟到医院接他。又买酒了，医生说不让 你爸喝酒了。

**姐** **夫** 先留着，等爸身体好再喝。妈，爸病没全好，啥先急 着就出院?

**母** **亲** 还不是为这俩小的，死活也要回家——呀，这啥肚子 喝这么好的酒?

姐 夫 孝敬咱爸，花多少钱我都舍得。妈，我去迎迎爸。

〔母亲拿酒入里屋。姐夫欲出门。大姐放下活儿走 出屋门。

大 姐 ……儿子从大学来信说生活费不够了。

姐 夫 寄钱哪!儿子可不能亏着了!(取钱)以后我每月给 你生活费，小亮我也包了。不过我的事你也别管。 昨晚上半夜三更的，你跑阳台上干啥去了?活不起 了?当先进当惯了，下岗受不了了?告诉你，这是才 开始!老爷子有病你不是不知道，你想要他的命?

大 姐 你要真有良心，我下岗的事先别跟爸妈说。你放心， 只要我爸有那一天，我给你自由!(欲入又止)昨天 大强到底和你说啥了?

**姐** **夫** 你是这家老大，他是你大弟弟，你应该知道他在想

啥 。

大 姐 我知道还问你?

**姐** **夫** 那你今天就能知道了。

〔大姐转身入内。姐夫下。少顷父亲领莹莹笑着上， 姐夫拎包跟上。

父 亲 莹莹，看，这是什么?(举着小食品逗着莹莹进屋)不 给不给 ……

母 亲 (迎上)老头子，你咋自己回来了—大强呢?

父 亲 等他半天也没来，可能有啥事了。能走能瞭接啥? (四处环视，舒心地)还是家里好啊!一到家啥病都 没了!

大 姐 爸，你回来了?(接过父亲帽子入内)

姐 夫 莹，跟姑夫去小卖店，要啥随便挑。(领莹莹下) 母 亲 (扶父亲坐下)你呀，犯病那天可把我吓坏了。

父 亲 你这老婆子，怕什么?都奔七十的人了，走就走了

嘛 。

**母** **亲** 不行，我不让你先走，要走你得走我后头。不然，把 四个崽子扔给我，我咋弄啊?

父 亲 唉，我十六岁进厂当学徒，二十岁跟你结婚。生大玲 那年你才十九，可现在，小玲都二十六了，你还像个 抱窝的老母鸡似的，顾着这个护着那个。

**母** **亲** 说我?你呢，挺着个病身子还去卖羊肉串儿，不就为 这四个小的?

〔二人都笑了，相互拍打着对方，平淡而真切。 母亲 哎，厂子把医药费给你付了?

父 亲 付了，不付能让你出院吗?厂子真不错，那么多人下 岗开不出资，特批一笔钱报了我的住院费。我全身 都热乎呀!

母 亲 那还不是看你是厂子元老，得过工伤。

父 亲说了归齐，还得是咱机床厂啊!我真有那天，骨灰就 埋到厂里老槐树底下。

**母** **亲** 你说啥哪?这好好说着话，咋又说晦气话 ……

〔父亲站起身，走到放烤肉串家什的地方，开始修理 车子、签子。母亲看着他。

父 亲 嘿，干点儿活儿。这院住得我手直痒痒。(干活)

母 亲 一会儿小玲对象就来了，翻腾它干啥?不许你再上 街了。

父 亲 这回我不去。听说没，冯大个子冶炼厂那俩小子全 下岗了，两家人排着号上他家蹭饭吃；厕所都在他那

儿上，说是要省水费。 〔二弟拎筐上。

**二** **弟** 爸回来了。这不算啥，现在下岗是不怕一个两个就

怕一家一户，不怕一家一户就怕一大片厂子趴窝黄 铺!

父 亲 你小子这又是从哪儿贩腾来的屁嗑?

二 弟 屁嗑?工人村多少人下岗放长假了，外头都叫咱这 儿是“度假村”。还有个顺口溜：“工人村的太阳就要 落山了，工人村里静悄悄。十个有九个把岗下，还有 一个放长假。明天日子怎么过?大家都往海里扎。 能捞鱼捞鱼能捞虾捞虾，捞不着的靠爹妈。”

父 亲 放屁!(把手中东西扔下)这是埋汰咱工人村。我他 妈销你!

**二** **弟** 咋了咋了，你一回家我连说话都不行了?

**父** **亲** 就是不行!跟你说这些天在医院我都想好了，你和

小玲不能老闲着。明天给你们补手续，我和你妈在 家串，你俩上街卖肉串儿去!

**二** **弟** 啥，那 一 天能挣多少钱?再者说，小玲是大学生，去

上街卖肉串儿，耍呢吗? **父** **亲** 你说啥?

**二** **弟** 反正我不去!我是正经工人，厂子复工我还上班呢。 **父** **亲** 你他妈也配叫工人!成天在家不干活儿，叫啥工人?

**二** **弟** 是我不想干活儿?那是厂子定的，国务院定的，和我 来什么劲?

**母** **亲** 才回来就吵，麻溜进屋去。咋说打就打?

〔大姐走出。

**大** **姐** (推二弟进屋)听妈话，快进屋去。爸，这事回头再商 量 。

〔母女劝着父亲。屋外，小妹上。小钱拎礼品兴致勃 勃地跟上。

小钱你放心，我保证让你爸你妈你们全家都满意。可我 还是没明白，咱们干吗要演戏呀?我对你的感情你 也知道，我可一直在等你。

小 妹 这事以后再说，先帮我演好这出戏。大姐、二哥都下 岗了，这时候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你得让我 先感觉感觉。看你的了!

〔小钱点头整装。二人进门。姐夫领莹莹随后上。

小 妹 爸，妈，来了!(介绍)这是我爸、我妈，大姐、大姐夫、

二哥、莹莹。

小 钱 (一一行礼)大叔、大姨好，大姐、大姐夫好!二哥好! 莹莹好!(送上礼品)小玲说大叔身体不好，这是我 给你老买的补品。

小 妹 爸，你就拿着吧，他又不是外人。

小 钱 这个给小莹莹学英语。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大家有 事只要能办的我一定尽力去办，不能办到的我也一

定想法办。 〔众人笑。

父 亲 ……老太婆，上菜开席吧。大成，你帮着张罗。

〔大姐等上菜，姐夫张罗。全体围坐。大哥上，莹莹 扑上去。

大 哥 好女儿 …… (对大家)对不起，我来晚了 …… (对小 钱)你好，杨大强。(握手)

**二** **弟**——哎哎，回来晚了得罚酒三杯!

母 亲 哎呀慢慢喝，罚什么?二强子， 一喝酒你就来神。

大 哥 我认罚。(喝酒)今天喝多少我都不会醉。老弟，别 看咱是工人家庭，这些人都不白给：姐夫挣钱能手， 我姐年年上光荣榜，我爸，当年机床厂有号的老劳 模、老工长，为厂子手都干残了。

**二** **弟** 英雄啊老杨!天车咔嚓一声，眼瞅着要从上边掉下 来了，底下一堆人全得完，我姐夫也在里头。老爸看

见了大喊一声——

父 亲 行了。你看见了?还他妈“大喊一声”——知道的是 你说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说王成、董存瑞哪!

姐 夫 要不是爸推我一把，死的头一个就是我。爸，我敬您 一杯，祝你老身体健康!

小 钱 大叔，小玲以前没少和我说您。我挺佩服你，我也敬 您老一杯。

大 哥 好，痛快!咱老杨家人不欺生，你整一个，我整俩。

母 亲 老头子，你累了，扶你去歇会儿。今天他们都高兴， 让他们乐吧。

〔父亲离席，到一边默默鼓捣他的卖肉串家什。

大 哥 来呀，喝!今天我特高兴，我要当着大家宣布一件大 喜事：各位，从今天起我解放了，彻底地解放了! (唱，扭起大秧歌)

母 亲 大强，你今儿个有点儿不对呀，到底出了啥事了?

大 哥 妈，我把厂子给炒了!再不侍候他们了!那压得人

喘不过气的大黄楼，看人脸色活着的日子，全拜拜 了 !

〔众人惊望大哥。父亲停住手。

父 亲 你、你小子耍酒疯哪?不许说酒话!

大 哥 不，是真的。爸，今天我主动下岗了。我写了辞职报 告放到彭主任桌上，头也没回一直走出厂部大楼，走 出了厂子。爸，我要下海!我要和李工去大王镇干 一个彩色不锈钢厂，我要飞了!

二 弟 (鼓掌)好，你下岗大姐也下岗了，这下大家都平等 了!

大 姐 小强，你——

父 亲

大玲，这是真的?

母 亲

姐 夫 爸，妈，大玲车间没活儿，四十岁以上全下岗，每月开 八十块钱。

二 弟 这就叫青春献给党，老了离工厂；想要儿女养，儿女 下了岗。

父 亲 (怒冲向二弟)你——(欲打，手中签子落地，向后倒

去 )

母 亲 老头子! **小** **妹** 救心丹!

〔众人一片忙乱，呼叫、找药、喂药。收光。

**第** **二** **幕**

〔次日。乌云低垂，天阴欲雨。杨家。大哥埋头而 坐。小妹背包出，递给大哥一份材料。

小 妹 哥，这件事你做得对!不用犹豫了!爸妈都老了，我 用实际行动支持你。这份国外彩钢资料我和小钱连 夜帮你翻译出来了，还有啥需要本小姐做吱声。我 就是你们厂驻工人村“办事处主任”了。哥，这种时 候你可不能让爸妈拖住后腿!要说过去咱中国人都 像是一根根火柴放在又老又旧的火柴盒里，什么时 候划都要等着别人来，要是火柴盒潮了湿了你就废 在里头了。现在的改革就是让每根火柴都划亮，充 分地着起来—-要是你心里堆满了柴就能着场火； 要是所有的火拢一块儿，咱国家就有希望了……我 上外语课去了。哥，你得顶住。

〔小妹向大哥挥挥拳头，背书包下。姐夫上。

姐 夫 大强，酒醒了?你要的白钢有眉目了，哈尔滨孙胖子 那儿有。

大 哥 (站起身)真的?太好了，厂里到处买也没买到……

**姐** **夫** 撒尿和泥时咱俩就在一起，你这头三脚姐夫我一定 得帮你。为这事我把所有关系都用上了，一会儿电

话就打过来。爸还没回来?

大 哥 一早就和妈去厂里了，怎么拦也拦不住，还让我不许 动地方等他回来。唉，我辞职最受不了的就是他。 昨天酒喝多了 ……

姐 夫 想不想再听我 一 句话?师傅是个好工人，可你这步 绝对没错，这点你得自信。我当初辞职他们不也拦 着，不也说一堆他们的道理?现在我啥样儿你不也 看到了?对老人有些事你得先斩后奏，斩了也不奏。 (听手机响，接电话)胖子吗?那事咋样?我内弟就 在这儿— (对大哥)拿准主意没?他说进口白钢现 在特别抢手，客户上门抢着要买。

大 哥 跟他说，我要。爸那儿回头我再和他说。

姐 夫 (打电话)胖子，你都给我留着。什么没意向书没合 同，你跟我还扯这套?上来人咋的，挡回去不就完 了?

大 哥 (下决心地)让他留好。我就去买火车票，回厂取钱 去他那儿。

姐 夫 (打电话)胖子，我内弟马上就过去。货你无论如何 不能出手。我说胖子，太阳不能今天落下去，明天就 不出来了，你想想将来你还用我不?哎，货绝对不许 卖给别人，价钱也不许涨!得，就这样了。(关手机) 大强，你还愣着干什么?

大 哥 姐夫，啥也别说了，你够意思!我这就去!(欲走，又 止步)

姐 夫 你等等。大强，我有事不能和你一块儿去了，回头你 到我那儿，我给你带上两条好烟、两瓶好酒：孙胖子 和你一样爱喝酒。我再给孙胖子写封信你带上。事

办到这个份儿上了，下一步全看你的了，煮熟的鸭子 别再飞了!

大 哥 我走了，我就是不放心爸……算了，管不了那么多， 先斩后奏。(下)

〔姐夫目送大哥下，欲打电话。小方扶哎喲直叫的二 弟上。

姐 夫 (迎出)喲，小强，这是怎么了?

二 弟 啊，让一帮小子打了。介绍一下：这我姐夫。小方，

我铁子。

小。方 姐夫，你好。

二 弟 (拉姐夫小声地)姐夫，我没事。你快撤，“倒地儿”。 姐 夫 啊，你……好，那我先走了。(下)

二 弟 哎喲哎喲，疼死我了! ……小方，快扶我进去! 〔小方手忙脚乱扶二弟进屋，靠到沙发上。

二 弟 ……哎哟哎哟——放心，没人来了。昨天咱家出点 儿事，我爸我妈一早就去厂里找头儿了。小妹有外 语课。哪天我让你见见他们。

小 方 再说吧，我还是心里没底。我一个南方乡下来的打 工妹，又开了个什么人都去的发廊……虽说那是正 派发廊，可你们城里人怎么看我们这些人，我都知 道。

二 弟 咱家人和他们不一样。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 是非你不娶；你也非我不嫁，就这么定了——行吗?

小 方 ……你还疼吗……吓死人了，以后再想跳舞就在我 那发廊里关上门跳，不许去舞厅了。

二 弟 怕啥?谁敢打你主意，我还跟他干!为你死了，我都 不带眨眼的。哎，你这一揉好多了。小方，这就是我

家三室大套。那房间是我的，将来就是咱俩的新房。 哎，你看这儿(取出许多奖状、证书),这些都是我老 爸的，49年到现在都有。不吹牛，我老爸见过毛主 席，和刘少奇、邓小平握过手，电视上见过江泽民、朱 镕基，基本上接见了三代领导人……工人村里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八级大工匠!哪年都哗哗地往家挣 钱!

小 方 是吗?那你跳舞还净买早场五块钱的票?

二 弟 啊，那……我那是保持工人本色，艰苦朴素、吃苦耐 劳，嘿嘿……再说，早场人少清静，那舞厅就像是咱 俩的似的。小方，你说我老想你咋办?夜里老梦见 你，白天也惦着你，老抓心挠肝的。

**小** **方** 我也挺想你的……到城里打工这么些年，你对我最

好 。

〔二弟猛地上去亲了小方。二人接吻。半天，小方推 开二弟 。

小 方 哎，我可还没答应你哪，和不和你好我还得看一看。 二 弟 哎呀还看?都认识小半年了，我咋样你还没看清楚?

来吧，这舞没跳好，咱俩接着跳!(蹦跳起来)

小 方 (看二弟)——哎，我说，你怎么一点儿不疼了?你在 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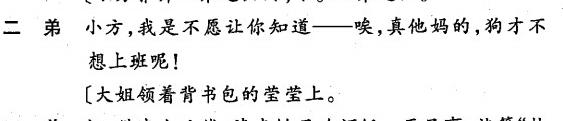
**二** **弟** 疼，什么疼?啊，哎唁……

小 方 ——好啊，你是故意装疼得厉害，哄我到这儿来…… 我最不喜欢人撒谎，可你老是骗我。告诉你，山子全 都告诉我了：你爸早退休了，你也是下岗的，在家里 只有八平方米的地儿。他还说你是个无业游民，花 一分钱都得管你爸你妈要。

二 弟 这小子真欠揍!小方，我是编了瞎话，可对天发誓我 喜欢你才 —

小 方 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心?你这人天天都撒谎，刚才又 骗了我一次。

〔小方推开二弟跑出门，下。二弟追出。



二 弟 姐，借我点儿钱，请我铁子吃顿饭。面子事，就算“扶

贫”了。

大 姐 你呀。(掏钱包取出钱)只有这些了 … …

**二** **弟** 我忘了，你也和我一样了。(接过钱，还回一张)得， 回头我熊我姐夫。姐，你就靠住我姐夫，没钱就管他 要 !

大 姐 姐是那种人吗?姐长了两双手，干吗非跟他要?

二 弟 ……我说姐，你和我姐夫在一块儿怎么老木得慌的， 是不他……

大 姐 瞎说啥!我们挺好的，这钱还是他给我的呢。

二 弟 看着倒是挺好，可……姐，他要趁你下岗对你有外 心，你告诉我，我现在浑身憋得直胀。有情况吱声，

我走了。

〔二弟下。大姐无言默立。莹莹一直在边上玩，此刻 走过来。

莹 莹 姑，你怎么了?……今天怎么又是你来接我，我爸 呢?

**大** **姐** 没什么。以后姑姑天天接你，好吗?

莹 莹 好。最好你们都下岗，都可以接我陪我，我爱和谁玩

就和谁玩。

大 姐 好孩子，以后你就会知道……这一段家里事多，一定 多听大人话。(抱住莹莹)亮亮要在我身边就好了，

有啥话能有个人说说。 莹 莹 姑，有话你就和我说吧。

大 姐 乖莹莹，走，跟姑进屋写作业去。

〔大姐领莹莹进屋。父亲由母亲搀扶着上。

父 亲 唉，这人说老咋这么快?就这么几步路，走得我脚脖 子都软了。

母 亲 你呀，是病刚好，身子虚。

父 亲可不，这两条腿，跟豆腐渣做的似的!(坐到门口)

〔大姐迎出。

大 姐 爸，你回来了。

父 亲 大玲啊，让大强出来。 大 姐 他不在家。

父 亲 不是让他在家等着吗?真是皇上不急急太监!

母 亲 老头子，你别急。大玲，妈问你，人厂领导说考虑咱 家的情况，加上你是厂里的先进，安排你去看收发 室，你咋没去呢?

大 姐 爸，妈，我……好几个姐妹都要求去看收发室，陶小 芬还有肾病，孩子还小。一起工作多少年的姐妹，我 怎么好和她们争?好赖我还是个健康的人……还能 找到工作。

父 亲 唉……大玲，一早上小琴拉你去找工作，找着没?

大 姐 我们去中心路市场了，小琴说是有个俏活儿让我们 干 。

**母** **亲** **啥活儿?**

大姐 . “牵驴”:几个老板雇下岗的女工去帮着当托儿卖假 货，一天能挣三五十。可我就是挪不开步张不开这

嘴…… 父 亲 缺 德 !

大 姐 小金子在那儿卖鞋，我帮她卖了一会儿。人太多 我，我给卖丢了一双。我会给机床上油，把机床擦得 亮亮的，会车出别人车不出来的活儿，可我就是干不 了这些事!爸，我是不成了废人了?

母 亲 ……大玲，你去把大强找回来。 〔 大 姐 下 。

**母** **亲** 你累了，我扶你进屋吧。大玲这么一让，她的工作就 没指望了。

**父** **亲** 倒像是我的闺女。这事大玲没错，你不许怪她。

**母** **亲** 可惜了了……大玲的工作是你那年救大成伤了手，

让大玲顶替的。唉，大强回来也不知能不能听你的 话?

父 亲 什么听不听的!就照我跟厂头儿说的，收回那屁辞 职书，明儿一早回去上班。厂子一天不黄，他就得给 我在厂子干一天!

〔 大 哥 上 。

大 哥 爸，我不回去!

父 亲 (霍地站起来)你敢!你活着是厂子人，死也是厂子 鬼!我和你妈都是建厂时候的老工人，机床厂就是 咱的家。兴厂子不要咱们，不兴咱自己跳槽!你给 我死了这条心!

**母** **亲** 大强，你就听你爸的吧!

大 哥 爸，这些年我什么都听你的，可这件事我铁了心了!

**父** **亲** 你再给我说一遍!说呀! … … 你小子真混哪!我老 了干不动了，指望谁?二驴子那个样儿，小玲没个着 落，你姐……你是这家的顶梁柱啊!我就巴望你能 接我的班，在厂子里干出点儿模样。这些年你当车 间主任、升科长，大伙儿夸你，厂里栽培你，你有屁丁 点儿的好事爸都在背后偷着乐呀，走在这工人村里 我腰板都比别人直!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大玲 他们下岗是厂子定的我没法子，可你他妈这么做是 干啥呀?……这是摘我的心哪，你知道吗?

大 哥 爸，怎么和你说呢，你们这辈人的脊梁撑起咱这国家 的天，可今天我看明白了，国家是要我们这辈工人再 做一次贡献，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残酷最大的一次，那 就是下岗。咱的企业好比条大船，老化了，要大修， 船上又那么多人，再不下来人它就要沉了，只有下来 一部分人才能修好它，让它重新开起来。我不想在 这条船上挤了 ……

父 亲 少他妈给我咧咧!这船上就剩一个人，他也应该是 咱老杨家的人!

大 哥 爸，你不知道，我上的是条有希望的船。这条船上我

有事可做，我能看到我的价值。我们商量了，来年挣 钱了要成立个北方彩钢公司，还要建一座彩色不锈 钢大厦。一想到这个，我浑身都发烫啊!

父 亲 说出龙叫唤也不行!彩钢啊、公司啊，你吹气哪?你 爸是工人，看实的，信真的。

大 哥 爸，现在不光是工人要下岗，国家机关干部也下岗分 流了。我主动选择这一步，没有错。

父 亲 你还说!你在工厂行，到外头重打鼓另开张，谁知道

会咋样?

大 哥 你咋就知道不行?姐夫下海不干得挺好吗?挺多人 下海都— -

父 亲 你就看好的，栽跟头的少吗?被人骗得掉海里淹死 的少吗?

大 哥 可那也不能等着，试一试总比这么活着强!

父 亲 你他妈主意咋这么正!明告诉你吧，这事没商量。

两条道，走哪条你自个儿挑：一个明儿早上给我回厂 子上班，还得交份检讨给厂里，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二一条你走，爱上哪儿上哪儿!不过你敢迈出咱家 这个门坎儿，老杨家就再没你这儿子!老伴，跟我进 屋，该咋走，走哪步，让他自个儿惦对!(扯母亲入里 屋)

大 哥 (动感情地)爸!我从小是在机床厂里长大的，对厂 子我的感情不比谁差!可这几年事你又不是不知 道，厂子困难国家着急工人着急，可厂里领导除了向 国家喊困难、哭穷、要钱就不会别的，不改革厂子哪 有出路?眼睛不看着市场，产品生产再多有什么用? 爸，这些年我玩命不?学电大、钻技术、钻管理，我真 想好好干哪，可我干着急使不上劲呀……这腔血憋 得直胀啊，你知道吗?

〔父亲返身冲出，母亲也追出。

父 亲 那也不能走!给我等着，等着厂子好那一天!你想 气死我呀?你要敢明天不去上班，我就和你断绝父 子关系!

母 亲 你俩这是干啥呀，有话不会好好说呀?(将父亲推进 屋)

大 哥 等等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四十三了 ……小 强下岗了，大姐下岗了，眼瞅着咱这个家就要……要 等到我也下岗吗?这几年挣钱越来越少，莹莹妈就 因为我穷才跟人跑的!爸，我再也不想等了!等不 起了!我不要退休金、不要公费医疗、不要档案，就 要下半辈子换个活法。这么混吃等死过一辈子，我 不甘心哪!爸 — 错过这个机会我会后悔 一 辈子 呀!

〔屋外雷声滚过。大哥向里屋深鞠一躬。莹莹偷上。 大姐自外上。

大 哥 对不起了，爸……我走了。

莹 莹 爸，你走吧，回头我和爷爷说。爷爷喜欢我，我一说 他就没气了。

大 哥 好莹莹，你只能呆在爷爷这儿了。 莹 莹 行，我就愿意在爷爷家呆着 ……

大 哥 (取出口琴)爸爸的口琴留给你，以后想爸爸时就吹

它。要是爷爷奶奶心情不好了，也吹给他们听。记 住，听爷爷奶奶话!

大 姐 大强，听姐话，别走了!你那工作多好啊!要是我， 撵我都不走。

大 哥 不，姐，这回谁也拦不住我。车票都买好了，我这就 走……姐，替我照看莹莹……爸妈老了，你代我在他 们跟前尽尽孝吧!

〔雷声。大哥抓起背包走入雨中。急雨吹掠工人村。 母亲奔出。

母 亲 大强，外头下着雨哪，你带上伞!

〔大姐接过雨伞，追下。

莹 莹 (追出，站在雨中)爸——爸——早点儿回来! 〔父亲冲出。

父 亲 走吧，走你就别回来!从今天起，我再没你这儿子 了!

母 亲 (慌乱地)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你有病啊……快， 吃点儿药。

父 亲 还吃什么药?完了、完了，这个家完了!都走吧，全 都走—— 我也进太平房上火葬场，眼不见心不烦 …… (摔二胡，失声痛哭)

母 亲 你说啥话!你个老东西，这家咋完了?——老东西， 你这是作死呀!你个糊涂蛋!你有病呀，经不起这 么闹腾啊，你这样我害怕。大强他是一时糊涂，想开 了兴许就会回头了 ……

**莹** **莹** 爷爷，你别哭了!奶 …… (哭起来)我肚子疼，哎呀哎 呀 ……

母 亲 哪儿疼?奶给你揉揉!

父 亲 揉啥揉，赶快爷背着上医院。(欲背莹莹) 莹 莹 我好了!嘿嘿，我好了 ……

〔莹莹入内。二人长立无言。雨声阵阵。

母 亲 你好点儿了，老头子……唉，这是咋了呀!昨儿个还 好好的， 一家人乐乐呵呵的……咱这一辈子都给了 工厂，末了咋闹成这个样儿啊!

父 亲 我这是咋了?这会儿眼泪巴嚓的有啥用?老伴，我 闹腾完了，没事了。你也别哭了，把眼泪擦了，我让 你把眼泪擦了。老婆子，咱们是老人，在党多少年的 人，这些年比这难的坎儿咱也遇上过，不也过来了 吗?老婆子，你得应我件事：以后就是再难咱也不

哭，咱不能堆。咱是老的，得做出个样儿给那些孩崽 子们看看!(收拾工具)

**母** **亲** 你这是……要干啥?

父 亲 他们下岗，我他妈上岗!二驴子不去我去!明儿一 早补手续，上肉!

母 亲 你那身体……哪儿行啊!

父 亲 放心吧!活动活动对心脏有好处。我是担心你呀， 你也老了。

母 亲 (握住父亲的手)我倒没啥，咋也比你强多了。可你



父 亲 那咱这老牛老马再拉它一段路。不是叫下岗的自谋 生路吗?他们没谋着生路前，咱先帮他们谋着。这 也算是国家难时帮咱国家一把。(高声叫卖)羊肉串

儿，羊肉串儿!都来吃我老杨头儿的羊肉串儿! 〔 收 光 。

**第** **三** **幕**

〔夜色笼罩工人村。雨声不息。口琴声轻轻飘响。

〔灯下，老两口在一张张数着发皱的毛票。莹莹孤坐 门前望着雨夜。

母 亲 去了羊肉钱、炭火钱和摊位钱，今天净赚三十二块五

毛，比昨天少卖三十来块。(在纸头上记着账)

父 亲 都是下雨闹的，明天天放晴多卖会儿。唉，连老天爷 也来添乱，下下下，下个没完。钱放到老地方，别让 二驴子踅摸着。

〔母亲点头，包钱进屋，少顷出。

父 亲 (活动着残手)不是说有人看见大强回来了吗，咋到 现在也不露个面?

母 亲 必是新厂子事忙；再说你不是不让他进门了吗，他还 敢回来?(接着记账)小玲学外语交了一百，下半晌 又给小强二十。

父 亲 又给他钱干啥?惯吧，你就惯吧!看他那身懒肉就 来气，不定哪天我好好归拢归拢他。这么晚了又死 哪儿去了?小玲也没影了 ……有能耐都别回来!这 家成大车店了，往后过点儿不管饭，到点儿就关门! (来回走)

母 亲 瞅瞅你这些天一劲儿闹腾——你想大强就直说。

父 亲 说啥哪?我想他，想他个鬼!我早跟他断绝关系了!

(穿衣)我得去看看冯大个子，他们厂俩月没开支了， 他病倒了。这老伙计最爱听我拉二胡，妈巴子我还 把二胡给摔坏了。(入里屋)

**母** **亲** 我就知道你在家呆不住。你带点儿钱，到小卖店给 他买点儿罐头。

〔母亲叹气，串肉串。二弟从雨中走来，心情不佳。 **莹** **莹** 二叔，看见我爸没?

〔二弟不理莹莹，进屋。

**母** **亲** 回来了，锅里有饭……你爸才还问你呢。 **二** **弟** (不爱说话)不吃。别告诉他我回来了。 **母** **亲** 你咋了……像个瘟鸡似的，耷拉个脑袋。

〔二弟不答，进卧室躺到床上。母亲不安地望着。父 亲出屋。

父 亲 (拨听半导体)这里头说，国营厂还要裁人。哎，谁回 来了?

母 亲 没，没人回来。外头拉拉雨哪，一跳一滑的，小心摔 着。(递伞)

父 亲 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该吃啥药麻溜吃，病了别说我没 给提过醒儿。

母 亲 知道了。我好好的有啥病?净咒我。

父 亲 让你吃你就吃。 母 亲 吃，吃。

父 亲 (出门见莹莹)莹莹?不在屋里写作业，坐这儿干啥? 莹 莹 我要在这儿等我爸爸。

父 亲 你这个破爸爸等不等能咋的。(也向雨夜中伸脖望)

莹 莹 其实你比我还想他，对不?爸都疼孩子，越吵吵越 疼。我全懂。

父 亲 小毛孩懂啥?他回来门我都不让他进。老婆子，把 莹莹领进去!

〔母亲领莹莹进屋，继续串肉串。大姐雨中疲惫地 上，呆立不动。

父 亲 大玲?是大玲吧……你咋不进家?……这几天跑得 咋样?

大 姐 跑了几家职业介绍所，都登了记。我把这些年得的 奖状、证书都带去了……他们让我填了表，说有信儿 就告诉我。

父 亲 好啊，快进屋吧，看都累成啥样儿了。

大 姐 (苦笑)在厂里那么多年也没这几天累。到了晚上还 老是做梦，总梦见厂子又好了，又让我回去了，机器 响起来，都有活儿干了。

父 亲 要实在找不着，跟着一块儿卖肉串儿吧。

大 姐 我还是想在工厂找份工作，我不能一辈子卖肉串儿 ……再说天天看别人上下班，我受不了。

父 亲 ……进屋吧，锅里热着饭哪。大玲，大强到你那儿去 了吗?

大 姐 没，就打过个电话要找大成。大成出门了，没在家。 〔父亲挥挥手，大姐进屋。

母 亲 没吃吧?快点儿，热乎哪。(端来饭)

〔大姐忍不住扑到母亲怀中哭出声来。屋外父亲止 步。

大 姐 你打我一顿吧妈!咱家我最大，可我最没能耐 ……

想不到四十多岁就没人要了。他们就招三十岁往下

的，还要有中专文凭……这些年没想到拿文凭更没 想过学别的，爸老说那是不务正业，现在咋又管我要 这些呀?妈，我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一个人活 到四十多岁，难道还要重活一次吗?

〔屋外。父亲站在雨中痛楚地听着，强忍住泪，忘了 拿雨伞，下。

大 姐 妈，我在找工作，小玲也在找，你们俩就不要去卖肉 串儿了!

母 亲 你爸要干，谁能拧过他?这些天他老气不顺，我都不 敢多说话。妈看你就别到处跑了，叫大成在他那儿 给你安排个闲差事。

大 姐 不，我不想让他施舍，花自己挣的钱心里舒坦。

母 亲 玲，是不是你和大成有啥事?我老觉着你俩不大对 劲儿 ……

大 姐 没，没事，挺好的。昨天他还说，等生意好了要给我 买几件像样儿衣服，问我要啥样儿的……还说将来 要领我去新、马、泰旅游哪，真的，妈。他总说咱家对 他好，说他刚进厂那会儿没吃没穿全靠咱家。

母 亲 没事就好。妈这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这段时间有 空常回来和妈说说话。妈没啥能耐，可妈在一天，这 个家就是你们遮风避雨舔伤口的地儿，到啥时妈都 给你们亮着灯留着门。

〔母女相依。雨声。莹莹又走出屋。

**莹** **莹** 奶奶，我去迎迎爸爸，爸也许已经到路口了 …… (跑 下 )

**母** **亲** 莹莹，你回来——玲，你快去看看!

〔大姐抓起伞下。二弟弹响吉他。吉他声乱响。母

亲走进去。

**母** **亲** ——你今晚上是吃错药了咋的?穷闹腾啥?

**二** **弟** 我闷得慌!妈，我想去挣笔大钱，你给我贷点儿款， 几千块就行。

**母** **亲** 几、几千?你想把你妈剥皮儿吃了?你以为你妈是 开银行的?

**二** **弟** 妈，咱家不是有老箱底儿吗?

**母** **亲** 那钱你爸发话了，谁都不许乱动，特别是不能给你。

**二** **弟** 先别告诉他。我挣了钱你俩啥都不用干了，给你俩 开双份工资。妈，你老嫌我不能挣钱，可挣钱得有本 钱哪!你舍不得孩子我套不住狼啊!妈，最后赞助 我一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看着你和爸这么冷 的天在外头连喊带叫的，比骂我打我还……

母 亲 二强……可你、你要那么多钱到底想干啥呀?

**二** **弟** 这你先别问了，将来就知道了。妈，钱放哪儿了?我 知道在家里。

母 亲 不行。那都是头些年你爸卖肉串儿一点点儿攒下 的。眼下家里这样，万一谁出点儿啥事……再说就 你这号的能干啥呀?干啥不得赔个底朝天!老实呆 在家里，妈能蹦哒就饿不死你。

**二** **弟** 妈—-你、你也这么看我……你要真不借，我可去偷 去抢了!

母 亲 敢!反了你了!你让妈省会儿心行不?

〔二弟无奈，入厨房取根肉串吃，想着办法，随即偷偷 翻找藏钱处。母亲干活，头晕，找药，吃下。小妹上， 径向屋里走。小钱跟上。

母 亲 小钱呀……这是怎么了，气烘烘的?

小 钱 唉……我介绍小玲去一家合资公司当经理助理，月 工资八百——

**母** **亲** 哎呀，这么多呀!好啊!

小钱 这还下算奖金哪!小玲口试、笔试都过了关，人家决 定马上用她，可……也不知为什么她又不去了— 你老别急，我去劝劝。

〔小钱进内。母亲心慌意乱，在门外听。 小 钱 小玲，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小 妹 怎么回事?他们是家假合资企业，账户上根本就没 有外资注入，是用合资招牌偷税逃税。那个刘总素 质更差，当着挺多人用脏话骂一清洁工，还打得她满 嘴血。我看不过去，和他干了一架!

小 钱 你、你可真行。头天试用，你管那种事干什么?

小 妹 看不过去我就管!我和那女的说了，她想起诉我帮 她找律师。

小 钱 你……我算服了你了!他是我们刘主任的亲哥，你 还要告他，刘主任那儿我咋交代?

小 妹 该怎么交代怎么交代，我发现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你还给他们点头哈腰地上烟——没劲透了!在单位 你是不也这样?

小 钱 你……和领导处理好关系让领导满意有什么亏吃? 现在谁不知道这道理?你要在机关工作也得这样。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

小 妹 你——我的男朋友可以没钱、可以没权，但不能一身

奴气!怎么是这种人……算了，你走吧!别再来了! 小 钱 你——你不是要找个挣钱多的工作吗?玩什么个

性?

小 妹 我就这个性，咋的?

小钱就这个性就不行!你以为你是谁?人到社会上就得 学会适应!

小 妹 我就不适应，就不!还管起我来，你以为你是谁?别 忘了你不过是我拉来帮我演戏的，扔硬币扔出来的!

小 钱 你——怪不得你找不着工作，找不着朋友，让人帮着 演戏!

小 妹 你、你走，快点儿走!哎哎哎，带上你这些东西!拜 拜了!(将一些礼物扔给小钱，将其推出卧室，关上 门 )

**母** **亲** 这……小玲，开门，开开门!小钱啊，你看在大姨面 子……

小钱 大姨，没什么,工作没成她心里有火。其实小玲挺出 色的，可有些事她不明白……(欲下)对了大姨，我找 了管再就业的小刘，他说市里正下大力气搞几个再 就业工程安排下岗人员。大姐、二哥的情况我让他 们登了记，他们说抓紧给安排。(下)

母 亲 谢谢你了!(急得乱转)唉，这可咋整啊?小祖宗，你 开开门!

〔小妹开门……父亲自外边上，看着这场面。

母 亲 玲啊，一时找不到工作妈不怪你，你这么对小钱，黄 了咋办哪?小钱工作好，人也好，你要跟了他一辈子 都不用愁了。

小 妹 妈你不知道，他这人就得骂。你别管了，这是我的 事!(向外走)

父 亲 行啊大学士，工作没成气你妈的能耐见长。你还有 别的本事没?真整不明白你有啥资本挑这挑那，上

个大学不知道北了!过去找工作讲究做块砖，东南 西北任党搬；做片瓦，让你盖哪儿就盖哪儿。

小 妹 可我不是块砖，不是片瓦!我是人!是人!

父 亲 呀呀呀呀，我还不知道你是人?是我把你养大成人 的 。

小 妹 爸，妈，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你们伤心……可我就是 不想对付，不想凑合，我要找最适合我、最能发挥我 自己的地方。这错了吗?你们把我养大，培养我大 学毕业，我不想就当块砖——就算是当砖，我也不去 垫鸡窝，我要放在天安门上，在长城上!(下)

父 亲 你给我回来!小丫头片子，这世界还装不下你了哪! 〔二弟从里屋出来，见状不好，蹑手蹑脚欲向外走。

父 亲 站下!你小子鬼鬼票祟哪儿去? 二 弟 我、我出去一会儿，有点儿事。

父 亲 天大的事你给我呆一会儿!有事?你给我说说，除 了要钱花钱——

二 弟 我又没惹你生气，你拿我扎什么筏子?(欲下)

父 亲 我话没说完哪：我问你，这段天天回家晚，在外头干

啥了? 二 弟 没干啥。

父 亲 没干啥?冯叔家老二说，你搞了个发廊里的女的，有

这事没?

二 弟 有。咋了?

父 亲 怨不得你脑袋一天一变样儿：一会儿像鸡窝，一会儿 像刺猬。真他妈有出息!你弄什么不好，弄个三陪 女郎?

母 亲 (跟出屋外)这，这是真的吗，小强?

二 弟 妈，她不是那种女人!你别听我爸胡说!

父 亲 我胡说?那里头有几个好东西!——你给我趁早断 了，再跟她打连连我打折你腿!今晚上就给我站这 儿，哪儿也不许去。站好了，好好想想你以后咋办? 啥时想好，啥时进屋睡觉!

二 弟 爸，你这也太不人道了……下着雨哪，你让我……

父 亲 就站雨里，让雨浇浇你!给我立正!我不说话不许 你动地方!

二 弟 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你要是那种有能耐的爸爸，

给我弄个好工作，我至于这样吗? 父 亲 你说啥?

二 弟 你知道现在外头怎么说你这种爸爸?一等爸爸没牵 挂，儿女想啥就干啥；二等爸爸打电话，儿女工作也 不差；三等爸爸跑上又跑下，送点儿礼也能安排下； 四等爸爸没能耐，只会待在家里骂!你也就会在家 里骂骂我——

父 亲 好你个混小子!我这回不光骂了，(抓起雨伞就打) 今儿个我这个四等爸爸要教训你怎么做个工 人!——我没能耐，是四等爸爸!你是几等儿子? 三十来岁了靠你四等爸爸养活，纯粹是等外品!

〔父亲打二弟。母亲拚命抢雨伞，护着二弟。雨渐 大。大姐领莹莹奔上。

**大** **姐** 爸，你这是干啥呀?(让莹莹拿着伞，欲上前)

**父** **亲** 都一边儿呆着去，谁吧吧我揍谁!我没能耐，我没能 耐，我一天到晚这是为谁呀?老了老了，我成了四等 爸爸了!四等爸爸!

母 亲 这么大的雨淋出病了可咋办……强，别伤你爸心了，

你就站会儿吧……妈求你了!

〔父亲眼含热泪进屋，走入内室。母亲拉着莹莹跟 入 。

大 姐 小强，你懂点儿事行不?爸他有病啊!去，给爸认个 错。去呀!

**二** **弟** 不，我就不!(雨中向天叫)下吧下吧，你他妈把我浇 透吧!

〔大姐入内，拿把雨伞欲出。小方出现在雨中，为二 弟撑起伞。

二 弟 小方……我撒谎骗了你，你还理我干啥?

**小** **方** 我想不理你，可我没法不想你……还疼吗?

**二** **弟** 你都看见了……我他妈没出息，我不够个男子汉!

**小** **方** 小强，没地位、没文凭、没钱我都不在乎。我是个乡

下女孩打工妹，有啥地位?干了这些年，我除了帮家 里自己也攒了不少钱，不用靠谁养活。我就缺一样： 爱。我要你句真话：你真心爱我吗?

**二** **弟** 小方，和你在一起我就高兴，就有劲，什么烦心事都 忘 了 。

小 方 那，你能为我改改自己身上的坏毛病吗?我们村里 不到十岁的孩子就能上山打草，挣钱养家。你这么

大男人真不如孩子吗?听人家老人那么说你，我都

**二** **弟** 别说了!(紧紧抱住小方)从现在起玩把命给他们看 看!我要让你站在人前把头抬得高高的，不价我就 不够一撇一捺!相信吗?

**小** **方** 你要真能这么做，小方刮风下雨下刀子都跟着你，跟 你一辈子!

〔雨中二人紧紧相抱。大哥心事重重挎包上，进屋。 二弟、小方下。

大 哥 姐，姐夫没来过?

大 姐 没有，他出门了。大强，你咋一直不回家，是不生意 出啥事了?

大 哥 没……事多，一直没跑完，还要找大姐夫帮忙 … …

莹 莹 (出门看见爸爸，扑过来)爸爸!爷爷奶奶，我爸回来 了——

〔母亲急出内室。

母 亲 大强，你可回来了……快去见见你爸!

〔父亲在里屋：“你站那儿!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这儿谁是你爸?”

母 亲 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孩子回来了!(进屋推父亲 出来)

莹 莹 爷爷，你这些天不一直想我爸吗?

父 亲 我啥时想过他?我他妈早就没儿子了， 一个都没有

了，没了。

大 哥 爸，这些天你老的火还没下去呀?你要生气就打我 几下出出气。

父 亲 你别叫我爸，给我出去，也到外边站着去!听见没 你，出去!

莹 莹 得了爷爷，我爸回来了，你心里肯定特别高兴。爸， 你赶快给爷认个错!爷，我代我爸给你认错。(鞠 躬)

父 亲 唉，养了一堆都不如一个孩子呀!

母 亲 (拿着一布包奔出里屋)老头子，这包里的三千块钱 没了!

〔收光。雨一阵比一阵急，淋着这个家、这片工人村， 冲刷着这世界。

**第** **四** **幕**

〔北风吹掠工人村。小妹在串羊肉串，大姐背着一包 报纸念叨着上。

大 姐 晚报，日报，体育报，广播电视报…… 小 妹 大姐，你这是干啥哪?

大 姐 玲，市再就业中心真挺办事，联系了挺多家单位安排

我们，小琴、王丽都找着活儿了，他们安排我去卖报 纸 。

小 妹 是吗?得，咱家出了个报嫂。

大 姐 这活儿不像卖鞋、卖服装，赔了也没多少钱。马路牙 子蹲着就能卖，就是得连喊带叫的。你帮姐练练。 (穿坎肩、戴口罩)

小 妹 你呀，闹心不闹心?这有什么好练的，又不是让你去 比赛唱歌-—哎，你还弄个口罩干什么?

大 姐 嘿嘿，我抹不开。

小 妹 你偷了还是抢了，有啥怕见人的?你上去卖不就得 了。

大 姐 我又不是你，我得试着来呀……真没想到，我干上这 个了 ……从报社取报纸时，我这心一劲儿乱跳。跑 了这么多天，我总算有工作了，总算……(又喜又忐

忑地)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

小 妹 姐……你肯定行，明早上我给你站脚助威!你们都 有事做了，我也该……哎，大姐，你说说，我大哥这次 在外边出啥事了，一天到晚没话就喝酒，问他也不 说，总打听姐夫回来没……

大 姐 是呀，我也问了大强几次，什么也不说。真让人担 心!

小 妹 爸天天晚上睡不着，有时半夜还起来，再加上二哥走 了一直没信……姐夫临走啥也没和你说啥?这段也 没来电话?

大 姐 没有。生意上的事他不爱和我说，他出门也不爱给 家打电话。

小 妹 你和姐夫到底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你跟 我说实话。

大 姐 小玲，你的对象一定要好好找。挺多事，以后和你 说 。

〔大姐无言，小妹还要问。小钱上。大姐看到小钱， 忙收起报衣。

大 姐 小钱，你坐，我给莹莹热饭去。(示意小妹热情，入厨 房)

小 妹 怎么又来了?我不说黄了吗?

小 钱 我托小刘给大姐联系工作，再就业办公室有回音了， 这张表格让她填一下……他们说先进生产者可以优 先，哪天我陪大姐去。(把表格放桌上)

小 妹 谢谢你的好心。晚了，我姐已经找着工作了。(不理 小钱)

小 钱 ……我真让你那么讨厌?在你眼里我就那么配不上

你?

小 妹 是我配不上你，爱玩个性，不懂人情世故，幼稚可笑 -—你太完美了，工作、收入哪样都好。你走吧，咱 俩没戏了。咋还不走?

小钱我就不走!小玲，我还真就迷上你这个性了，以后我 天天来!

小 妹 我说你是不发烧了，又想挨骂呀?

小 钱 烧得还不轻。这回，我要好好发把烧。我发现 … … 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爱听你骂我——以前还没人骂 过我。这几年我各方面都算不错，领导也挺满意，可 有时就觉着没劲，看书没劲吃请没劲干什么都没劲。 你活得比我强……这得怪你，你让我来的。

小 妹 你还没完了哪，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是高材生，学 的是企业管理，现在学这种专业的人正是干事的时 候，可你一天天活得这么没劲!告诉你钱峰，本小姐 不会爱上你这种男人的，我那个硬币扔错了!

小钱你又来了， 一提这事我就来气。我在你心里就那么 没地位?

小 妹 我瞧不起你!我学历没你高，可我敢做的你不敢，将 来我也不见得干得比你差。你去找没个性顺着你说 话的人去吧，我已经决定了，外语考完级就去深圳找 工 作 。

小钱 那我也跟你去，你上哪儿我上哪儿。深圳中软公司 早就想要我了。

小 妹 你……还甩不掉你了哪?那我就不去深圳，我卖肉

串儿去。(下) 小 钱 那我也跟你去。

〔小钱追下。二弟背着包、手上缠着绷带上，进屋。 大姐从内出。

大 姐 小强? 二 弟 姐 !

大 姐 你、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不知道爸妈惦着你呀?

二 弟 我看见爸妈在那儿卖肉串儿哪——不用问；身体肯 定没啥事。(藏手)

大 姐 你这手咋了?哎呀血乎拉的!你在外头干啥活儿， 危险不?快说呀!

二 弟 嘿，姐，我和二铁、小六子几个人合伙包了个活儿，就 是给高层建筑……就是粉刷外墙面。姐，老好玩了， 爬上爬下的，挺适合我们的。不少南蛮子都想包，让 我们硬给抢过来了。

大 姐 妈呀，就是吊在楼外面拿刷子刷大楼?那是玩命的 活儿呀!

二 弟 挣钱也多呀!姐，我发现哪，只要你拉下脸想挣钱， 有的是活儿可干。每天早上我随着初升的太阳升上 高楼，那感觉老牛了，蓝天白云都在我身边……姐， 这段我比啥时活得都踏实。

大 姐 你们都比姐强啊 ……

二 弟 姐，我是回来取点儿棉衣服，把妈给我做的棉手闷子 找出来。

大 姐 哎。(入内，取出手套，帮着二弟收拾东西，看见包) 这是 ……

二 弟 都是小方给我买的。姐，她对我没说的!

大 姐 一个人在外边不比家里，妈不在身边，得学会自己心 疼自己，知道吗?你走那天没把爸气死，说要打折你

·251·



腿哪!

**二** **弟** 准是急雷爆跳的。你告诉他们，我会带着钱回来见 他们的。

大 姐 你、你不见他们哪?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二 弟 姐，你还是给我留条腿吧，我还得干活哪!我得走了



大 姐 小强!

二 弟 姐，也不知咋的，往常在家没觉着咋的，老爸动不动 就骂我打我，有时我挺恨他的；可真一离开家，还挺 惦着他们的 …… 以后要想妈了，就把手放手闷子里

暖暖，就当小时候妈给我焙手了 …… 大 姐 小强，懂事了。

二 弟 走了，姐，现在时间就是嘎嘎响的老头票。(下)

大 姐 (望着二弟背影)年轻多好呀!要是倒退十年，哪怕 五年也好啊!可惜呀 … … 球报一块八，晚报三毛

〔父亲、母亲和小妹推着车从风中走上。 大 姐 妈，小强回来了，又走了。

母 亲 啊?老头子，小强刚才回家了。 父 亲 啊，在哪儿呢?

大 姐 爸，他怕你打他不敢见你。

父 亲 他敢见我!见着他我打折他腿!偷我钱，我没他这 个儿子!

母 亲 你不要他我要，再不好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小强啊，你就这么就走了，连妈的面都不见……大

玲，跟妈去找找他! 〔母亲、大姐跑下。

父 亲 贱!你找他干啥，让他路死路倒沟死沟埋!

〔大哥和莹莹上。大哥手中拎着酒。 莹 莹 爸，别喝了，昨天你喝得可吓人了!

大 哥 莹莹，爸真想大醉一场呀!爸没用，让人家打败了， 败得真惨!

莹 莹 那也不要再喝了，求你了!自从妈走了以后，你老是 喝 酒 。

大 哥 莹莹，爸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爸爸 吗?

尝 莹 爸，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

〔父亲出来张望，看见二人。大哥低下头。 父 亲 大强，你进来，陪我坐一会儿。

大哥(入屋)爸，姐夫再不回来，明天我就走了。

父 亲 你这次回来酒量见长啊!你坐，坐一会儿，我让你 坐。连着几天没话，要走了，不想说一说?(坐在桌 旁)

大 哥 爸，其实也没有什么。(坐下)

父 亲 我可是一直想听你白乎白乎。(指酒、菜)来，花生 米，老白干，你不称职的四等爸爸陪你喝点儿，天大 的事边喝边说。

大 哥 爸，生意上那些乱事你知道不知道也没啥用。唉，现 在的人咋连笑都是假的，敬酒敬烟称兄道弟，可桌子 底下埋着地雷，椅子下边尽是坑啊!

父 亲 过去有个把诈骗的就是大案，可现在打开报纸尽是 这路事。这帮东西都是从哪儿变出来的?大强，甭 瞒了，这些天我也看出个大概其了，别忘了我是你爸 小时候你和小二一道蒙我钢销儿，哪回蒙成了?

到底出啥事了，竹筒倒豆子，痛快的!

大 哥 我对不起厂子，对不起大家……真想揍我自己一顿 哪!一路上我吃在货车、住在货车上，连撒尿都跑着 去，就怕出事。可货到了厂里，李工说就一部分是进

口的，剩下的都是冒牌货、劣次品。 父 亲 咋整的，你没看货呀?

大 哥 他们把进口的给我看了，就拉我去喝酒，让我在验收 单上签字——那些钱是大伙儿的集资钱，大伙儿信 任我才……我寻思货样看了，车也装了，又是姐夫介

绍的，还能蒙我吗?我没想到啊…… 〔姐夫拎礼品上，大哥急迎上去。

姐 夫 我一下火车就赶来了，给莹莹买的少儿百科全书，答 应她挺长时间了……事我知道了，刚跟孙胖子通了

电话，把他骂了一顿，这家伙我也没看透他。 父 亲 大成，坐，刚下火车先垫垫。

〔大哥忙取杯。母亲和大姐归来。

父 亲 老婆子，快张罗几个酒菜。(对姐夫)骂不骂的不算 啥，能把事办了就成。

姐 夫 爸，这事难办了，人家孙胖子不承认发来的一半货是

假 的 。

大 哥 货都在那儿，你让他来看哪!

姐 夫 可人家说你亲眼看的货，在验收单上签了字、付了 款。是假的你当初为什么签字付款?

大 哥 我……我就看了 一半，我寻思孙胖子是你介绍的



姐 夫 谁介绍的也得看好货再交钱，这是做生意的常识啊! 现在人家说是你把进口钢转手了，弄了批劣次品回

去，从中赚了一笔-

大 哥 他那是血口喷人!

姐 夫 我也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可你怎么也得把货仔仔细 细看一遍哪!

大 哥 姐夫，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

父 亲 大成，你和那帮人熟，认识的人也多，帮大强想想辙 大 姐 别喝了，马上和大强上哈尔滨找那姓孙的，啥法道上

想 。

姐 夫 你知道咋回事就跟着瞎掺和?他把字签了、钱付了 货都拉回来了，那边硬不认账我有啥办法!爸，我也 遇上过这路事，只能吃哑巴亏。大强，不是我说你， 你没看好货交什么钱、验什么收，你当是过去在机床 厂办事吧?你下海了，吃归吃喝归喝交情归交情，办 事时得六亲不认。市场经济了，睡觉做梦都得算账 啊，不然扔的是你自己的钱!(听手机响，接)喂，等 会儿再打来，我眼下走不开。(关机)我和孙胖子交 情也一般，只能打打电话，不过希望不大。

大 姐 孙胖子?是不来过咱家的那矮胖子?你是不是和他 搞什么鬼了?

父 亲 大玲，没边没沿的，别瞎说!

大 姐 好，我不说我不说。可货是你给联系的，这事你得负

责。

姐 夫 说啥哪?我负责，我咋负责?今天我说一句重话，你 们一个个都靠别人靠惯了，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整 个儿一个惯出来的!这些年你们除了学会靠别人， 还学会别的没?

母、亲 大成，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父** **亲** 别插嘴，让他说完。

姐 夫 爸，我看见他们就来气。我也是从机床厂上下来的， 一天没闲着玩命地干才干到今天。你们哪，你杨大 玲下来这些天找工作这个费劲!二强更完犊子，饭 来张嘴花钱伸手，这个家真不知他是爹还是爸是爹! 怨这个骂那个，找这个求那个，就不知那功夫钱都跑 别人腰包里去了。靠靠靠，靠完国家靠厂子，靠完厂 子靠父母，靠完父母靠朋友，靠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不希说你们……就这样，你们不受穷谁受穷?行了， 我那边还一大堆事，这年头自己的梦自己圆!(打手 机，下)

母 亲 大成，大成!

父 亲 (拍案而起)叫个屁!

母 亲 这可咋整!这些天我就觉着要出事——强，要不咱 和厂头儿说说还回厂子吧，受点儿穷挨点儿憋可没 这路事- 明天妈替你去求赵厂长。

父 亲 好啊，好!想不到他秦大成还有这么一出!绝，真他 妈绝!一字字一句句我都听清了，记下了，你们也都 听清了吧?大强你咋了?还神气不吹牛不?高科技 呀、子公司呀，吹的是呜哇山响!现在咋的了?霜打 的茄子蔫了，属瘟鸡的耷拉脑袋了，低头了服输了 ——哎你们看哪，这就是我惯出来的儿子!

小 妹 哥，这时候你不能倒下。在咱家我最服的就是你，一 跤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那是你吗?你要是那样， 我一辈子都瞧不起你!

大 哥 (将酒浇在头上)原来我还想指望指望姐夫，现在我 才明白，啥都不能靠任何人，只能靠自己!爸，我已

经把我那套房子卖了，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 管朋友借了一笔钱——

母 亲 大强，这是真的?这么说你连家都没了?

大 哥 明天我就走，先去给厂子买新的原材料，然后上北边 找孙胖子!妈，我也不愿意这样。家没了以后我置， 钱没了将来我挣，我杨大强就是不想这么倒下!这 些天我和彩钢厂已经连在一起了，那是真正的生活、 真正的活着!下辈子我还愿这么活，用火车拉也不 能把我拉回去!就觉着对不起莹莹，她没家了，只能 在这儿……

莹 莹 爸，我不怪你。你别再喝酒了!

**大** **哥** 好莹莹，爸答应你，从现在起我滴酒不沾!(用力摔 碎酒瓶)

父 亲 ……行，行啊，是条汉子!刚解放上夜校那会儿，军 代表讲过，说是毛主席说的，工人的“工”字儿，上边 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人。 咋的了?下了岗，工人就不顶天立地了吗?天没塌， 地没裂，是沟咱跳是坎儿咱爬……这一阵我天天睡 不着觉，一直在琢磨：从解放到现在，咱国家遇上多 少坎儿，咱工人都跟着国家一块儿挺过来了；现在又 遇到一个大坎儿了——孩子们，这下岗也好，咱家遇 上的这一档档子事也好，这都是命，是咱工人的命! 命中注定咱要遇上这个时候这些事，命中注定得由 咱工人挑起这副担子，过这个关口!那咱就啥也别 说了，咬牙挑起来，绝了后路往前冲!国家遇上地雷 阵了，咱工人跟国家绑在一起儿往前!老太婆，去 把咱家攒的钱取出来!

〔母亲取出藏钱包袱，慢慢捧到父亲面前。

父 亲 (解下腰里收款的袋子)这是今儿个挣的，钱不多，都 给你!

大 哥 爸，我不能要 ……

父 亲 拿着!要是不够，咱家砸锅卖铁，卖东西、卖这老房 子!咱老杨家人不能做对不起厂子、对不起人的事! 这是咱杨家的门风啊!

大 哥 (一步步走上前，捧看着一张张毛票)爸——(给父亲 跪下)

父 亲 起来，男人膝下有黄金!(扶起大哥)

母 亲 大强，妈跟你爸一辈子，他一辈子都是穷工人，可有 一样他让妈心服，就是做人的骨气、志气。

大 姐 (无言地摘下戒指)姐没什么可以帮你的，这个戒子 你拿去吧。

莹 莹 (抱储蓄罐出，将钱倒出，用手捧着)爸，这是我攒的， 都给你!

〔父亲接过母亲手中的两只镯子，手抖抖地把看。 大 姐 爸，这是你和妈结婚时的信物呀!

父 亲 啥信物不信物?都白头到老了不在物件。都拿去， 强，照着你的心劲儿干吧，别给你爸丢脸，别给咱工 人村丢脸!

**大** **哥** ——爸，豁出命我也要爬过这个坎儿!你儿子，倒不 了!

大 姐 (慢慢将报纸包挎到胸前，将口罩、帽子扔开)明天开 始，我去上街卖报。我能喊出来了，我能让所有的人 都听见：卖——卖报、卖报——日报、晚报、文摘报， 球报、广播电视报——

〔音乐中， 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极其壮观。 〔 收 光 。

**第** **五** **幕**

〔初春。杨家。客厅多了台电话。电话铃响。父亲 听，母亲、大姐出。

**父** **亲** 闹人不闹人!二驴子这鳖犊子影不见家不回，打发 人来安个这破玩艺儿!都不许接，我个卖肉串儿的 安这玩艺儿干啥?等人订货呀?

母 亲 你不接我接。(接电话)电话局?哎!(放下话筒)咱 家电话通了!大玲啊，快给大成和小钱打电话，让他 们都来给你爸过六十六大寿。

大 姐 妈，你忘了，你不打发小玲去叫他们了吗?(与母亲 对笑)

父 亲 你说这二强子我是不白养活了?回来几趟也不跟我 照个面，今天他要是不回来，以后你也不许认他!

母 亲 又来了!为今天你这生日，我和大玲、小玲可张罗好 几天了，厂子还特意给你送来了祝寿的大蛋糕。你 要给搅和了我可不答应，咱说好不兴你再和谁发火 了，跟我乐呵呵地好好过过这个生日。

〔父亲走出屋，在雪地上伫望远路，有汽车声就定睛 看。

母 亲 (见大姐在出神)大玲，怎么的大成也是小亮他爸，又

是你爸的徒弟，反正大强在法院告下了孙胖子 …… 一会儿爷几个喝顿酒事就算了，听见没?哎大玲，你 见过二强的对象?

〔大姐点头。母亲与大姐低语。大姐穿衣出门，看见 雪中的父亲。

大 姐 爸，你干啥哪?

父 亲 啊，没干啥，看看雪景。(跺脚，看天)

大 姐 爸，想大强了?他说要稍晚点儿到家。放心，这回他 会把事办好。(取出一新围巾为父亲围上)给你的生 日礼物，这是用我卖报挣的钱买的。我真高兴，我又 挣钱了，昨天还给小亮邮去一笔钱……出了邮局不 知怎么我哭了，流了不少眼泪，挺多人看我……

父 亲 哦，别说，真暖和。大风小号的到处卖报，不易呀!

〔大姐下。父亲无言目送。小玲领背书包的莹莹上。

**莹** **莹** 我回来了。爷爷，生日快乐!(唱)“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 … … "

小 妹 妈，姐夫和小钱在后边呢。

〔父亲、莹莹、小妹进屋。屋外，姐夫、小钱拎礼品上， 相让入。

姐 夫 爸，给你老拜寿了!

小 钱 大叔，祝你老身体健康!

**母** **亲** (迎出)老头子，孩子给你做寿来了。(小声地)老东 西，不说好了吗?

小 妹 ((拉小钱)钱峰，帮把手。(与小钱入内)

姐 夫 (展示蛋糕、酒)师傅，三层的“好利来”,张裕、XO! 我 爸走得早，这些年师傅对我比亲儿子还亲，六十六大 寿我尽尽孝心!爸，还生我气?大强那事实在是

……那段乱事太多，别人逼债，我管别人要债，急得 火上房。现在好了，我那生意又开始挣钱了，过一段 我安排你二老一块儿到南边好好旅游一把。

母 亲 大成，有你这句话事就过去了。是不是，老头子?你 说句话!

姐 夫 ……一会儿给爸敬杯酒，我还得走，那边还有客户等 着我。

母 亲 那哪儿成!今儿个你得跟你师傅俩好好喝点儿，你 要走，我可生气了!

父 亲 来了就呆着，假模假式的干什么?这不差你一双筷 子……

〔电话铃响。

姐 夫 妈，家里安电话了?

母 亲 二强给安的。(接电话)哎、哎，对…… 姐 夫 爸，二强有钱了?

父 亲 他一个刷大楼的，卖苦力的，能有多少钱? 母 亲 (接电话)小方?谁叫小方?

〔小妹奔出。

小 妹 是我二哥对象。(打电话)哎哎 …… (对父亲)爸，二

哥想回来给你做寿，可又怕大喜日子惹你生气。 父 亲 妈个巴子!他还回来?

母亲(抢过电话)二强，你在哪儿?妈想你呀!

小 妹 —— 让他快回来!爸闹腾半天了!他们就在外边，

大姐也在那儿。

父 亲 妈巴子，回就回来，还来个“火力侦察”,把我当日本 鬼子了。

〔母亲、小妹等都迎出门。父亲也出。小方扶着架着

双拐的二弟上。

母 亲 啊，二强子?你这腿咋的?你快说呀!

二 弟 爸，不用你费事打了，我的腿折了。爸，不孝儿子给 你赔不是了!给你祝寿了!(费劲地跪下磕头)

**父** **亲** 起来，还不快给我起来!(扶起二弟)你，打架了咋 的?

**二** **弟** 没，从架子上摔下来了。医生给接好了，说肯定能

好。真的，妈!

母 亲 (抱住二弟)小强，你……你受苦了!(流泪不止) 二 弟 妈，你看你……来，小方，这是老爸，老妈。

小 方 大叔，大妈。(行礼)小强，我走了。(欲走) 父 亲 走啥?看不起我这个当工人的爹?

小 方 不是，大叔，我是怕惹你老生气。

父 亲 生气?我咋那么好生气?就冲你在二强子架双拐的 时候还能在身边扶他一把，我认下你了。都给我进 屋，别在外头立规矩了!

〔众人欢笑进门，各忙各的。大姐和姐夫走在最后。 大 姐 你怎么来了?你好意思进这个门?

姐 夫 我咋不能来，这是我师傅家。

〔二人进屋。人们忙着。二弟、父亲对坐，父亲手颤 抖地抚摸二弟腿。

二 弟 爸，你的手咋抖得这么厉害?(握住父亲的手) 父 亲 没事。二强，你这腿真没事吗?

二 弟 没事。(拉开钱包)看，这是我挣的，六千块!给你， 收起来。

父 亲 不，你留着娶媳妇吧。

二 弟 别，我得先奉养老人，结婚钱我再挣。我们又揽了几

份新活儿，我腿好了接着干。你放心，中国这么多楼 够我刷一阵子的。折腾这一阵我知道一条：人咋活 着才有意思，钱从哪儿来才有分量。

父 亲 二驴子，你懂事了 ……

**二** **弟** 爸，我得谢谢你，你那顿骂骂得好，那顿打打得好。 在外边最累的时候，累得像死狗似的时候，一想起那 天雨地里那一幕，我就咬紧牙挺住了。过去我没少 气你……我做梦都想和你说，你是世界最佳爸爸! 这钱你一定收下，要不我还到外头站着去。

父 亲 ……小子，我收下。这不光是钱，我儿子长大成人

了!往后我可以挺着胸脯吹吹了 ……妈巴子，知道 这样，早打你顿就好了。

〔二人笑。母亲端肉、菜出来。 **二** **弟** 妈，我又饿了，有肉菜吗?

母 亲 有，都做好了就等你回来。今天哪，让你吃个够! 父 亲 干脆，老婆子，上菜开席!一边吃一边等着大强。

〔众人一片响应之声，搬椅子、上莱，围坐一团。大姐 远离开姐夫。

小 妹 (倒酒)爸，我先敬您一杯。过完您的生日，我就要走 了 。

母 亲 走?小玲，你要去哪儿?

小 妹 渤海开发区一家大型国营企业，产值在全省居前列 的现代集团。那儿特重视人材，鼓励竞争，一百多人 中选五个，我口试、笔试都过了。一直想说怕你们伤 心，趁今天这日子说了你们也不好生气。

母 亲 玲啊，你打小儿没一个人离开过家，人生地不熟的， 你个女孩子 ……

小 妹 怕你们拦着，车票我都买好了，后天就走。爸，这段 我试了挺多地方，合资的、个体的、外资的。我看明 白了，实力最雄厚的还是国有大企业。船大掉头难， 可它真掉转头开足了马力谁都追不上。爸，咱家还 是应该有人在这条船上。我不会给你、给咱工人村 丢脸的。我这根火柴不着则已，着就要着场大火! 干我就要做最好的!过十年，说不定本小姐就是这 家集团的老总!

**二** **弟** 行啊小玲，咱家有个女大侠。来杨总，哥陪你一杯。 **小** **方** 也算我一个。

父 亲 长大了，妈巴子真长大了……老伴，我批准了，别拦 着，让她去。咱俩活了一辈子不就盼着他们长大这 天吗?小玲，这酒我喝了。(干杯)

小 妹 (含泪举杯)爸，妈，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你们都老 了，爸的身体……以后该我惦着你们了，你们多保 重!(饮下酒)

母 亲 ……小玲，那你和小钱俩咋办哪?你俩一块儿走吗?

小 钱 大叔，这杯酒我和小玲一块儿敬。让小玲骂了这么 长时间，我已经离不开她了……可这回我也玩把个 性：我要留在这儿。市里组织一批干部到大中型企 业调查研究，帮助厂子深化改革走出困境，我报名去 了咱们机床厂。到机关这些年，学的东西总算能用 上了，我要干出个样儿来!让小玲看看，让所有的人

都看看，钱峰也是个男子汉! 〔众人拍手相庆。

〔小妹、小钱走进另一房间。

小 妹 你不跟我去就不怕我飞了，跟别人了 ……

小 钱 小玲，我会天天给你写信的……想挨你骂，我就给你 打电话。(取出一枚硬币)看我弄个两面一样的硬 币，你带着，今后不管你咋扔我都不怕。

小 妹 你这家伙……你这一整，我还有点儿舍不得你了



〔小钱、小妹紧紧拥抱。姐夫笑着一一倒酒。大姐不 让他为自己倒。

姐 夫 你……妈，这段大玲脾气特大，怎么说她不也不行。 大玲，来，咱俩一块儿敬爸一杯。(见大姐不动)妈，

你看她，这么大了还像孩子…… 大 姐 … …秦大成，你这么演戏，累不累? 母 亲 大玲，你今儿个是咋了?

〔大姐不语。一片沉默。

姐 夫 ……那事我说多少遍了，和我没关系。

大 姐 你、你敢当着大家面说，对着你自己的良心说? **姐** **夫** 你……你有完没完?咱俩已经 ……

父 亲 我说你们两个，这又唱的是哪一出?

姐夫 爸，其实没什么事。是吧大玲?大玲，你和爸说，你 说呀!

大 姐 你……你以为我不敢吗?这是我自己的家!爸，妈， 大强给我来信了，他查出来了，就是你徒弟给孙胖子 出的主意灌醉他，让他先签字交款——那些钱，大头 都给他了!

〔众人惊。父亲将筷子拍在桌上。

姐 夫 你……这不是胡说吗?我……我会干这种事吗?

大 姐 妈，大强知道这事，没敢告诉家里，怕你们伤心，可他 又担心我……

〔大哥上。莹莹惊喜地扑去。大哥举起她，取出不少 礼物和一把新二胡。

大 哥 莹莹，这是给你的。爸，我给你买把新二胡——你们 这是怎么了?

父 亲 大强，你说，到底是咋回事?

大 哥 说什么?哦，姐，那事我弄错了。爸，那事和姐夫没 关系，后来我又问了下，孙胖子是瞎编的。姐夫是和 我一起长大的，怎么会--—

大 姐 大强，你不用瞒了，我知道他干得出这种事。秦大 成，你要还是个男子汉，就当着大家说：你敢说不是

你做的扣、下的套? 大 哥 姐，你这是干啥呀?

大 姐 大强，姐知道你是为我和亮亮……可这些年我忍够 了让够了。你们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为什么欠 了那么多债?他在外边打麻将把什么都输了，是靠 借高利贷维持着生意，就这样还天天花天酒地…… 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在家我要瞒着小亮，回到这 儿要对每个人说他的好，可就这样他还骗大强——

母 亲 这都是真的吗?大玲，这些事你咋一直瞒着妈不和 妈说呀?

大 姐 爸，妈，我要和他离婚。我谁也不靠，一个人领小亮 过。我要重新开始，拚了命我也要供小亮大学毕业， 我要把他培养成材!

二 弟 (愤怒地爆发)姓秦的!(操起拐杖欲砸，被小方等死 死拦住)

父 亲 给我放下!你们全都进去，我有话和他说。 〔众人入内。死一样的沉默。

父 亲 怎么不说话?你自己说，这些事全都是真的吗?是 啥你就说啥!

姐 夫 是我干的，我欠了不少债。干了这么多年，眼瞅着就 要变成个空架子了，我需要一笔钱帮我喘口气 — 我必须弄到这笔钱!

父 亲 那你就看准了大强—

姐 夫 他撞我枪口上了。别人我还不敢这么干，我顾不了 那么多了。爸，这些年我玩命扑腾，喝了多少苦水， 我不能就这么沉下去!快淹死时我得抓住点儿什么 浮上来，不管是什么我都得抓住!别这么看我，你别 这么看我!生意好了有钱了，周围的人才会围你转， 你才有一切，这才是真格的。我知道你要骂我。你 骂我我听着，你打我我受着……你、你这样比杀了我 还难受啊……

**父** **亲** ……这、这还是过去那个大成吗?

姐 夫 那个大成已经死了。经的太多了，我全都看透了，看 破了!当工人那会儿讲感情讲交情，可到外边还那 样活不了啊!现在不唬不骗不蒙不诈能发财吗?我 知道到了这一步，我和这个家的缘份就尽了，但我必 须那么做!现在谁是爹?钱就是爹!人民币就是 爹!

父 亲 行了，你好像越活越明白了。我只问你一句：“人”字 要是倒过来写，那是个啥?把酒倒上，我让你把酒倒 上 !

〔姐夫倒酒。

父 亲 我和你爸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喝的拜师酒，又一 块儿喝了他的我的成亲酒。他走了，我大醉一场。

后来我喝了你的拜师酒，你和大玲的喜酒。你没挣 钱时没少上我这儿蹭酒，我也喝过你不少酒。咱们 就像爷儿俩，喝了多少酒……今天最后一杯……喝 了它!

姐 夫 (无言喝下，跪下磕头)你老的好我忘不了，来世再 报!

〔姐夫无言苦笑，走下。父亲用力将杯子握得粉碎， 身体摇晃。

〔众人陆续走出。

父 亲 师兄，我对不起你呀!大玲，爸也对不起你 …… 大 姐 爸，你别说了!

母 亲 老头子，你……你得挺住，不能倒下!

父 亲 放心，我倒不了。孩子们，说实话，爸做梦都梦见咱 家过上好日子，你们都出息了。眼下虽说你们都有 了着落，可往后道上沟沟坎坎少不了，不会顺顺当当 啊，我为你们担心哪!就算是将来你们一个个都好

了挣钱了，会不会也变成秦大成这个样儿? **母** **亲** 他们谁那样儿，我先拿棒子销他!

大 哥 爸，最难的时候我们都过来了，下边的路我们知道该 怎么走。我是来告别的，给爸过完生日就走。(倒 酒)爸，我给你倒杯酒，祝寿酒也是告别酒。来，一块 儿敬爸一杯，祝老爸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众人举杯。父亲捧住儿女们的一双双手，挨个看 看，抚摸着。

父 亲 多好啊，年轻的手，干活的手!爸老了，这手一天天 不听使唤，抡不动大锤握不了焊把了，最多也就支个 小亭子再拚一把。我给这世界留下的就是你们这些

手；攒足劲儿一步一个脚窝往前走吧：记住咱是工 人，身上流着工人的血，到啥时都别脏了“工人”这俩 字，到啥时都别丢了咱工人的精气神!爸今天倒过 来，敬你们一杯!这杯酒是拜托酒，送行酒!孩崽子 们，别忘了你们的老爸、老妈，到啥时老爸、老妈都给 你们亮着灯、留着门!

众 人 爸——(干杯)

**——剧终**